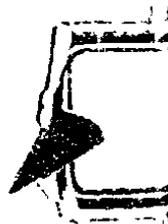


公曆一九四四年於厚和哲學修道院

用已過術

再版

明德學園出版



公曆一九四四年於厚和哲學修道院

用已過術

版再

明德學園出版



**Imprimatur :**

**R.P. Joannes Pai, Provicarius**

**Vicariatus de How-Ho.**

**10 Jan. 1944**

**厚和教區副代牧白祥 准**

**T.R.P. Joseph Tissot**

**L'ART D'UTILISER SES FAUTES**

**translatum a**

**P. Joseph Tch'ang c.i.c.m.**

**Seminarium Regionale Philosophiae**

**How-Ho, 1944.**

**常 守 義 司 鐸 譯**



# 用已過術目錄

頁

## 第一分 犯罪後宜避的心情

第一章 不可詫怪自己的過失

一

第二章 不可因已過犯懊喪慌亂

二三

第三章 不可因已過失敗與失望

五七

## 第二分 犯罪後當發的心情

第一章 因自己的卑賤修謙遜

九四

第二章 喜歡自己的卑賤

一三四

第三章 依靠天主的仁慈

一六四

第四章 聖方濟各論依靠天主

一九〇

### 第三分 利用已過以成聖修德

第一章 因己毛病過犯促己恒心前進

二一〇

第二章 因己罪惡過犯勉力熱忱愛主

二三三

第三章 因己所犯罪惡勉力多做補贖

二五〇

第四章 因己罪過可憐加倍熱心恭敬聖母

二七二

## 小引

用已過術，是聖方濟格撒肋爵傳教修會，第四任總會長，德相（Fissot）神父所編。當是書於一八七八年出版問世之後，有當代樞機主教巴老齊氏（Paroche）葛勿勞氏（Cavefort），有尚白里（Chambry）宗主教，此外別有七位主教修書致函，極口讚揚。並向教衆介紹。此各信箋載在本書原文之首，恕不翻譯。

讀者將見，在本書內幾乎常是聖方濟格撒肋爵一人說話。聖人高談闊論，極力抨擊失望之病，因他高大的德行，深博的學識，老練的閱歷，確知失望的危害不可測量。他神目中明見，跟在古教團善加音

背後，跟在新教開首如達斯背後，走着失望之道的，或者喪失靈魂，或在神修上半途而廢，真是綿連不絕，世代相續的大隊。本書所摘聖人的道理，正是治此失望之病的良藥。

不過這種藥品，是非常珍貴精微的，因而在使用時，必須格外慎重，不然除病不治，反能變作傷身害命的毒藥。原來有兩種罪，自兩極端反對望德，就是失望與妄望。望德是救命的繩索。必須隄防，別因取用治失望病的藥時，反而服上妄望的毒品，即因妄恃天主的仁慈，怙惡不悛，或肆恣犯罪，如此則危害更大，無庸多贅。

錯用珍貴良藥，因此傷身害命的不幸能有。但是，豈當因噎廢食？故此我們依據聖教會若多的權威者，敢向教衆介紹此種靈效良藥。

# 用已過術

## 第一分 犯罪後宜避的心情

### 第一章 不可詫怪自己的過失

(1) 人性委實可憐；當我們帶着肉身的時候，一些可貴的區處沒有。

我們因原罪墮落的人類，對於自己的可憐境地，好像終究不會習

慣看待它。這種不會習慣的情勢，自然是常使我們感覺苦痛的原因；然而也能說這正是我們的榮耀。我們就如王公貴胄的後裔，因為祖先犯過失寵，被黜流徙，但是衷心之內，常覺得自己出身貴顯，自覺氣概不凡，常以為清潔無罪，是自己原有的土產。因此每次犯過失錯，總是不自禁的驚異，總是看着為自己是件例外的事。

我們像似桑松；當初桑松被一隻無信實的手，將頭髮剪去，遂把無敵的氣力失掉。及至大難臨頭，別人又向他呼喊說：「起來吧！非斯定人來了。」他立時起來，想自己必還能像昔日一樣，一抖精神，頓時能將仇敵，打個落花流水，一敗塗地。那承想，邇今已經力不從心，先前的力氣早已失遺盡淨了。

人因自己的軟弱可憐怪異悲傷，這等心境探本求原，雖說是來自高貴的根底，然而橫豎是不可以依順的，必須勉力克除，因為從中能發生出許多的害處來。我們後來還要仔細講明，為什麼敗興失望是殺害靈魂的毒藥。但當知道，在錯失之後發生怪異的心，正是引人陷入敗興失望內的第一門徑。為此聖方濟各撒肋爵最先着意的，是要我們隄防這個危險。

聖方濟各如同其他著名聖師，及一班精明真正道理的學士，對待人性的軟弱，懷着莫大憐哀的心。多少次聖人悲嘆的說：「噢！人性的可憐呀！人性的可憐呀！噢！我們是怎樣充滿了可憐軟弱的呢！……憑我們自己，我們能辦成什麼？只有犯罪罷了。」從聖人的講論著作

內，能明明看出來，正因聖人的德行登峯造極，所以也更明瞭，人類因原罪陷的可憐殘弱淵源，是何其的深邃。聖人在指導人靈上，多多的着意這一件。他常向自己所指引的人，提念人類墮落境地的實在情形。聖人曾向某太太寫信說：「你向我說，你是生活在無數的短處中的。我的好姊妹，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。但是你不是遇着機會，總發勉力，欲將那些短處克除嗎？望你牢記這一確實的事實：就是我們幾時生活在世，帶着這個粗笨敗壞的肉身，幾時也免不了有缺而不全的地方。」

聖人又一次寫說：「你向我謾怨說，你雖然切願實修成全，純心愛主，然在你的生活內，總是攪雜着許多缺欠。我向你說吧！我們多

咱存在世上，總也不能將我們自己完全離棄。我們只得忍耐，安心擔待我們自己，直至天主領我們升天之日爲止。且是，當我們担待自己的時期，我們所担待的，是絲毫可貴之處沒有的」。『須知這項事實：就是在世生活的人，縱然他的德行修的極高極大，總免不了有些小過小錯。』

(2) 沒有天主的特寵，免不了犯小罪。

按信德的定論，人人都有向惡的偏情，至少有這種偏情的根蒂，至死不能去掉。故此，若沒有受到特別的恩寵，就像聖教會對童貞聖母所確論的，便免不了犯小罪，至少免不了有不故意的缺欠。在實際

上，我們屢屢忘掉這兩端定論。現在我們可聽聖方濟各撒肋爵，怎樣用他質樸而美妙的口氣申論這端道理：

「我們幾時生活在世，總別想我們能免了不犯罪不錯失。無論是長上屬下，既然個個都是人，則個個都能有過失；論這段事理的真實，我們個個人都須確信，為在犯罪錯失後，不致於大驚小怪，詫異不止。吾主耶穌命我們每日在天主經內念這兩句話：爾免我債，如我亦免負我債者！人人須念，沒有一人是例外的，可知人人都負着債，都有求饒的需要。」

「我們本性自尊自愛的偏情能够壓伏，却不能將之致於死地；它既不能滅亡，當然一遇可趁的機會，便要即時崛起。這偏情既然常會

颯起而發動，則知它的莖幹雖可自地平砍斷，而它的根將總不能拔除。所以，若有時覺着自尊自愛的偏情活動，就無足驚怪，因為根本它就沒有離開了我們。它像狐狸似的，有時安睡不動；然在人不妨的時候，它會猛然起來抓食人養的鷄子；爲此該不停息的監視着，用堅忍安靜的手段抵禦它。若有時自尊自愛之情提醒我們後悔，使我們自行承認，曾因自尊自愛所說的話不適當，承認曾因自尊自愛所做的行爲不相宜，則很可算我們這神病的醫好。……說什麼醫好？病勢不過平息一時，不很發作，這就是所謂的醫好。等到病勢下次復發以前，能說這病傷在這一期間內算得醫好。實際則如聖方濟各所說的：「除非我們升了天堂，我們的病弱是不能完全醫好的。」當我們生

活在世的時候，無論我們有怎樣好的心意，總該忍耐擔負我們所秉承的，是人的性體，絕不是天神的性體。又按著名神修家德貝尼（Berniers）的話，「我們必須相信，我們一生常要作患神病的人，無法澈底痊愈。」

（3）修成全慢工，不免時或顛蹶。

格外是那些起首專務神修的人，聖方濟格撒肋爵加意教訓他們，要徹實認明自己的軟弱。因為，這一般在神修上缺少經驗，若不幸偶然犯了罪過，就容易發生驚異的心，而他們的驚異之情，要發生多種弊害。德貝尼又說：「陷入罪境之後，心煩意亂，敗興失望，這可

指明人不完全認識自己。」

我們可聽我們的聖師以怎樣精緻，怎樣和美的口吻教誨這一人：

「你向我說，你受人慢待的時候，心內還覺着一番憤憤不平的 emotion。我的女兒，請問你加這個「還」字，可有什麼意思？莫非是你已多次摧殘了你這類的仇敵嗎？」

「你別思想，不費長久的時間，就能作你靈魂的主人！也別想你即刻就能將你的靈魂完全制服！你與自己的毛病戰爭，若能偶或獲得一二勝利，則很够你心滿意足了。」

「我們的缺欠常要作我們隨身的伴侶，直至我們囂氣入棺之日為

止。不可妄想我們可以脚不踏地的行走，顛仆之後，固然不可自暴自棄，一儘的倘臥在地，滾轉不起；但也不可妄想騰空高飛；別忘了我們還是羽毛未豐滿的小鳥哩！」

「一般銳意精修的人，妄想在進行上可以做照『日間飛箭』的速度（第九十聖詠六節），妄想不久可修得聖女德助撒。聖女加大利瑟納，聖女加大利熱納的大德。這番心願固然不錯，但請問你爲什麼得這般頂點，你預備着費用多少時日？或許你要說：三個月可成吧！若是能够，還盼望時間更短呢。好在你加上了『若是能够』這一句，因爲，不然之間，你就不免大受幻像的愚弄了。」

(4) 靈病如同形病一般，來時急如奔馬，去時

緩似徒步。

「聖保祿是霎時之間，靈魂得了完備潔洗之恩的。還有幾位別的聖人，如聖女加大利熱納，聖婦貝拉齊等，也曾得了如此速成的聖德。然而靈魂上發生這樣驟變，宛如物理界內復活死人的聖蹟一般，是完全奇異的變化，是聖寵的特等妙工。如此的特寵，我們不可輕易的高盼妄想。靈魂的病全如肉身的病一樣，照普通的療治法，須要按部就班的進行，要緊費到充足的辛苦，用上延長的時間才成。古聖雅各伯在夢中所見梯上的天神，雖然都有翅膀，却沒有飛的，都是按着梯

階的次序，一級一級的登上走下。人願意從罪境內升上熱心的級第，該當效法黎明伸展的步驟；當黎明升起的時候，它從不一下子將黑暗除滅，却是一線一線的催着黑暗退走。按人們通常的經驗所知，治病的方術進行的愈緩慢，所發生的效力也愈穩健。原來心神界的病症，全如肉身方面的病症一樣，染着的時候，快的相似奔馬，退走的時候，却慢的如同徒步了。」

「所以該當有忍耐，我們從前不甚注重神修的事，不免當那時期染上了不少的毛病，現在別想着一天兩日，就能完全的治好！」

我們這位溫良的聖人，常是如此的作結論：「即便我們因軟弱的緣故，不斷的犯過錯失，然終不可因此驚怪詫異。」

(5) 爲能堅定於天主，再不發生歧異，有兩要件。

人的德行無論修到了多高的地步，聖人總是不讓他因着自己的錯失發生詫怪的心。聖人所引導的修女中最熱心的，聖人對她們也是這樣講話：「看見我們有時顛仆，這豈是什麼的非常奇事？」

「我們該拿兩個平行主意：一是平心靜氣觀望我們靈魂園內，惡草叢生的顯象；一是慇勤努力剷除惡草，並讓他人助我們剷除惡草。要知道當我們生活在世的時候，我們自尊自愛之情是不會滅亡的。原是這種偏情，常在我們內滋生這類惡草。」

「我念了某修女因已欠缺、憂傷悲哀的話。我想我們作這類兒童哭泣狀，根本的錯處，是我們忘掉了聖人們對神修所發的通論。聖人們說：我們每天該思想，我們在修德之道上是方才起首。如果我們常這樣想，若見自己內有種種可憐區處，有自己還未克除的毛病，就不會驚奇詫怪了。」

「你問我說，有何方法，可以使你的心堅定於主，致於再不能有什麼可引他與主分離的。我向你說：爲着這個，只有兩個要緊條件；就是死亡與救得靈魂。因爲只只死後，升了天堂，你的心才能完全固定於主，永遠再不會與主分離。」

(6) 較有心火較有勇氣的爲大聖，不必是毛病較少的。

這一類的定論，爲那些誠心切望愛慕天主，願意全心事奉天主，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人，加很大的安慰。平常正是這一般人。偶在天主台前，有了不隄防的失信失義，就不自禁的大驚小怪；他們以爲這些過缺，出自他人，還有幾分可原，出自他們自身，便是無可原諒的，所以就不勝驚奇詫怪。然而熱心神師們的意見却不如此。軻魯 (Cicero) 司譯說：「人失足顛伏，多次是因爲跑的太快，」欲速不達，「前進的心太急，因而隄防不周，失足顛仆自是意想中事。有一等過分心

小，過分謹慎的人，在進行的時候，常常提心吊膽，未從邁出一步，必要瞻前顧後，惟恐放錯了腳，永久的左躲右避，祇怕沾上了污泥；按這樣的步法前行，未必能比別人速進了多少。惟恐到了臨終的時候，才要怪異自己，怎麼還在半路途中站着。原來並不是那毛病較小過缺較少的人，確有較大的聖德，原是有大愛情，有大勇敢，有激昂奮勉之心，毛病過缺雖多，然常恒心克制自己的，才是有較大聖德的。可是他們不免有邁錯步的時候，有時竟翻身倒地，沾染濁污，但他們並不害怕氣餒，祇要見自己跌來跌去，總往前進，就不肯死心而敗興。」

金口聖若望用別的说法發揮這同樣的意見。聖人說：「一個軍人

，祇要不離棄戰場，卽或受幾處傷，或且退讓幾步，誰能如此苛求，如此不懂戰事，前來責怪他呢？不敢上陣打仗的兵，自然不會受傷；凡是奮勇衝鋒的，必定更容易受打擊。」

(7) 犯了罪，就是犯了重大的罪，也不必驚異。

本章內講的，爲重罪大罪可否貼合？連那些不幸陷於大罪，失掉了天主友誼的靈魂，也能囑勸他們不可因己罪過驚異嗎？聖方濟格囑勸專務修德，大量事主的人，所說的話，對犯了重罪的人，也一樣的敢說。「我可愛的主愛靈，天庭顛慄，天門驚懼，諸位享永安的天神驚異不止，驚異人心的可憐，怎能妖怪至此，竟爲一些卑污的世物，

情甘離棄無窮美善的天主。但是，自然界內有一事實，不知你會否見過？一隻滿裝着酒的桶，酒面上不存空氣，在桶底段刺孔，酒汁不往外流；若裝的酒不滿，上面存有空氣，在桶底段開縫，酒汁就要流出。我們在世生活的時期，愛主之情無論如何大，總不能說已將我們的靈魂完全裝滿，致於總不能因着誘感的擾動，滴漏幾分。惟獨升了天堂，天主無窮之美要全滿我們的明悟，我們因見天主之美，要享完滿之福，我們的意志才要有了完全的愛主之情。到了這般境地，無論什麼受造物，任他能深入心底，也不能令這神妙愛情的寶汁，流出一滴一點；那時必不能有什麼，可往靈魂內吹入空氣，藉以煽惑明悟，因為那時明悟既已見得純全真理，就不能再受邪誤的妖惑了。」

實在說來，人犯罪即便犯大罪，在天堂上是奇怪事。因為在天堂上犯罪是不可能的。至於在現世，則不應當驚奇事，就如從有裂縫的酒桶內流出酒來，不應當驚奇似的。

(8) 失足顛仆之後，不當驚奇，該當立時挺身立起。

吾主耶穌給宗徒們付赦罪之權以前，先命他們常要寬恕人。不止七次，且至七十七次。我們若徹實體會前面所講的一切，便可懂得為何我們對待諸弟兄，必須寬仁憐憫，吾主待人的奇大忍耐，也可逐漸的漫入我們心靈。

我們對於自己及他人的罪過，該有寬忍憐憫的心；但該明瞭，這却不是說的，我們可拿罪過當爲無關緊要的事；這不過是說的，我們不可因自己或別人的罪過驚奇詫怪；也不是說的，犯罪之後不必惱恨罪惡，或不必勉行補贖；萬不可如此的懂錯意思。農人見自己田地內野草叢生，他一點不因此驚奇詫怪，這却不是說的，他因此就減少拔除野草的辛苦，正才要加倍的勤謹哩。聖方濟格撒助爵，用絕對的口氣向我們說：「幾時你不幸失足犯過，不可因此驚奇！」聖人的話內連大罪也指着。聖人又說：「如果我們深深的認識自己，便不會驚訝自己怎會顛伏在地，反要驚訝自己怎會好久挺身站立。」然而在別一方面，聖人立刻又囑咐我們，顛仆之後，千萬不可翻臥不起，只在

地上翻滾」；「若不幸狂風暴作，一時將我們的心胃擾動，令我們頭腦昏迷，切不可因此驚怪，該立刻振刷精神，重新立志，更加勉勵進行。」

「幾時你的心軟弱跌倒，要柔和的樣子將它扶起，祇可在天主前發謙遜，承認自己的可憐，一點不可因自己的過犯驚異。原來軟弱的發軟弱，殘病的顯殘病，可憐的顯可憐，這豈不是很可解釋很自然的事嗎？自然該全心後悔，你因罪給天主加的凌辱；然也該誠心依靠天主的仁慈，再發勇敢，重新定志，勉力繼續走你所離棄了的德徑。」

這末了幾句話明確的告訴我們。在犯了罪有了過以後，替代詫怪的情緒，該發應時合勢的有益心情：就是趁機會深認自己的卑賤可憐

，這原是謙德的首級。論這一層，將在第二分內詳加申論。下章緊接要說的，是犯罪錯失之後，不但不可詫怪，尤其不可心慌意亂。

## 第一章 不可因已過犯懊喪慌亂

(1) 憂愁是好是不好。有兩樣能分別的憑據。

「聖保祿宗徒說：由天主來的憂愁，能相幫人發痛悔，爲人救贖有大益處；由世情來的憂愁，却能致人於死（格林多二書七章十節）。可見，憂愁能有益處，也能有害處，全看我們心靈內激起的情緒如何。就實情說來，憂愁發生的效驗，總是有害的比有益的多。能發

生的好效驗只有兩種：就是，能教人心懷慈良，能促人多作補贖。能發生的壞效驗却有六種：就是，教人心焦，懶怠，煩惱，嫉妬，妄貪，不耐。爲此智識經上說：憂愁殺害許多人，不能發生出來好處。（第三〇章二五節）。這正因爲從憂愁的泉源內，能出的好河流只有兩道，能出的壞河流却有六道呢。」

爲此緣故，魔鬼竭盡心力，務要在人心靈內，激起這甚有害處的憂愁來；他爲推人終於敗興夫望，他開首用的手段，是唆使人慌亂不安。他爲擾亂人心，很不費事的，給你找出種種愚弄人的藉口來。他向人居然講道：你會得罪了至尊威嚴的主宰，你會凌辱了無窮美善的天主，你會刺傷了至慈大父的心，豈不該因此憂傷？聖方濟格對此種

種答應說：是的，憂傷是該憂傷；然而，這是說的，該發真切悔罪之情，斷不可起那種懊喪之情，自尤自怨，煩惱自憤。真切悔罪之情，如其他一切自天主來的情緒一樣，該當是平和安靜的；古經帝王篇上說：「主子不存於混動之中。」（三卷一九章二節）幾時擾亂不安之情佔據了人心，這確是好的憂愁讓位與壞的憂愁了。

我們的聖人繼續着說：「壞的憂愁使人心擾亂不安，懷起過分的害怕，使人煩惡祈禱，使人的腦子感覺困憊，感覺沈重，使人躊躇莫決，使人失掉主張，丟去興志。使人的魄力萎頓麻木；簡說一句，劣性的憂愁好像嚴酷的冬季，將大地的美景消殺淨盡，使諸動物入於僵局；因為憂愁的作用，可將靈魂的和飴性吮食，使他的各等機能冥頑

不靈，不適於動作。」

(2) 因着過犯慌亂的情況。

我們可以描述一個人，怎樣因着自己的過犯陷入慌亂境地，怎樣受這種情感的摧殘。所要描摹出的情況，估量要指示許多人，覺悟自己正是陷入此等迷途的份子。想來，這個人在一起首的時候，本然懷有很好的心意，滿腔子熱火，決定志向，務要步武吾主的後塵，行善避惡，甘走受難的苦路。正在毅勇前進之中，偶不留意，忽然翻倒在地；於是，慌亂憂憤之情尾隨而來。但是，他毫不猶豫的又挺身起立，發痛悔，去領告解聖事；罪犯因此也全補償了。然而，然而，真的

全然完事了嗎？……他常還向自己設這疑問。禁不住自己多次迴想那場往事，總覺的放心不下。剛剛封口的瘡傷，只因惦念太甚，不時不刻的察看，只因害怕不過，不時不刻的摩動；這樣作着，別無裨益，祇可令瘡傷多染毒菌。若以憂憤不忍來作紮傷的藥布，焉可望瘡傷早得痊愈？「心慌不安，盼望瘡傷痊愈的心太急，沒有比這類的行動，更能使瘡傷延久不治的。」當人心中懷有這般懊喪之情的期間，前進的步武便要緩慢起來，再不是興奮奔跑，只是徐徐跛行。心中煩惱自己，好像還有些謾怨天主的情意；祈禱的時候沒有依靠心，領聖事的時侯，衷心所懷無非恐懼害怕。靈魂度着這般苟延殘喘的生活，直到靈魂受一特別振撼，才能有所轉變，譬如行一次避靜神工，或一次異常

妥當的告解，於是原氣復振，舊日的神生重興。然在這復新之後，若心內仍存着向日那慌亂的印象，此時如果再有了過犯，或又回憶起來，昔日的過犯，則憂憤不安之情重新又激起來，惟恐較昔日更甚。自此，昔日在神修上奔跑之勢停頓，繼續下去的是緩緩而行了。如此每况愈下，若天主不特施恩寵，憐恤挽救，難保究竟不落到無方醫治的冷淡境地。

可憐的靈魂呀！究竟是什麼來阻止你們的奮勉呢？不是聖保祿也是如此的詰問你們嗎：「你們從前跑的很好，是誰攔住你們，不讓你們聽從真理呢？」（加拉達書五章七節）聖方濟各說：「若頭一次碰倒以後，你未曾心慌意亂，祇是平平安安的將你的心舉在兩手，柔和

的樣子將它扶起，你就不致於遇到第二次的顛蹶。」

(3) 陷入缺失的靈魂，要緊忍耐。

仁愛溫良的聖方濟各，千百次的囑勸人，吩咐人，急望能將自己心中的平安通傳與別人。「這等絕美可貴的和平，在聖人心中作了他一生最可愛，最忠信，永不相離的住客。」聖人懇切勸人，要常心平氣和，多多忍耐，格外要忍耐自己。

「不可因我們的毛病缺欠發惶發亂。」「要勉力躲避一切慌亂不安的心情，因為沒有比這些情緒，更能阻礙我們在德行上前進的。」

「請你看看落入羅網的飛鳥或他種動物。原是爲了什麼他們竟被

羅捕？原因是它們一覺自己陷入圈套，一時慌忙萬分，不停的東衝西撞，盡力掙扎，恨不得立刻脫險。那承想，跳動的越急越躁，入網入的越深，繩索勒鎖的也越緊。照例，我們陷入過缺的羅網，也別想我們用慌亂不安之情，能得到早脫之幸，惟恐弄巧反拙，受更緊的束縛。」

「該常忍耐，自己在德徑上不能速行，須要緩步前進之勢。祇要在修德上盡到自己的所能，常常發奮勉力，常懷着願意向善的心，往前奔走。就可以平安滿心了。」

「所以，要安心忍耐的等待，盼望我們能完成自己的工程，能够按部就班的漸漸進行才是。無庸懊悔自己昔日成績無多，只管勉力往

後多做多行便是。」

「不可因見自己在修德成聖的事業上，常在初學程度，就發生自尤自怨的心。原來，在專務熱心上，人人該看自己，是常帶着初學士資格的，一生常度着受試鍊的時期。不然，若思想自己，看待自己儼然是正式的發願修士，這正證明自己實是初學程度，甚且還是應當被開除，應當重受試鍊的。因為在專務熱心的這個修會內，並不是發願的典禮可使初學修士變為正式修士，是守全了所許的誓願才成。然而，幾時對於所發的願，有未全滿的限分，幾時也不算將願實在的滿全了。但是，在事奉愛慕天主的責任上，常有該往前進的限分，一直到死，才算完結；所以不到死期，願是終究不能滿償的。」

「或有人說，我既知道我在德行上進步緩慢，是因我自己的過錯，我焉能不因此憂愁慌亂呢？」

「對於這一件，我在『神修引進』一書上所提過了的，我這裏還要提一次，因為這一類的勸告幾時也是說不夠的。我說的是：爲自己所犯的罪過，憂傷是該憂傷；然該堅決，果斷，恒執，安靜的發痛悔，斷不可讓心靈懊喪擾亂，憂戚焦思，敗興失望。」

#### (4) 犯過後要心平氣靜。

自前面所引聖方濟格的種種言論，可以見得聖人所叮嚀勸的，是人在失足犯罪之後，要緊保存心中的平安，要緊忍耐擔待自己。以

後將引的聖人的話，更是滿了這一類意義的。聖人所願勸告人的，不僅是那些有德無罪的，另外是那些有毛病有罪的。

「若有時禁不住自己，失忍急忿，不可因此心慌意亂，祇好立時勉力將己心靈復置於溫柔氣氛才是。」

「你那自尊自愛的偏情，不時的萌芽，你對此究察的過餘仔細了。也許這類荒草繁殖太盛，但要保持心中的平安，不嫌它們擾亂的麻煩，更不驚怪它們生發的茂盛，僅可用堅決的口氣說個「不」字，那種種衝動爲你便一點危害沒有。儘管往前走吧！別過餘盼望享受安靜無事之福！別盼望得到總不受惡偏向騷擾之幸！如果你不存這種妄想，才能享得真正平安。」

「要緊忍耐擔待衆人，然而尤其要緊的，是忍耐担待你自己。我願意說的，是總不可以因你的不齊全，心中慌亂。顛蹶之後，不防再敢的再立起來。你既每日重新定志前進，我已替你很覺滿心。實情說來，爲在神修事業上有成就，最好的行事方案，莫過於常常的重新起首，總不想自己所完成的已足。」

「人可是能克制壓伏肉情，然總不能克制壓伏的，致使肉情再不會衝動。明悟的注意，免不了有時被分心之念阻碍。我們的其他能力皆能有這類的弱點。豈該因此煩亂，憂愁，心中不安嗎？無庸說，是絕對不該的。」

(5) 因自己的過失憂傷，當是安靜果決的憂傷。

「你向我敘述的那種種短處，你不可因之憂憤詫異。你見它們仍在你靈魂內活動遊行，我說，你不可因此憂憤詫異。我懇摯的奉勸你不要如此作。因為，雖說我們應當懷着惱恨，厭惡，拒絕毛病的心，為能因此逐漸的改掉，但不可起那等激憤的憂傷，該是心平氣和，毅勇果決的憂傷。惟獨這樣的憂傷纔能助人定堅固的主意，纔能生改毛病的真效。」

「不消說，罪惡是應當躲避的；不過，該當平平安安，不慌不忙的樣子逃避。不然，若奔跑的太急了，便有滑倒的危險，與仇敵供給

時間，易被仇敵殺害。爲發痛悔，發惱恨罪的心，依然也該平和。聖經上記着一位悔罪者的話說：「請看我的至深悔罪之情，存於平安中。（依撒依三十八章一七節）」

「沒有比罪惡更該引我們惱恨憂傷的；但在惱恨的心情內，還該爲神慰神樂留下餘地。」

「爲全心歸向天主的人，沒有比得罪天主更能令他憂傷的。然而，他的憂傷不久就要變爲一種深沉，和平，安靜的謙遜，甘認甘忍自己可憐的心。末了，這一心情要把他提拔起來，引他對待天主的仁慈，懷起來無恐無懼，全備的依靠心，及甘飴的依靠心。」

「總說一句，你總該勉力着，壓制自己，不要發怒生氣。若不幸

因了一時不忍，順了偏情發了怒，及至這陣狂風過去，至少該約制自己，不因自己的缺欠，發慌亂憂戚之心；不然便有危險引起來別一次的風波。自私自愛之情來擾亂你，使你一時不得安生，這已是場不幸；一旦這等騷動平復，你可別因這場惡遇，在已心內再激起慌亂不安之情。此時最好的辦法，是要將你的心再慢慢的引回，平和的樣子，將它再放在吾主的手裏。∴你的心雖然可憐軟弱，但是你總要盡你的所能，排置管治他，使他至少對待你自己，常能存於和平的地步。」

「幾時你的心出了溫良的境界，要用兩手輕輕的把它拱住；要用指頭輕輕的將它勾起，却不可用堅硬的掌拳來壓迫它；就是說，不可以用強橫的手段來拘束它。∴該當忍耐自己，該當用撫媚的口氣來勸

導鼓勵自己。多嗜覺着自己衷心憤憤，眼看就要忿怒暴發，此時該如制服要發野性的馬似的，要坦然將轡韁拉緊，將自己用堅決的手腕把持牢固，不令他苟順情感的衝動。」

「多嗜你順了偏情，有了過錯，該當留神，別讓自己陷入慌亂之情；該急速投奔天主，在天主前謙抑自己，勉力發一種和飭的謙遜，發一種出自愛情的謙遜。這樣的心情要立刻將你引入依靠天主之情，教你全番憑信天主的無限良善，令你確信天主要相幫你改自己的毛病。偶然陷於過缺，不管屬何種類，惟一的行事方針，是要平和的祈求主子寬免，一並向主子說明，你確實信服天主愛慕你，確實信服天主要寬免你。該常質樸和平的樣子，在天主前如此行事。」

(6) 不合格的謙遜所有的效果。

聖方濟格撒肋爵，攻擊這種有損無益的煩亂之情，爲能攻擊的更有效力，且將發生這種情動的普通原因，或可說它的惟一原因揭示出來；這個原因不是別的，只是純粹自愛的偏情，即過度找尋自己私益的傾向。聖女大德肋撒已經說過這以下的話：「真正的謙遜，雖然引人靈魂承認自己的不好，令他憂傷難過，然而這等憂傷總不附帶自亂不安之情，非但不使明悟昏暗枯乾，反能使靈魂感享安慰。一方面，靈魂憂傷自己得罪了天主，別一方面，却念想天主的無限仁慈，便又膽敢仰望，自寬心胸。這種謙德發出來的光芒，能引人自羞自愧，又

能引人讚美天主，感嘆天主怎樣過分的担待了自己。至於假面的謙遜，既然來自魔鬼，當然就沒有良好效果可發，祇會把天主表顯的像似雷打雨下，閃電驚人的暴主。這是魔鬼發明的計謀，陰森凶險，極其微妙，最會假粧迷人；我可是認清它了。」

正是因了魔鬼的那種陰謀，多數的人因己罪過慌亂不安，因而多數的人也大受其害。一位有聖德的司鐸曾說：「因着自己的可憐謙卑自下，這是好事；可惜會這樣做的人不多。反而因着自己靈魂的可憐憂憤不安，倒是衆人都善於做的；這一樣做法可是很不好的，因為在這一類的憂憤擾亂中，原是自尊自愛之情從中作動。」

奧撒那（Ozana）說過這幾句很精微的話：「驕傲有兩種：一種

是喜歡自己，這是通常所有的，它的危險性比較更輕；一種是不喜歡自己。就是因為素常器重自己之心太甚，一旦發覺出來，自己內裡原來沒有什麼，因而大失所望。因而不喜歡自己。這第二種驕傲更加精微，所以危險性更大。」

(7) 心中擾亂不安，多次是因為自尊自愛的偏情。

這種帶着謙遜假面具的自尊自愛之情，聖方濟各常設法為人揭穿，務將它各方面的詭譎為人指明。原來人心中一切急憤之情，並不是因為人盼望靈魂的疾病快得痊愈，實情是為能自見靈魂健全，好藉此

自覺滿意。這一切激憤之情，使人始終不能同自己的良心和平，使人一味的消極悲觀，氣恨自己，似要將自己的心靈置之不理，看作無法改制的東西。焦愁懊喪的雲霧將人的心靈完全包圍，終不釋放，於是這苦痛的靈魂專門在觀察自己的毛病罪過，一味的注意自己。如此做來，漸漸要演成一種自暴自棄，自尤自怨的脾性，自此他對人對天主的行爲，祇會口口聲聲的嘆惜，不斷氣的抱怨自己的可憐。心中所懷的企望，無非願受人憐憫，得人撫慰；這種危害人靈的隱情，在心地內深藏隱跡，很難察明認出。明智的聖方濟格對於這種種情感，一律以懷疑看待；聖人說：「這一切懊喪怨憤之情都是同一的神師所出的主意；這個神師不是別的，原就是自尊自愛的偏情。」

「爲修溫良之德，最好的方式，是先對自己實修溫良，總不可對自己發怒生氣，總不可因自己的短處自暴自棄。若我們有了過犯，雖然按理應當憂愁難過，但自別一方面，却該阻止自己，不可沉入憂慮焦思，激憤恨怨之情。許多人不按這種辦法行事，所以使自己的神靈大受損害；例如他們偶然失了忍耐發了忿怒，及至怒氣消散，反回來自想之後，就又因自己發了忿怒恨怨自己，又對着自己發忿怒。當時不會含忍，一時憤憤不平，心中已因此受到一番苦惱，後來猛然反省，自給自加了無謂的酸苦，想念及此，又不禁的酸苦起來；因見自己方才沈入憂憤，反過來又怨恨自己行事糊塗，不自禁的又憂憤起來。這樣的做下，反轉輪迴，心靈常期的生活於氣憤憂怨的空氣中；第二

次的忿怒不但不能消償頭次的忿怒，反要成爲不久的將來重新忿怒的先導，作過去忿怒，及將來忿怒的線索；就是說，不久若再遇上類似的激刺，心中既還存着相應的情緒，很容易再失忍耐發忿怒。而且這類自尤自怨，憂憤氣恨之情都由驕傲而來，都是純粹自尊自愛之心所發，都是因人看見自己有毛病不齊全，不願意承受認領，所以才憂憤不安呢。」

(8) 因爲過餘尊重自己，所以憂憤不安。

「因着自己毛病過犯自慚自愧，本是好事，不過須要躲避，不可由此轉入煩悶不安之地。因爲，帶上這般色彩的慚愧，全是自愛的偏

情所發的效果；此時我們心中感覺不快，並不是因了愛天主，實是因爲自愛的緣故；我們所不快竟的，是因我們見自己還不是全滿無缺的人。」「謾怨哭嘆自己的毛病，爲靈魂大有害處：因爲如此正使自尊自愛的慾望滿足。」

「幾時我們失去靈明的平安，心中過分的憂鬱煩悶，追根結底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只是我們過餘的結記自己。在我們神修之道上，一有一點逆境，譬如有時在克己上多少有缺欠，多少有些苟順本性，或不拘犯了什麼小過，一時心中不勝喪氣，好像已將全盤的事都壞了一般。」

「可知我們煩惱焦燥之情的直接原因，是自尊自愛的偏情，間接

的原因，是我們器重自己的心太甚。幾時我們有了不齊全的行爲，或是犯了什麼罪過，不禁的驚異詫怪，心中擾亂不安，失忍耐，氣恨自己；試問我們這般舉動的根由何在？無庸疑惑，這是因我們素常裡幻想自己很有若干程度，在道德方面深有造就，自覺神力健壯，靈魂的聖德已很穩固；不料如今將我們靈魂的實地露出，所發出的效驗，證明我們內部并無多少實質；且至翻身倒臥，頭顱撲地，於是大失所望，恍然覺悟，自己所懷的不過海市蜃樓，那有實德，因而心中大感不快，憂憤煩亂，焦思不安。假使我們徹實認得自己的真相，若有時見自己顛伏在地，不但不以此爲奇事，反要驚訝自己，怎能延久無事的站定。正因我們對待自己的價值，懷着錯誤的見解，所以才起那類不

應當的煩亂情緒呢。我們的心意是願意見得自己，常常圓滿無缺，爲能藉此享受自足自幸的安慰。可是事不遂心，缺失過犯常逼着我們，觀看和承認自己的可憐，自己的虛無，自己的軟弱；這是我們很不甘心的。」

「若你有了缺欠過錯，該當躲避一切心煩意亂的情緒，不可起那一面謾怨自己，一面原諒自己的情緒；因爲這類情動全是從驕傲來的。」

(9) 有了過錯罪犯，該溫良慈善的勸改己心。

這是聖方濟各所指示的行事方式，直接反對自尊自愛發生的不安

之情；說來這些情動，姑不提它們所生的害處，橫豎是荒唐無益的，聖人因為對待這軟弱的人心，懷着很大的慈悲憫憫，所以盡情袒護那陷於軟弱和依順了偏情的心。聖人勸我們，待遇這個迷昏失錯了的心，不可使用暴動的手段；它因自己的盲鈍錯誤不勝煩亂懊喪之極，若你再乘火打劫，橫氣相加，它焉能不加倍的煩亂昏鈍？不如用以下的方法，看得更為明智：

「我說，即便你的心有些誤人歧道，切不可因此氣恨難為它，祇好溫和的樣子將它拉住，慢慢的將它再牽回正軌。」

「我極愛的女兒，幾時有了過錯，只好察考自己的心，問問它，是否還存着願意事奉天主的活潑意志，堅決意志？我思想，它大約

要答應「是」的；恐怕它的意志如此堅決，致於千死萬死，不肯廢棄事奉天主的心志。然後，可以再問問它；那麼，爲怎的你現在就猛然跌倒，爲怎的你失了勇氣，發了軟弱呢？它必要答應的說；這是我一時的失慎，不知怎的，我竟邁錯了脚步；反正我如今是後悔莫及了。」

「噫！我可愛的女兒，事既如此，就應當寬免它；原來錯失的發生，並不出自它故意的不忠信，不過是出自了它的軟弱。所以，爲引它回改，要緊用和順平安的手段，不可以用憤氣來戟它刺它，加它內部的紛亂。」

「每日從早晨，就要把你的靈魂置於和平的空氣中，以後一天的

工夫，常要提防留意，幾時見他越出範圍，立時將他重新領入這和平境地，用柔和的態度常將他把持在你手裡。若有時不由自主的失了忍耐，也不要因此驚懼，一點也不可因此憂愁；最好是老實承認自己的過錯，在天主台前平平和和的發謙遜；然後，勉力把你的心靈定置於溫良的氣氛中。可以向你的靈魂這樣講說：是的，我們邁錯了脚步；但是何妨如今再立起來，緩緩的再往前走呢？不過，往後在我們自己身上更要加小心。你每次跌倒，每次要這樣做。」

(10) 以溫和以理智，自改自責。

「我們應當後悔自己的罪，然該心平氣和，果決堅定的樣子後悔

。如果判官以理智評判定案，拿理由來令犯人承認己罪，懲罰犯人亦取和平，這樣作法，爲使犯人改過自新，總比動怒生氣，更有效力。再說，在動怒生氣中責罰犯人，加罰的限分往往不以罪過的輕重作權衡，多次是以自己忿怒的熱度作標準。我們自責之時，平安決斷的發痛悔，比心中激憤暴動，怨恨自己，得的益處更大更。且如剛說的理由，帶着氣憤的心惱恨罪，多不是按着過失的輕重而發，却是隨着我們情動的強弱而發。」

「愛主靈，請聽我說！一個孩子有了過錯，父親若溫和良善的樣子責勸他，比生氣動怒，爲使他改過效力更大。照樣，幾時我們的心有了過失，如果我們也是溫良和平的樣子責勸它，不向它發顯絲毫

激憤之情，反多多的發顯憐憫之心，善言鼓勵它改過自新，則心中所發的痛悔必更虔誠，必更能深入骨髓；若悔罪之情發在激憤中，憂鬱中，攪亂中，便不能發生如此的好效驗。你且聽聽我所採取的辦法如何！設說，我專心致志勉力改除貪虛榮的毛病；但是偶不經心，竟在這個毛病上重重的跌失一步；此時我總不照以下的樣子責叱我的心靈說：你這個可惡的東西，你這個可憎厭的東西，看你多少次定了志向，畢竟還是順從了貪虛榮的偏情。真該羞死的蠢物，請問你怎有臉再抬頭看天？你真是個瞎眼，糊塗，虛說不實，在你天主前失信的東西。噢！我斷斷不要對我的心說這類的話。我反要用理智來使他誠服，用憐憫之情鼓勵他指導他改悔。我要說：唉！我的可憐的心哪，你

看，咱們竭力小心，祇怕跌入的坑子，終究還是跌了進去。然而，這也無何防礙，儘可再挺身站立起來，再拿主意，自此更要謹慎，勉力遠離這個陷阱，免得再落到裡面；祇好仰望天主的仁慈，盼望他相幫我們。往後要更加注意，勉力將定志保持結實！徑可再進入謙遜之道！再發奮再勉力，繼續在這個德行上往前走吧！自此以後，要加倍的隄防自己；天主定要相幫我們。放心吧！我們往後還要有長足的進步哩。我覺着，照這個樣子責備了自己以後，便能提拔自己，感動自己拿定結實主意，庶幾再不陷於那過犯。爲在改毛病上得到成效，當然該應用相宜的方法，有時也須討問神師的指導。」

「然而，若有人覺着這般柔和的責勸，不足以激動自己的心，發

出真全的悔罪與定改，他可以用較強的口氣，來責叱自己的心靈，爲激動他深深的自羞自愧。不過，在嚴刻自責之後，既將心靈很很的振盪了一番，然後便要轉過來撫慰他提撕他；常該用虔誠依靠天主的甘飴心情，作痛悔罪及憂憤心情的結束。此時應該效法悔罪的達味聖王；他見自己的靈魂沉入憂雲悲霧，使用這類的話扶持自己說：「噢！我的靈魂，何必如此憂傷，何必如此擾亂不安？仰望天主吧！因我仍要讚美天主，認他爲救我的臉面者，認他爲我的真主。」

(11) 不讓自己擾亂不安，爲更容易離棄罪過。

聖人這般翻來復去的勸語，雖然滿了仁愛，聖人以斷決的口氣所

發的這類言論，雖然句句皆真，然當注意，內中並沒有一言一詞，有令人無恐無懼安眠於罪中的意思。誰敢與毒蛇同床共臥？特別是犯了大罪之後，死亡能猝然來解決人永遠的大事，令人落入永苦的地獄；想起這層意思來，怎能不戰慄害怕，怎敢坦然立足於大罪之境？明知自己內裡懷着仇敵，他的勁力能在每時每刻，將你拉入永禍之藪，你怎能不急速將他逐走？就論小罪而說，也不可讓它們安紮心內。怎能讓靈魂存留這些不滿天主心的污點？況說，小罪的壓力所有的自然趨向，是要漸漸將人推入大罪之中。

但是，正是爲教人容易棄捨罪過，所以我們可愛的聖師纔禁止我們心慌意亂呢。他很知道，從激憤擾亂之情內，不能發出絲毫的好效

果來。聖人像一位精明的醫士，預備做一樣難行的手術，此時絕不敢嚴厲的強制病人，正要善言善語的撫慰他：施手術的時候態度越平安，能得的效驗也越急速，也越穩健。爲此緣故，聖人首先勸人勉力得的，無論如何，總要保存心內的平安。

(12) 聖方濟各雖常心中安泰，總不紛亂，却常表示出深惡痛恨小罪之情。

聖人對待自己一些防不住的小罪，所有的行事方式，全如他囑勸他人行的一樣。爲證明這話一點不錯，最好節錄一位與聖人同時生活，并寫了聖人行實的證人的記述：這些話也正好作本章的結詞。「有

一天我同他討論神修的事。我向他提說的是：小罪雖說是小罪，但是總常教人感覺一種不可發揮的慌亂之情。我僅僅把這幾句話吐出嘴脣。他立時就接起來說：請你容我給你分明！我們不可以因着小罪擾亂不安，祇可以因此不喜歡。因為，心中擾亂不安，這是從自尊自愛之情發出來的。原來人所以慌亂的緣故，無非是因見自己在修德行的途程上，還沒有到頭，常得重新起首。至於不喜歡的心情呢，就是說不喜歡自己，是因見自己做了相反天主聖意的事，這却是由聖寵發出來的效驗。」

「這是聖人論人爲自己日常的小過，該發的憂傷的性質，所懷的意見。這也是聖人在自己本身這類的光景內，實在遵從的辦法：幾時

有了缺欠，只只的承認自己的過錯，哀求仁慈救主可憐，別一面却絲毫也不讓自己激憤煩亂。希臘古代賢哲在詩文內描寫亞那代與愛而古搏戰，每次亞那代被愛而古打倒，每次總是挺身再立起來，且每次增加新力，每次戰鬥的較前更劇烈。這位心胸寬大的聖人也是如此，他不停息的與自己的偏情爭戰；若不幸一時邁錯了步，總是勇毅果敢的再振起精神，不屈不撓，從容自然，不惶不忙，繼續着勉力成全自己的事體，總不會煩惱憂悶，掃興消極。L

### 第三章 不可因已過失敗興失望

(1) 總不可失望，仰望之心能從生命的風波內  
將人救出。

勞當(Roos)神父是著名的耶穌會士。一次他給別一位神職班的講避靜。神工做在半路途中，忽然接到來信，召他即刻前赴羅馬；到羅馬後，被選為本會的總會長。辭別了衆位會友，已經登程就道，忽然又返回來，簡直進了行避靜神父的屋內說：「神父，我忘了一句很重要的緊該囑咐你的話，就是：不拘遇了什麼，千萬千萬不要灰心失望！」這句話我們真可以奉為金科玉律。有多少的靈魂，要緊向他們再三再四的叮嚀這句話呢！金口聖若望不斷的這樣說：「別失望呀！這

句話，在我每次講論中，每次在我們彼此談話間，要向你重復叮嚀；你若聽信我的話，你便可得病痊。爲救靈之事，我們有兩樣最兇險的仇敵：一是因着自己的清淨無罪自矜自恃，一是犯罪之後敗興失望；須知這第二項却是更爲毒害的。」實話說，一我們是因着仰望而得救。』（羅瑪書八章二十四節）原來望德宛如自天下垂的繩索，將人的靈魂與天庭相結；祇要靈魂將繩索緊緊把住，繩索便要一節節的將他們拉到絕高雲層，將他們從現世狂風怒波的生命中提拔出去。然而，如果一個靈魂，任自己陷入灰心，撒開這個救命的錨，立時便要墜下，沒頂於禍惡之淵，難免喪亡。

「我們陰險的仇敵很明白這種情形。他一見我們因着罪過沉悶消

極，即時趁機向我們撲來，急速在我們心內運輸種種誘人失望的意思，運輸一般比鉛鐵還要沉重的愁念。不幸若我們將這類幽暗的思想迎接進去，它們的重量要使勁往下拉我們，如果我們真將救命的繩索放開，自然下墮，不知伊於胡底。L

## (2) 魔鬼的雙面戰術。

唉呀！前面剛說的兩句話，可惜是太的真實了。無數無數的罪過從未補償，在聖教會內立了大壞表樣，多次多次是因了失望的緣故；此外還有大數的罪惡，大數暗密的罪污生活，只有天神們知道的，只有天神們代為悲傷涕哭的，也多是因了失望的緣故。若沒有失望，祇

要本着仰望之心發痛悔，何嘗能壞了事？一個靈魂偶然陷於罪惡，或許還是因為失於謹慎的緣故；然而失望的魔鬼趁此絕好機會，鑽入這一個心慌意亂的靈魂，向他千言萬語的講說理由，一宗比一宗更令他灰心，究竟能引他插進加音所入的圈套，說出他這句令人心驚肉跳的話：「我犯的罪太大了，已不能想望赦免。」（創始篇第六章十三節）

從這時起，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說的，黑暗的王要在這個靈魂內作主，隨意支配他，摧殘他，隨意將他推進任何的溝壑內；「他在沒有依靠心的人內作動。」（愛弗所書二章二節）因為他已在這靈魂內，播種兩樣險毒情意：一是因着罪過離棄天主，一是因着過失害怕天主。我們可別思想，這類誘惑僅僅在犯了重大罪過之後，才有危險生

起！要知道，撒謊的惡神使用的兵器，越掩飾的嚴密，演出的毒害越大。爲此，他往往用這同樣的伎倆，來攻擊那些有德行的人，趁他們犯了輕小過失之後，誘感他們墮入自己的圈套。固然，他不定能使這些靈魂真正失望，至少他能使他們走着德行道路，帶上了無精打采的心地，好像全身的肢體麻木不仁一般，使他們原有的強悍精神消失，一儘懈怠起來，如此漸漸的要失掉向日的熱心，靈魂內愁雲滿佈，悲霧迷漫，再無進取的興志，反而要放浪形骸，走入喪亡之道。一入此境，一切都要感覺乏味，一切皆使他煩悶，一自此他再無心補償已犯的罪過，這樣下去，終究要落入完全冷淡的地步，一自此靈魂上大受塗炭，日甚一日，很有危險形成了無法挽救的結局。

(3) 顛覆之後靈魂怎樣陷於失望。高隆忒神父  
的講勸。

我們的過失，尤其是我們日常屢犯的過失，爲撒彈供給一樣最易誘惑我們失望的方法。我們前面已提過這個確鑿事實，就是地獄的惡神，特地是在攻擊望德的陣容上，更善於「假冒光明的天神」（格林多二書一章十四節）。他施展他這伎倆，慣用的方策，是將我們無數的缺欠，與聖寵不截止的感動，將我們辜恩負義之行，與天主的各等恩惠，將我們過犯的次數，與我們所拿主意的次數，一同列在我們眼前，兩兩對峙，請我們自己較量相比。對着這齣悲觀的表演，驚惶迷

目的靈魂，不自禁的駭嘆，自想事既如此，天主還能不厭惡我嗎？我到如今這樣妄用了天主的恩賜，若天主將已恩寵的泉源杜塞，再不令我享得它的潤澤，這豈不是很合理的嗎？天主將我棄絕，天主是有充足理由的。至論我到今勉力要成就的工程，我那前伏後起的過缺，已明明的指示出來，照我這般軟弱的程度，是絕不能勝任的，看來不如半途中止更合。恐怕是我心高妄想，在天主上作了過分的仰望，過餘不自量力了。爲何要空費氣力，既然絲毫的成效不得？我天天勉力着修德修德，既然所指望的聖德程度是我無法探到的，那麼何苦的枉廢心力？十足的閱歷是有了的；它明明的告訴我，在我心目中所標的絕頂，以我這萎靡才分，是永無攀登希望的。豈該永久照着這樣，不斷

的空拿主意不成？「我儘管定主意，多嗜有完呢？我這樣做，豈爲多落違犯主意的罪，爲多受幾次憂苦嗎？莫非是爲令我的仇敵多見我失敗，因而多樂意幾次嗎？」（第十二聖詠二到三節）

唉！喪志的靈魂呀！原來教你仇敵愉快的事，不獨是你的過失，尤其是你因過心灰志喪之情，和你因過不依靠天主仁慈的心。可敬高隆汗神父說：「這誠是人能遭的最大的禍患。幾時人能抵禦，不讓這種禍惡臨身，便沒有能阻擋人，重歸向善之道的，便不能有不可利用，以獲神益的。一切的罪過使你能吃的虧，比你因爲失了依靠之心吃的虧，更大更重。所以始終不可失掉依靠的心！你讓我在你身上享用多大的權力，我就用多大的權力。來向你發這個命令。若你真肯在這

一點上聽我的命，我便承許你，保險能得了回改之恩。」

(4) 聖教會恰在我們這個失望盛行的時代。發

表一位最會振拔人心的聖人爲聖師。

振拔激勵人的勸語，爲任何時代常常切用，而爲我們這個現代，就尤加切用了。「我們的現代是失望的世界，和失望人羣的世界。」這種病症在政治界，在社會場內，不知已摧殘了多少高貴的品質，及多少心志卓越的生活，而在靈塊界內所發生的騷害，更是難以測量的；連那些實心盼望中樂天主的靈魂，也不免有受此毒害波及的。幸虧，如同聖奧斯定所說的，天主上智的安排，常常隨時應勢，設置相稱

的方法，供人採用，藉以應付各時代的需要。在第十七世紀，楊生尼黨最令人失望的謬論，行將萌芽的時候，天主教上智的處置，使聖方濟格撒肋爵出世，令他宣講了，著作了很安慰人鼓勵人的道理。以後正當極端灰心的雲霧迷漫全世，厭沉人類的時代，天主又令聖教會，將這位聖人列為普世的聖師；聖人誠是特等善於安慰人心的聖師。實情來說，在這位可愛聖人的一切著作內，字字是提撕人，句句是振拔動人的；聖伯爾納多曾向他的聽眾賭誓，管保他們在聖經及聖傳之內，論天主之母瑪利亞的言行，找不出一點強硬冷酷的色彩；我們現在也可以向眾讀者賭誓，管保他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著作內，找不出一節一句令人失望的話來；就是為那極大的罪人，也找不出一句，令他

們真正失望的話，就連令他們略起灰心的話也沒有。

(5) 該怎樣保持不可搖動的勇敢，始終不肯

喪志。

法白而 (Faber) 神父說：「聖方濟格撒肋爵受了天主特別的默  
牖，給我們講的一切和藹的道理中最甘飴的，是論我們該怎樣看待已  
身的過失，所講的話。」

頭一步，聖人絕對禁止我們的，是在犯過之後，總不可任自己氣  
餒灰心，無論罪過是多大多重的。「我的天主，是的，是的，寧願意  
死也不肯明知故意的犯罪；然而一旦顛仆之後，無論失去什麼，也總

不可失去了與志，盼望，及主意。——若是有缺欠。你祇可深發謙遜，重定志向，重新起首。你向我說：你沒有毅勇的心，不能將你的短處克除去掉。我想你還記的，我屢次向你指導的進行規程：就是專務忠信事奉天主，和恒心專務修謙德，這兩件該一樣的加工致意。專務忠信事奉天主，這是說的，幾時在事奉天主上失了信義，幾時也該重新定志，執意往後要加倍守誠；恒心專務修謙德，這是說的，每次犯了所定的志願，每次要趁機會，承認自己的卑賤懦弱。——所說當天主婢僕的真意，是勉力對待他人實修友愛；是在靈魂內以意志力，堅定恒久作主聖意的決心；是心懷至深的謙遜，以質樸的心情，完全依靠天主；是幾次跌倒，幾時立刻再爬起來；是甘心承受自己的卑陋

身世，可憐身世，勉力担待他人的毛病短處。」

「論到軟弱這件，若常保持恒執剛毅的前進心，藉此一點一點的往起扶植自己的心，我們的軟弱也不致於造成什麼禍惡。我勸你就照這個樣子做。」

「一點也不可掃興灰心！你受的這類攻擊，或許使你可愛的靈魂微受損害，但我望你和平的樣子發勇敢。祇好勉力將那些傷痕徐徐治好罷了！」我們的過錯當然不能中藥我們，爲此我們應該同聖保祿做一樣的嘆惜：「唉！我這個可憐的人呀！誰可以從這個死亡的軀殼內把我救出呢？」但是，這些個過錯不應當引我們驚奇詫異，更不應當引我們失掉興志。我們的過失該引我們甘認自己的卑弱，深發謙遜，

不依靠自己，斷不該領我們敗興喪志，憂悶煩惱，尤其不該令我們懷疑天主對我們的愛情。天主當然不能喜歡我們的缺欠罪過，然而這並不妨礙天主對我們的愛情。孩子身體病弱自然使母親的心悶悶不樂，然而母親並不因此就不愛她的孩子，反而更加嬌柔的愛他，在疼愛之上復加上了憐愛。照樣，天主雖然不喜歡我們的罪過缺欠，但是這並不阻擋天主對我們恒執的愛情。爲此達味聖王居然向天主這樣道：「主子，求你憐憫我，因我病弱。」我可愛的女兒們，我盼望你們具有慷慨毅勇的心志，該運用強大的奮勉，壓制自己的偏情，克服易於氣憤的傾向，除滅種種迷離妖怪的情感和思想，改掉易失忍耐易受刺激的秉性；要專心致志，每次機會到來，每次勉力檢點自己。然而，若

有時在這項或那項上偶有了一舛二錯，萬不可因此就停頓了前進的志趣；祇好重新振作精神，準備妥當，往後再遇上同類的機會，總要加倍的勉力克制。對待自己進修上的成敗，頂好是走馬看花，不必深考細察，只管在向往天主及棄捨自己的道上，往前奔跑便是。」

「常該保存堅忍久持的勇氣，不讓任何逆遇搗毀自己的興志；須知我們一生，常有應當實行，應當剝削的部分。演習射箭的人，免不了有傾札的時候；練習騎馬的，免不了有跌下的險遇；然而他們並不因這類的不順，便自認一敗塗地，不再演習；原來有時的失敗，與完全敗北，確不相同。」

「你懷着不依靠自己的心，這很可貴，然而祇有這點不足，要緊

使不依靠自己，成爲依靠天主的根基。這種心情絕不可促你敗興，促你攪亂，憂悶，愁悵；不然，我就奉勸你快快將之逐走，看爲誘惑中最壞的誘惑；萬不可讓你的明悟，爲你心中起的擾亂不安，灰心喪志之情，申言辯護。……即連借謙德美名的申言，也得一律禁絕排斥。」

從這等等言詞，可以見得，怎樣聖方濟格勉力從根子裡除滅失望的毒害。反本求源，人究竟是因爲什麼要灰心喪志？是因人過餘擴張自己的軟弱，或因人不很憑信天主的仁慈，多次這兩項原因皆有。這裡我們可提一件奇怪的事實；雖然事實奇怪，却很普通。其先，人犯罪的時候，多次是因人不認得自己的軟弱，同時也因人過餘仗恃天主的仁慈。其後罪過一經成就，前此的兩樣心情，一變而換爲反對性質

的。此時驟將自己的軟弱放大，變到不堪設想的地步，以憂愁慚愧的  
 輾慕，將已靈魂蒙蔽起來，使他感到不克擔當的窒息。方才犯罪的時  
 候，無所忌憚，拿着得罪天主不以為事，自想天主的寬赦不必多費周  
 折，容易立刻得到；邇今在他心目之中，天主是赫赫威嚴，顯出絕對  
 要報讐，不稍息怒的像貌。罪人在此等陰森酷冷的幻像中汨沒，自覺  
 羞愧無地，自暴自棄，恐怖戰慄害怕天主。若他不竭力反攻這類的誘  
 惑，便有危險氣餒心灰，將筆戰的勇志全然棄置；結果，不但再不勉  
 力擺脫罪惡的羈絆，竟至絲毫再不加抵抗；如此下去，罪惡的纏綿終  
 於將他牢固的鎖困。自此靈魂徹底的陷入失望悲境，意志懶然投降，  
 一儘拿了退步的主意；這樣存心之後，末竟的結局，便是永久的不肯

改過回頭。

(6) 天主的心腸慷慨大方，寬救人罪極其快爽。

我們的聖師，爲醫治產生失望的兩樣心情，恰會對症下藥，使用正恰反對的方法。他教導真心切望修全德的靈魂，要他澈底明了自己定志要走的路程，是長遠艱難的，並要他明白自己本身的殘弱，爲勝過途中當經的艱阻，實實是不克勝任的。然而別一方面，聖人也要他曉得，「依恃着那位堅壯己力的天主，便可成了無所不能的」；犯罪錯失之前，事實如此。犯罪錯失之後，事實仍如此。聖人也指示他令他確信，天主不但是支持他的大能助力，而且是心胸慷慨，寬救人罪

，常常便宜，極其爽快。

「居在曠野地的，也有該受的誘惑，處於世俗場的，更多紛擾煩難；所以無論處在什麼環境，常須有勇氣，不拘住在那裡，天主的助佑常常現成。既常有天主的助佑，所以該在天主前有依靠的心，該謙遜和平的樣子，懇求我們在天的慈父相幫。」

「你向日拿的一切自克的主意，常該重新決定。固然，你已多經驗了，雖然三番幾次的拿定主意，終究短缺是前伏後繼的；但是總不可因此棄置了自勉的志向，祇可因此加倍的託靠天主。無庸疑惑！你一生之時，常要站在不齊全的地步，因你常要有該改正的缺處。因此緣故，必須習着在自克自修上，始終不會感覺困憊，始終不令興志衰

萎。」

「是了，保持心中的平安吧！對待世間虛幻之事，我們本不該牽掛在心，但有時管不住自己，有時我們自尊自愛的偏情，或其他任何的偏情萌動；在這類缺失既過之後，當立時令我們的心俯伏在天主前，懷着謙遜依靠之情向天主求告說：「主子，求你可憐我！因我是軟弱的。」（第六聖詠三節）祇好平心靜氣的重新立起來。因我們不加心在意的的工作，致在我們所織的布上，生出不規則，祇可不惶不忙的排解開，繼續着往前工作罷了！你彈着你的月琴，覺着音調不甚和諧。不可使性將絃揪斷，或將樂器忿憤拋棄，反要側耳細聽，勉力找出來不合之處，好按着音樂藝術之規改絃更張。」

「你看見修德成聖的山峯高峻卓越，你不禁的望天興嘆；瞎呀！我主，這樣高度，我怎樣攀登上去？愛主靈呀，勉力上進吧！蜜蜂的幼虫變成蛹以後，剛剛有了蜂的模樣，還不會飛往花上，更不會高飛山上，漫遊採粉。暫時他們祇會取用工蜂給他們釀成的蜜，不過不知不覺的翅膀要長成，一天一天的壯健起來，末了也會東飛西飛，遊山玩景。該當承認，我們在熱心事業上，也無非是未長成的幼蜂，我們的志向決意要登上全德極峯，然而即時却力不從心，不能攀上。不過，我們起初該做的，是要懷起熱切的願望，拿定堅決的主意，如此就能如蛹似的，形體逐漸長成。久而久之，翅膀終於形成，如此下去，總有一日可居然變為神修界的成蜂，可享高飛遠遊的幸福。現時只可

仿照幼鷓，簡單的採食神修先進的教導，一並懇求天主，使我們羽毛豐滿，爲能仿效鴿鷺高飛，不獨在現世可盡上浮雲霄之歡，且望終能翱翔於永生之境，在那裡享受永久無疆的安樂。」

「多啫也不能說，到此已算做够，該常常的重新起首，且該常常與奮的重新起首。聖經上說：「幾時作完，便該重新起首。」（傳道篇十七章六節）我們到今所成就的是好的，但是接着當做的，却是更好的。將更好的做完，還有更好的等着我們做，這個以後還有更好的，如此做下，一直至我們從這個世界邁出，去過那永久無疆的生活，那種才算進入全好絕好的地帶，那時就沒有更好該做的事。我可愛的姆母，說到這裡，若看見自己靈魂內常有該做的善，是應當因此悲泣

呢，還是該更加勉力，往前進行呢？須知在神修事業上總不可停步，要緊拿定堅決主意，準備着做長期的修改工夫；刀割剪削的工作是不能一時停頓的，直到「靈魂與精神，骨節與骨髓碎裂」才止。（赫伯來書，四章十二節）

（7）在生活的戰爭內，常常出力打仗才可獲得勝利。

「只只的盼望達到成全境地，不能因此就真成工，必須殫精竭力，認真工作，才可濟事。你說，像我如此殘缺的靈魂，焉能做得到呢？說你殘缺，這是我所相信的；爲此你也就別妄想着，可以平靜安泰

的生活，不致屢屢有缺而不全之處，當你在現世生活之際，這是不能成實的事。若你從心裡不歡喜那些過缺，在心中不存絲毫依戀之情，就是說，若你不肯明知故意的犯過，另外若你不願延久輾轉在那些小毛病內，就很够你自幸的了。我說，有了這一步，你很可安心自喜；至於你見自己在成全之道上，常存於盼望與希冀之地，並不可因此心中煩亂；反正，只要在死期臨前，得到終向，現在就可滿心。無庸害怕什麼，須要勇往直前，勉力進步！你既以信德武裝起來，便可完全放心，沒有什麼可以加害與你的。」

「愛主靈啊，在潔鍊己靈的工程上，要緊有恒心，有勇敢，有忍耐。噫呀！可惜有多少人，起首矢志專務熱心修德，不料，因見自己

不斷的犯過錯失，所以不禁的煩亂，憂憤，悲涼，終於讓失望的誘惑，將己心靈，沈入漩渦。於時遂將神修事業拋棄，竟然返步後退。爲能保存謙德，有時在神修的戰爭上失敗幾次，也是要緊該有的；但是，祇要我們不將專務神生作神戰的志向拋棄，總不算喪亡失敗。須知小罪及缺欠不能泯滅我們的神生，惟獨大罪有此惡效；所以千萬不可因爲小罪小過頻仍，失了前進的意志。達味聖王曾向主說：主子，求你救助我，別讓我陷入怯懦與失望。說來，在我們的神戰上，很有可壯我們志氣的理由，因爲在此爭戰上，幾時不停止掙扎，幾時也不算打敗仗。L

(8) 有了過失，即便有了重大之過，也不阻當人在專務熱心上前進。

該當承認，在這種種的訓語內，聖方濟各本是對着一般在德行道  
上，有高程度的人說的；所謂不可因己罪過敗興灰心，本是指着這等  
人的日常小罪，和種種避免不了的缺點。然而，聖人並沒有把那些罪  
過較重的靈魂，從他的和愛教誨中開除出去；而且聖人簡直是不分等  
級，向衆人作此同類的教訓：不分罪人罪惡的大和重，聖人一律的勸  
慰鼓勵。請聽聖人繼續講下：

「要在你可愛的靈魂內，培養真切依靠天主之情；你越自覺滿身

毛病可憐。越該加心鼓勵自己，發大盼望。」

「望你多發謙遜！因為謙遜是諸德之冠；但我勸你所修的，是那心寬量大，心平氣和的謙德。」

「在你的心意，你願常見自己總不顛仆，比現在常見自己輾轉過缺之中，一定更快意的多。我同你一樣，也是如此盼望，因為若真能得到這等境地，便算升了天堂。惟因不見自己顯出有全德的憑據，所以心中煩惱不安，感覺不快，此等心情的發源一定不正，既然使你心驚意亂，神志昏悶。所以，一方面你該惱恨你的小毛病，祇因是毛病，別一方面，却又該愛慕那些毛病，因能相帮你認清自己的空虛淨無，並能相帮你實修成全，且能供給天主施展自己仁慈的資料。」

「該向我們顛蹶了的心靈說：我的心靈，我的朋友，因主之名，請你發勇敢，往前進行。不過自此以後要加倍提防自己，以外祇好全心仰望我們的援助，天主。」

「即使人跌入大罪的悲境，祇要人無甘願躺臥其中，尤其沒有甘願沉居罪境的歹意，便不能阻擋人在熱心上再往前進。固然，在人犯大罪之際，毫無進步可言，但若發了真心痛悔，便能將所有的虧缺全然補上；然而我再重申說：為能如此，要緊的條件，是人在犯罪之後，不曾故意的在中延久存站。……灰心失望是絕對不可的；要存深沉的謙心，體會自己的軟弱罪過，要領告解，求寬免。懇求天主相幫。」

(9) 存居罪境的時間即便延長，也不是該失望的原因。

我們可以仔細想想，前節開首所提的那幾句話。陷入大罪之後，「祇要沒有甘願沉居罪境的歹意，」就是祇要不致於演成了犯罪的惡習，一旦得了罪赦，不獨靈魂上不留什麼痕跡，而且能立時將當初造到的熱心程度，重行復原。固然，在進行上是有一時的停頓，而且是真真的退步，但是因着告解聖事，或因上等痛悔得的罪赦，能將喪失補救，能將缺陷充實。

然而，如果不幸，一個靈魂經過延久的時間，自沈大罪之境，在

中輾轉牀臥多時，這樣則當如何？不消說，陷溺如此惡運的靈魂，停步退步爲時既久，當然損失重大，非同小可，然而即連此情此境，也不是無法補救的。得了罪赦之後，舊日的功勞德行皆能恢復，這是聖經的意義：「因他成工的義德，他要生活。」（厄則加十八章廿二節）

如果人經過長久的時期，演成爲惡的習慣，當這慘悲時期所成的惡果，若願剷除無餘，必須發出慷慨的奮勉，不然是不能成功的。但是，如果人按自己在罪境中，所成惡果的限度，在天主前增加相稱的依靠心，便能得到聖經上所述的幸福。

智識經上說：「令一貧窮立時變爲大富，爲天主是易如反掌的。所以你要依靠他——安心停在你的原地！」（十一章廿二節）爲此我們

的聖人作結論說：「萬萬不可失落了依靠天主的心！我們的氣質可憐是真可憐，然若想到天主待那誠心願意愛他，並全心依靠他的人，是多麼仁慈，則見這兩項間毫無比例。」

(10) 因我們軟弱生出的害怕，常該夾雜着結實  
依靠天主的心。

以後在第二分內，我們要實寫我們這位安慰人心的聖師，怎樣竟以我們的罪過錯失，作為應加我們依靠天主仁慈之心的動因；那時我們更易明瞭本節內要講的義意。我們到今所節錄的講論，及所引証的種種理由，為任何可憐境地，皆足以杜絕失望的潛入，皆足以教人，

在人經覺自己軟弱時所生的害怕中，該常夾雜着結實依靠天主的心。按我們的聖人講論的話，常該令這兩樣心情溶合一齊。互相爲用：「該常在害怕及仰望兩情緒中爭執，且須常讓仰望佔着上峯，理由是因我們所依靠的，是全能的天主。」

「聖若翰說：請你們作補贖吧！將那驕傲的山谷削平，將那溝壑，就是將那量小冷淡的虛坑填滿！聖人勸人填滿的溝壑，是指的怕情所掘的溝壑；如果怕情的限度太盛，教人一味念想自己所犯的罪過，就易將人推進灰心失望的陷阱。所說該將溝壑填滿，這是指的，該用依恃及仰望之情將心靈填滿，念想我們的救援已經駕臨。回想自己所犯的重罪，自然要引起來煩惡，驚懼，惶恐之情；這類的情緒最容易

打擊人的興志，屢屢的將人推下失望的淵底。該當填滿的就是這一類的滯窒，填滿之後，便能預備迎接降臨的救主。」

(II) 投奔童貞聖母的不可失望。

聖方濟格接着講說：「一日聖婦達依斯向聖人博弟努傷嘆的說：唉！我的神父，我可怎樣辦呢？回想我向日的可憐生涯，真令我心驚肉跳。這位聖婦先前是大罪人，回頭之後，不時念想自己所犯的諸罪，禁不住的恐懼害怕。聖博弟努溫良的安慰她說：害怕只可害怕，為得阻擋自己不發驕傲；但是又該當仰望，為阻擋自己，不致陷於灰心失望的地步。害怕與仰望之情不能彼此分離，因為害怕若不附帶着仰

望之情，便不是正式的害怕，確成了失望，仰望若沒有害怕作陪襯，便不是正式的仰望，確成了妄望。所以，我說；念想自己的大罪重過，害怕之情在我們心內掘開溝壑，於是便當用仰望及害怕天主的兩種心情，配成的混和土，將之填滿補平。」

聖方濟格撒肋爵死了以後，好像還繼續着攻擊失望，逼勒魔鬼說出足以鼓勵安慰頂大罪人的話。在砂部萊有一個幼年人被魔鬼附上，已有五年的工夫。人家把他引到聖方濟格的墳上，為求痊癒之恩；此時預備列聖人真福品的案件，已被羅馬教廷接受。為給那幼年人求得所望的恩典，已行了好幾天的祈禱，末了才求得到。在那幾日內加祿奧多撒肋爵主教及姆母趙冀在聖人的墓傍，向那個附魔的人，說過數

次的詰問。一位親身在場的證人敘述以下這個光景。一次魔鬼喊叫，擾動的形勢非常劇烈，並開口怨道：「哈！爲何必得我出去？」姆母趙冀本着她天生火急之性，不自禁的呼喊說：「噢！天主聖母，爲我等祈！瑪利亞，耶穌之母，相幫我們吧！」魔鬼聽了這幾句話，加倍咆哮的說，「瑪利亞！噢！瑪利亞！啊！可恨我方沒有個瑪利亞，我，：別提這個名字！它令我顫慄！啊！如果像你們似的，我方也有個瑪利亞，我便不至於這般田地。：無奈，我方沒有瑪利亞！」衆人聽到這裏，皆感激墮淚。魔鬼接着又說：「啊！你們枉廢那麼些時光！我若能得了一霎之時，是的，單單一霎之時，同時再有個瑪利亞，我便不作魔鬼了！」

正是。我們活着的人。我們有這個現世生活，常能回轉向主，我們又有瑪利亞能給我們求恩得寵，爲何我們還失望呢？



# 第一分 犯罪後當發的心情

## 第一章 因自己的卑賤修謙遜

(1) 天主能令人從不好中採取出好來。

失足犯罪之後，不灰心不失望，並且不生詫異之心，這是絕對要緊的，是不得不保持的情緒。然而，這不過是用己過術的消極方面，現在已可論此伎術的積極方面了。我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學校內，要學會利用自己罪過的密訣，罪惡雖仍存着原來的醜惡面目，而我們

倒要從中吸取神益。

當然，這類神益不能是從罪惡的本身發生出來，只是天主的仁慈，及吾主所擇聖寵發生的效果；吾主會使用我們的罪過，以顯揚他自己的慈良仁愛，會使用我們的軟弱，以相幫我們救得靈魂。糞土之爲物，純粹是腐壞朽污的原素所成；然如聖伯爾納多所說：「農夫及園丁應用肥料，可使土地發生美麗豐茂的菓實；照樣天主用上我們的過失，也能教靈魂長出種種德行的菓實。天主的仁愛慈良用我們意志的向惡偏情，及我們一切不合正序的行爲，能造成極有秩序的美麗工程，並能用我們的缺欠錯失，使我們得靈魂的益處。」

天主令我們從自己罪裡能得的最大神益，是令我們往日的罪過激

動我們，對着它們發出更大的恨氣，加倍奮勉與我們的罪過爭戰。天主且要使我們明白，他准許我們陷於罪惡，在他上智的計劃中，願我們將來從惡中取出來善。我們懂明此點，必將按天主上智的旨意，勉力利用自己的罪過，令罪過改換用途，相幫我們救靈修德。

我們要用上救世主所劃定，聖教會所揭示我們的策略，就是用上魔鬼所用的軍器，反過來攻擊魔鬼，用上他自己的計謀來玩弄他，從他給我們所加的創傷內，取出醫傷的藥料來。如此做着，可使金口聖若望的講論成實：「屢次連魔鬼自己也能為我們有大益處，要緊的是會利用他。如果利用的適當，他令我們能得的利益，還是不比尋常的。」

由此種妙訣能得的利益，聖奧斯定應着聖保祿的回聲，曾用三句話總括起來說：「為愛天主的人，諸凡事宜皆能歸轉於好；是的，諸凡事宜，就連罪惡也不例外；因為罪惡確能使人變為更謙遜，更謹慎，更熱忱的。這也正是聖方濟格撒肋爵的意見：「可愛惜的毛病缺欠，哪！它們會相幫我們認清自己的可憐，相幫我們謙遜，輕賤自己，相幫我們修忍耐，使我們更加勤勉等等。」

(2) 藉着己罪在謙德上前進。

從罪過裡能發生的三種益處中，第一就是謙遜之德。我們先要講這一件，因為聖方濟各及聖奧斯定異口同聲，都以謙遜為諸德之中的

第一。

「我可愛的女兒，我請聖神光照我，使我能洽確的給你將我的意思發揮出來，也請你容讓我，與你據實發表出我的意見來。爲在神修之道上恒心前進，要緊的事，祇是在明悟中堅定幾樣結實而真摯的原則。」

「我願意在你心靈內設定的第一原則，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這句話：一切事故都可相幫愛天主的人得益處（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）。實情來說，天主既能從不好之中抽取好來，那麼若天主不爲那些將己全獻與他的人實行這件，可將爲誰實行呢？是的，天主因爲慈愛我們，所以盡量的保護我們，不讓我們受罪惡的傷害；但若不幸我們墮

入罪境，天主上智的安排，爲歸向他的那些靈魂，常能將罪惡轉過，使之發生佳果。假若達味聖王未嘗犯罪，未必他的謙德能那般深沉。」

「我當然該惱恨我的毛病，但是要緊心中平和安靜，不可急憤惶亂的樣子惱恨，看見種種毛病始終盤踞我們內裡，祇好勉力忍耐，一並勉力從中攝取神益，就是說，要藉機多多謙卑自下。不然之間，若你一味仔細究察你的毛病，那些毛病也一味精細的樣子，往前傷害你的靈魂，如此繼續下去，沒有別的好處可得，祇能令那些毛病延續生存。心急焦燥，恨不得一下子將各等毛病削去，殊不知再沒有比這樣行事，更宜使毛病拖延時期的。」

(3) 驕傲是諸罪之源，謙遜爲諸德之基。

那些真心實意願意修得成全聖德的，拿着修謙遜當自己第一要務的，都覺得出來修謙德是何其費難的。一方面，「謙德爲人現世的生涯是非常要緊的，謙德確是衆德行的根蒂基礎」，「是生育萬般好處的母親，根苗，泉源，好像是一總的好處發端的細結。」別一方面，幾時這個德行在我們敗壞荒瘠的土地，萌芽生長，眼看就要開花結果，不料它的對敵，諸罪之源，驕傲，早已藏身土壤，將根比謙德扎的尤深，在中不斷的殘害謙德。

這驕傲妖魔所操縱的勢力之大，所措施的詭譎之多，陰謀設計做

密複雜，筆舌難以描述。這真是從我們一生在世，就宿生於我們內的毒蛇，它常在內窺探機會，務將我們一切的德行，縱是無關輕重的，連我們最聖善的行爲，我們最暗密的心思，最純美的意向，都染上它的毒汁。「往往連我們的德行它也謀着攝取，藉作自己的營養料，連天主賜與世人的最高最大特恩，它也設法吞食，藉以自豐。」有時它似蟄伏息靜，然當留神小心，它的设计，無非爲安伺良機，爲能更爽捷靈快的將鉄鈎，刺入被愚弄的靈魂；有時它毫不迴避，顯然起來同我們宣戰，坦然受我們攻擊，此時還要小心上當，屢次它的計謀，是願用我們的鞭笞，搶過來返攻我們。將我們戰敗。聖方濟格撒肋爵說：「驕傲是衆人的通病：所以該多講修謙德的緊要，講修這最尊聖最

可愛之德的緊要，務使衆人皆明此情；論這題目沒有講足的時候。」

(4) 我們的毛病過失，皆是照明我們可憐實情的鏡子。

謙遜的主要，真是難以表張；而爲攻擊謙德之仇，諸罪之源，驕傲，世人又沒有得心應手的利器，因爲在現世我們沒有將之致於死地的能力。不過，我們要用盡我們能用的一切適宜方法，至少爲消滅它的力氣，箝制它的動作。不讓它給我們生出有害的效果來；凡是爲這個終向可以奏效的方法，不分大小，都要取用，一樣也不可讓過。然而，在這類方法間，最有效力的，是從我們罪過中採取的方法。一個

畜類的枯朽牙骨，到了桑松手裡，却作了殺戮費斯定人的軍器。我們的罪過，雖然醜惡，却能成了打擊驕傲的有力鐵椎，竟能作為我們救靈修德的機會。

驕傲是過分器重愛慕自己虛妄的尊高；謙遜呢，按着聖方濟各的界說，「是確切認識自己，是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微」。然而，有什麼能比思念自己的罪過，更易引我們學得這種認識呢？按着雅瓦來（Alvarez）神父精緻的表寫，各個罪過皆是導入強光於靈魂內的窗戶，可以照明張顯我們的可憐慘境。自這一方面來的壓力，比從逆境艱難。及他人的磨折，來的壓力更重，更能逼勒靈魂，自根自底的認清自己，伏認自己的虛無。聖方濟各說：「認明自己的虛無，不當招惹我

們煩亂，反該令我們感覺甘飴，令我們自卑自賤。若因見得自己卑賤醜陋的面目，感覺不快，不甘休，這種心情顯然是自尊自愛的偏情，所發生出的萌芽。」

「你說：我是何其可憐，何其殘缺不全的！我請問你，你真正的認清了你的這般境況嗎？若果如此，我向你說，你應該多多感謝天主，因他賞賜了你這等寶貴的知識。可別因此悲傷呀！你既認明自己不過是純粹的可憐，你很該因此歡欣自慶。」

「真理是應當承認不諱的：我們真是可憐到底的，為做好事多少沒有本領。」

「我給你說，你若衷心謙遜，則你在德行的道路上確是往前進行

的。大抵你要疑問的說：可是我能修得謙遜嗎？我向你說：當然能够，只要你真正願意。你必然要說：我願意是決然願意的。那麼，我就敢給你斷定說：你已經有了真謙遜。然恐怕你又說：我分明覺得沒有。若果如此，我更要不猶豫的向你說：這比什麼都好，因為你既如此存心，你的謙遜之德則更能保存妥當。」

「我們在自己本身的事務上，或在自己所盡的職責上，免不了失慎錯誤，免不了有欠當的地方；這類遺憾，皆能用為自卑自謙的質料；反過來，謙遜之德却能增長人的慷慨心。」

「人若自覺不很穩固，惟恐一受誘惑擾動，便有傾仆的危險，又見自己所拿的主意，多不成功，真如「火星一般，相似劫在火中的藤

束一般」，（依撒一章三十一節）「閃就過，燼化無踪，這般境勢，他怎還能依靠自己，怎還能想自己有大價值？一個靈魂，既見自己迭次的顛覆，常在提醒他記念自己的可憐真象，驕傲的惑力在他內便要大減程度，謙遜之德在他心懷真實之中，更能穩固。好像在他耳旁，常有這類的勸告發響：「請按着真情實狀判斷！」（第五七聖詠一節）「你已在秤上驗過了重量，你是不到當得的斤數的。」（大尼而五章二七節）「你思想你必有較重的斤數，其實你所有的較少了。」（亞該吾一章九節）

（5）好牧童運用二種鞭策，管治群羊。

按照衆聖師的講論，天主讓人陷於罪藪，所有的爲首意向，是爲逼着人修謙德。著名的講道家賽年禮（Sereno）說：「好牧童爲對付自己的羊，使用三樣鞭策：一種是爲改毛病的，用運逆境艱難；一種是爲磨煉德行的，運用誘惑；一種是發曳惱怒的，准人陷入罪惡。三種鞭責都能逼人承認自己的空虛盡無，逼人屈身自謙。這三種中效力最強的是第三種：因人既親身經驗了自己顛覆的慘狀，對自己的可憐境地，必有較確的觀念；日理米先知早已發表過這層意思：「我在主的鞭笞之下，認明了我的貧窮。」正因這類鞭責能發生大益，所以天主有時竟肯用上待遇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原來這等有德之人，正在他們高德當中，謙遜之德站在最易受搖動損傷的危險中，所以天主有時

且讓他們落入罪過，或讓他們舊日的私慾偏情，突然捲土重來，騷動不安，這些皆為使他們因自己軟弱的經驗，總不敢依靠自己的力量。

聖方濟各又說：「吾主讓我們在一般小光景內，經覺自己虛無的實情，好教我們修謙遜，並為教我們看出來，若我們至今能夠退絕了大誘惑，這並不是因了我們自各的力量，却是因了慈愛天父的相幫。」

「平安忍耐吧！若天主讓你有時失足跌倒，這是為教你明白，若不是天主扶持着你，你早已翻入溝底去了。」

(6) 因已過缺心中苦痛，可作養謙遜的資料。

「有些靈魂，天主一下子就將他們的神病全然治好，致於絲毫不留踪影；聖婦瑪大利納是得過這種恩典的，她原先好像濁穢不堪的陰溝，頓時變爲冰清玉潔的水泉，它的精瑩清澈之境，自此以後從未再受混淆擾動。然而天主對自己多數別的忠僕，可不是如此辦法；却讓他們在回頭之後，還保存着不少惡偏向的痕跡，天主這樣處置，仍爲教他們得大益處。最顯明的例子是聖伯多祿；伯多祿受了吾主頭次召叫之後，多次發顯過不齊全的行跡，末了一次更加悽楚，意然陷入背棄耶穌的罪內。」

「撒羅滿在諺語篇上說：一個婢女驟然變爲家主，她要成了怎樣蠻橫的呢！一個延久服事過自己私慾偏情的靈魂，若突然變成自己的

全備主翁，便很有發驕傲的危險，自尊自大，自思不凡。所以，較爲妥當的行程，還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慢慢的操縱自治的全權，聖人聖女們也都得經過了數十年的戰爭，究竟才得了全盤的勝利。」

「心中平安吧！平心忍耐你那些小可憐吧！你既將自己全番獻與天主，天主必要指引你。若天主不肯即早從你那些小毛病裡，將你救拔出來，在他的意向內，定是爲你更大的益處。爲更穩健牢固的將你救出，並爲教你經過延久的時期實修謙德，盼望你神修的工程扎在這可愛的德行上，作其堅固的基石。」

「你記得我多次向你申論過的這層意思，就是在恒心專務事奉天主上，及恒心專務修謙遜上，該存有同等的意志。所說的恒心事奉天

主，就是說，幾時在事奉天主上有了缺欠，常該再重新立定志向，拿定堅決主意，往後要加倍謹慎，勉力不再有所違犯。所說的恒心專務修謙遜，就是說，每次在事奉天主上有了過錯，每次要趁機會承認自己的怯懦卑微。」

「爲那勉力純心愛慕天主的人，忍耐自己，比忍耐他人更顯緊要。爲能達到成全地步，要緊的是會安心承受自己的種種不齊全。我只說，安心承受自己的不齊全，這却不是說的，該當愛慕或嘉獎我們那些不齊全處。因着忍耐承受自己過缺的心情，謙遜之德要得到不少的滋養料。」

(7) 一些不比驕傲兇惡的罪過，能相幫人克除

驕傲。

我們可以注意這件事：就是聖方濟格，以及一般別位聖師，在我們現論的題目上，所陳的見解，并不是但指着小罪說的。聖依西多，聖多瑪斯都申論說：有時天主爲懲罰驕傲，且准許人陷於醜陋不堪的重罪中。依照這幾位聖人的意見。這一類的罪，倒比驕傲的罪兇險性較輕較小；所以天主的仁慈往往使用那類罪過，爲驚醒，爲振盪驕傲自恃的靈魂，爲從驕傲裡將他救拔出來，「爲教他大受壓伏，然後因着羞愧而站立起來。」他們又說：天主這個辦法，就如精明醫士，爲

治好險重的病症，使用的方法，恐爲病人最不堪忍，然因此方法至少爲病人危險較小，所以他只得讓病人暫吃此苦。一位近代著名新聞記者，論這個題目，寫過下面幾句微妙的話：若因人脚步走的太穩，很有危險登上驕傲的險崖，當此時間滑陷傾倒，爲人的可憐本性正是不幸中之幸。——金口聖若望作過類似的講說：有一些偉大高尚的靈魂，有時候天主讓衆人知道他們的罪過，使他們羞愧無地。天主這樣安排，原來是因爲貪虛榮的意向，已漸漸的浸入這些人的心地；只因他們德高望重，受民衆的恭維，從此爲他們的靈魂生出許多危險；於時天主就使用他們的罪過，催迫他們脫去貪圖榮譽的心，令他們看得出來。美名稱頌不過是山野鮮花，不久就會凋零。受了如此刺激之後，便

要回心轉意，自後便要將自己全番的獻與天主，絲毫不再扣留，獨獨以天主作己一切行動的終向。」

(8) 有罪存謙遜，比無罪養驕傲更好。

金口聖若望縷述一般回頭改過的顯著榜樣，說他們怎樣因着默想天主的恩典，并記念自己的小罪小過，逐漸演成悔罪的習性；然後又接着說：「爲我們，這類的藥方不很充足。爲逼勒我們脫棄驕傲，要緊有別一等力量才成。什麼力量呢？就是我們罪過的大額數，及我們良心敗壞的程度；說起來我們的心真敗壞，將我們千百次拉扯到可羞可慚的境地，不但不激動我們發謙遜，而且還不阻擋我們發驕傲。」

許多別位教父也發揮過這同樣的議論。聖奧斯定毫不含糊的說了這幾句話：「天主寧願看人行爲不合而存謙心，不願看人行善而居驕情。」聖奧布大（Optat）也說：「有罪存謙遜，倒比無罪懷驕傲更可取。」

聖額我略尼斯說：「滿車善功被驕傲拖着，是往地獄裡拉去；滿車罪惡被謙遜拖着，却是向天堂上走。」

聖大額我略說：「往往一個靈魂，雖然看着自己在天主前是滿載污點的，實際却穿着一件至深謙遜的美服。」

聖伯而納多讚歎了貞潔及謙遜之後，這樣結束說：「爲跟隨天主羔羊，罪人擇取的謙遜之道，較一個貞潔的人擇取的驕傲道，更爲妥

適：因為謙遜不停的在那一個內洗滌他的濁污，驕傲在這一個內却不停的玷污他的貞潔。」

聖人在別處講解第二十四聖詠第八節的時候，又說：「全備正直兼溫良的主子，給那些在途中顛覆的人，指示了該依順的道路。這些人可是離棄了真理的。然而，天主並不棄捨他們；反給他們指示了謙遜之道，這個道路可將他們再引回真理正軌之上。」

### (9) 驕傲的重大兇險；罪過的好效果。

讀者要原諒我們儘管的節錄諸聖人們的言論。須知我們這裡願意講明的題目，確實是很重要的，但自別一方面說去，講這題目需要格

外慎重，爲這個緣故，我們不得不依重諸聖諸賢的威勢。反正，在所引來的話語中，沒有絲毫誇張過實的。我們仔細默會了聖多瑪斯，神學大綱上的這個定論，就更不能發生疑惑了，聖人說：「驕傲的罪就它內在的性質，確是諸罪中最惡最劣的，較失信，失望，殺人，邪淫等罪更重。」聖人接着往下講論。這項罪所以更重的緣故，是因它使人靈背棄天主，較爲嚴格。在別種罪內，靈魂背棄天主，或是因爲出於無知，因爲軟弱，或是因爲貪愛造物中的美好。至於驕傲的罪引人背棄天主，祇因人不肯甘心服從天主，不肯服從天主的誠命。爲此，按鮑嘜斯（Boethius）的說法，別的毛病都帶有逃避天主的動向，惟有驕傲之罪所有的動向，好像是要對着天主倔項抵抗，爲此聖雅格

伯宗徒說：「天主拒絕驕傲人。」（四章六節）背棄天主及天主的誠命，在別等罪內，好像但是罪生的效果，至於驕傲的罪，却是出自它的本性的，它的性質就是輕視天主。無論任何性質，若是從事理的性體具有的，比由它種方面來的，其強度必然較大。罪惡的本性是背棄天主；這種性質却是驕傲的內在成分；所以若說驕傲比其它諸罪更重，確是有相當理由的。

「聖婦若望尙大拉說：『若我們不會修得多少德行，至少勉力着修謙遜吧！』說起來，真有甚慰人心的事呢。據實承認自己無德無功，眼見自己滿身毛病缺欠，明認自己在神修方面貧窮虛無，這樣悲景正能幫助我們，將諸德之母安扎於我們心靈之內。事既如此，何能不

同聖方濟格和磬感嘆的說？「真堪愛慕的毛病短處啊！它們可助我們認識自己的可憐，相幫我們習練謙德。」我們對着自己的每個缺欠，豈不能作此感嘆？「噢！造福的罪哪！」

有一位往見會的大德修女，曾寫的說：「河水氾濫，使你大受塗炭，雖然你不能不因此悲痛，然而若見河水，給你地裡沖來不少又堅又大的石塊，適於幫助你建築宮殿，你豈不要將苦轉樂，變憂為喜？須知謙遜是神修之殿的根基；而如先知所說，建築事業是惟獨天主能成就的。（第一二六聖詠）幾時天主才肯從事建築？幾時我們因着澈實認識自己的心，先掘成且深且闊的壕渠，天主才肯興工營造哩。」

前面所提的那位修女名高代老（Cottrell）。寫她行實的人都說

，這位修女對於自己神靈的可憐，卑賤，貧窮，懷着非常深切的思想，她的心靈內充滿了這層意思；爲此，人家從來沒有見過她，受過驕傲誘感的纖微形跡；這是因爲魔鬼看她靠的基石太堅，這基石就是明認自己，輕賤自己。

(10) 記憶自己的罪過，是醫治驕傲的妙藥。

再說一次，爲得了前面所提的那種良有神益的認識，爲能深深的掘挖前面所提的那等壕渠，有什麼比我們的罪過更能奏效的呢？我們的幻像到今對我們自己的力氣，所建起的海市蜃樓，要經我們的罪過一塊塊的卸下，終於完全拆毀，如此令我們看清，在我們虛無的深淵

內，原是天主的仁慈。只只是天主的仁慈，扶持着我們。這等發顯何其寶貴！這是天主所期望的結果；天主爲保存自己忠僕的謙遜，真是無微不至，天主拒絕驕傲人，所以反過來喜歡賞聖寵與謙遜者（雅各伯書四章六節）。按聖奧斯定的講說，天主的聖寵喜歡往最底下的山溝裏流；那麼說來，我們越下的底，我們要受的潤澤也越甚；如此下去，聖寵愈集愈多；我們甘心承認自己的虛無，在此心地上要奠下真正聖德的基石；打下這等根基，爲隄防驕傲的攻擊，自然保險無虞。

自此，貪虛榮的心情，有意再往這座新建築內鑽進的時候，祇用這句簡單的話，就能將它驅出：「記着我是犯過罪的人吧！這是我自家的惟一工程，其它一切全是天主的。」雷依（Rey）是承繼聖方濟

格撒助爵主教位中之一，是盛名鼎鼎的，曾爲人找出來保持謙心的好方法：「我可寫一本私用的書，在內記錄我已往的罪過。我可給這本書命名曰，醫傲靈藥。我要不時的念誦其中的幾頁；這些話句要滿滿的發洩出我虛無的氣味來，用此可將我內裡寄生的驕傲蠱虫毒殺。」於是任天主如何舉揚我，縱然將我如聖保祿一般舉到三層天上，我也能同聖保祿一樣，迴念我往日的罪過，從中找出同天主特恩相對的重量，常壓着我，使我常存於輕賤自己的深底。如此我常能「居安思危」，這正是聖神的指教：「安樂之日，不可遺忘禍惡之時。」（訓道篇十一章二七節）

讀者在聖婦日而多行實內，明見天主讓這位聖婦神靈內，存着許

多的可憐殘缺，爲作她謙德的保障。聖婦因此不勝的憂苦；因此也懇切的託過一位熱心女士爲自己多行祈禱；女士果也按着聖婦的囑託替她祈求。過了些時，吾主發顯與這位女士說：「使我可愛的婢女傷嘆的那種種過缺，爲她却有很大的神益。我每日在她靈魂內輸入豐饒的聖寵；我不得不深加隄防，恐她軟弱的人性受了驕傲的毒害，所以我將她所受的那無數恩寵，專意掩藏在那些輕微過缺之下。糞土可作膏田的肥料；一個靈魂承認自己的可憐軟弱，這等心情要在他內激起知恩報愛的心來。每次靈魂因着自己的過失謙卑自下，我每次必給他賞賜聖寵，藉以消除他的過失。我將他的毛病要逐漸的變爲德行。究竟要有一天，這個靈魂突然要看見自己登上全備光明，毫無暗影的境

界，他一時莫明其妙，驚訝不止。」

(11) 記念已罪的別一效果，是對主懷知恩的心。

在天主台前有知恩報愛的心，這是記念已罪應該生出的別一效果，也是實地要生出的效果。謙遜不是別的就是真理，一面它令我們看見「我們自己原來所從出的虛無」，別一面也令我們看見自己所有的一切好處，「都是從天主來的，他是一切好處的第一根原。」所以，謙遜之德越發光照靈魂，「越發教人看清自己的卑微，因着反映作用，將天主恩典的宏大，也越發照的顯明。因其如此，謙遜最易引人對天主懷起知恩之心；原來天主是「諸般完好恩賜的總源。」（雅各伯

## 書一章十七節)

從我們罪過中能攝取的這種好效果，使人能得的益處可不是淺鮮的。說起來，辜恩負義是驕傲的子女，是「很普遍的罪惡，在一總的罪內都含有它的部分，因他的嵌入，諸罪的兇惡更顯重大。」它很像一陣乾燥的風，能將聖寵的泉源吹得涸竭。然而，為免不陷於辜恩之罪，最奏效的方法，是思念自己在至仁慈的天主前，在不斷恩待自己的天主前，怎樣不知恩，怎樣沒良心，怎樣不忠信。

「據實說，沒有比我們所受天主恩賜的大數，更應促我們在天主仁慈前發謙遜的，也沒有比我們所犯罪惡的大數，更應促我們在天主公義前發謙遜的。可想天主為我們做了什麼，反過來再想我們對天主

做了什麼，一面可一條一例的看看自己的罪過，別一面也可一條一例的看看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典。也別害怕，因想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寵，引起來自傲的心；只要我們深信這項真理，即我們所有的一切好處，全數來自天主，便沒有絲毫危險。騾驢之類，載着王公的珍寶香料，豈能因此改變他們本來的蠢笨獸性？我們有什麼好處不是純粹受來的呢？既然是受來的，又何必發驕傲呢？以直率的心思念所受的恩寵，更能提醒我們發謙遜，因為認識恩典，該感動人發知恩報愛的心。如果因念天主所賜我們的恩寵，虛傲之情反起來吹動我們的心，為能將之撲滅，則當思念自己的毛病過缺，及自己靈魂的可憐，並思念自己已在天主前一生辜恩負義的行跡。迴想起來，天主不與我們相偕的時

候，我們做些什麼，便能明瞭，天主與我們相偕的時候，我們所能做的好事，便不能是按我們自家的身世所做，絕對不能是我們自己的土產。當然我們能坦然享用天主的恩賜，也可因天主的恩寵心中歡欣；但不可忘了，該因此光榮的只是天主，因為獨有天主是萬恩萬惠的主宰。」

「你的記憶內該滿了你諸罪諸過的迴想，為能激動你修謙德作補贖，又該滿了天主諸恩諸惠的迴想，為能激動你在天主前知恩，感謝天主。」

「可向你的心靈說：是了，我的心哪，你在這個大恩主前，可再別如此的不忠誠，如此的辜恩負義，如此的失信義了！天主在我內裡

作了偌大的奇異，施給了若多的聖寵，我怎能不教我的靈魂，自此以後全全屬與天主呢！」

(12) 念想已罪得的再一益處，是寬容他人的軟弱。

聖方濟格願我們因已罪過，在本身的軟弱上得了充足光明之後，從謙遜的心地能漸次轉入別一種心地，就是對待他人的軟弱易於了解，易於原諒寬容。」

聖人說：「謙遜的德行使我們因見他人軟弱不齊全，就不因自己的過缺驚異煩亂；實際說來，憑什麼理由要想自己比別人更齊全呢？」

謙遜至少能令人因見自己的過缺，就不因他人的過缺驚異煩惱；人明見自己殘缺不全，怎能因別人殘缺不全而心生詫怪呢？」

天主微妙莫測的計劃，願從我們的罪裡，為我們的靈魂抽取神益；可惜人們不很器重這等神益的價值。金口聖若望用他慣常有筋有骨的言詞，在這個題目上申論如下。為何未將司鐸品職付於天神？是怕天神們因自己清潔的性質，不免要對罪人太形嚴厲，惟恐呼天降下霹靂，擊毀罪人；人則不至如此，因人在自己身上多有經驗，深知人性的軟弱，所以若見他人軟弱缺失，自然也會同病相憐。聖人接着往前講論。為這個緣故，有時天主且准聖教會內掌握高權的人陷於罪惡，這是自古迄今世世代代常常有的。在天主的意向中，是盼望他們因見

自己的罪過，懂得待遇諸位弟兄以寬仁爲懷。聖人爲証自己的定論，引來兩個顯著榜樣，一個是新經內的，一個是古經內的。聖人描寫熱忱毅勇的聖伯多祿，怎樣在先不能懂得，一個徒弟會疑惑自己的主了，能因羞愧害怕的緣故不敢承認他。所以不猶不預，三番誓許與主，絕對不能失信；怎樣以後却落的那般慘境，竟將主子背棄，他胆怯如鼠，且不是因爲苦刑加身，或性命之險在卽。不過是因了一個婢女的追問糾纏。在古經上聖人取的是厄里亞先知的事蹟。這位先知的劇烈火氣能令戰士振倒，能令全民族遭荒受飢，以後却因了一個婦女野撒貝的忿怒，竟然驚惶無措，恐懼逃亡。於是聖人做結論說：「天主准許聖伯多祿，聖教的柱石，信德的符護，普世的師導，失足顛覆，

這是爲教訓他當以仁慈大量的心待遇別人。天主准許厄里亞發顯怯懦，是爲教他穿上完全仁愛的氅衣，效法他的主子待人從寬從仁。」

聖伯爾納多將心理界的一個諺語，貼合於靈魂界上說：「身體強健的不懂患病人的苦痛，飽食暖衣的不明凍餒的難忍。病人所患的病，越與他人的病勢相似，受飢的人所遭的窘困，越與他人的苦境相似，越會誠摯的憐憫他人。……爲能因着他人的憂苦而生憂苦，應當自己先受過了同樣的憂苦。我們若認清了自己，才會以自己靈魂的情勢，比量他人的靈魂，如此才能懂得怎樣相幫他人靈魂的可憐。」

我們可徹實思量這等等講論。便見事實洽切如是。幾時我們雄壯的立着，若在別人身上見了過缺，容易心生怪異，煩惡恨怨，絕不會

明瞭他人的軟弱，更不會原諒。多少次我們因他人的過犯嗷嗷不悅，就外表看去，好像是出自結記天主光榮的心火，其實呢，暗中的原因也不過是驕傲罷了。若不幸我們自己如同他人，也陷入那同樣的過犯，見自己軟弱跌倒，五體投地，那昔日待人的嚴厲性地，不久就要軟化的，才懂得憐憫他人原諒他人了，此時才會相信聖奧斯定的這句話：「凡別一個人能犯的罪，我自己都能犯」；才會實地把師主篇的這句話貼合與自己：「我們都是軟弱的；且要看你自己是衆人中最軟弱的。」

## 第二章 喜歡自己的卑賤

(1) 認識兼喜歡自己的軟弱是大福寵。

聖方濟格撒肋爵說：「到了極點的謙遜，不但甘心承認忍受自己的軟弱，而且喜歡愛慕自己的軟弱，這却不是因為沒有往前進步的勇氣，祇為因此能多多顯揚天主的威嚴。並為因着自己的卑弱可憐，對待他人起更大的敬尊心。」

聖女瑪大肋納巴齊也說：「謙遜不是別的，只是繼續不斷的承認自己的虛無，繼續不斷的喜愛一切使我們輕賤自己的事項。」我們的毛病過失，能夠舉我們升到這等的「謙遜頂點」，不但能夠，而且決定；我們的毛病過失在我們本身的卑賤上，所映射的光芒，不但該幫

助我們認明自己的真相，而且該幫助我們喜歡愛慕我們這種卑微殘弱之境。我們可愛的聖師說：「我們每人都該思想，別人犯的過失。我們自己都能犯，所以若實際的有了那些過失，也就不該拿着當爲奇事。有時我們能經過延久的時期，一身圓滿無缺，無所指摘，忽然繼來別一時期，大過小錯磨肩接踵的擠來，真是一步一跌。當這一陣陰霾時期過去以後，我們的毛病既將我們的卑弱示出，我們便可利用遺下的這個好效果。」

「假設齊全或不齊全是同樣中樂與主的，我們便當擇選不齊全，爲能用此滋養至聖的謙遜之德。」

前面提過的一位著名信友，說過以下這些話：「能認識並喜歡自

己的卑賤軟弱，這是天主仁慈賞人的至大恩寵：因為，這是天主幫助我們，從我們喪亡之中找出來自救的工具，正如天主能用我們的罪惡，改變為給自己得光榮的工具一樣。一個靈魂受着這種光照，甘心喜歡坐在自己的可憐為他造作的糞坑內，在那裡沒有別的圍繞他裝飾他的東西，只有他的罪過所招下的羞辱，真如當初聖若伯一樣，只有憂苦作他的圍繞及裝飾。他見自己受着軟弱，毛病，卑賤的壓制，仍然勉力着因此自喜自幸，因為他看出來，自己那般的悽慘境況，正能顯耀光榮天主的慈善。犯了罪的靈魂雖然因着罪過真的可憐，然而罪過教這個靈魂覺着自己應受輕賤，這種心情為他却至極的珍寶，能够成爲使他富饒的根原。然而大多數的人，不曉得這種事實，並不認得

這等幸福。他們的靈魂貧窮固然貧窮，不知他們的貧窮內却藏着一顆珍寶；但是所可惜的，是他們所存蓄的珍寶，他們不會實地享用，所有的緣故就因他們不認識。」

曾有一位有名的往見會修女，用以下的話嘉獎這宗珍寶說：「我們爲紡織我們常生功績的布疋，我們的過缺倒能有大部分的補助。想念自己的罪過，因而甘心認可自己應受輕賤，這種心情便是組織那疋布的緯線。紡織之時安置上經線，一有緯線沒有穿過的地方，立刻就有空隙顯出。罪過應招的羞辱，不但不甘心承受愛慕，反倒心中慌亂激憤，這分明是魔鬼煽動起來的情緒。說來，我們的過缺爲我們真正有益；往往因我們缺少毅力，未能做到了的事，我們的過缺發出的效

驗竟能做成，也實在的能相幫我們往前進步。：原來我們的生活，也不過是連續不斷的顛覆，但是在顛覆之後，常該當立時站起來，以果決的口氣定志向說：往後再不可如此。這樣行事，能使明悟得新光明，能堅壯意志，能增加奮勇的心。如果我們常照此式補償罪過，罪過也就不能為我們遺害多少。因着軟弱無勇失掉的，因着謙遜可以重新再填補起來。」

(2) 愛慕自己的卑賤，便是愛慕真實。

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真理，就是我們是真正可憐的，除了天主的恩賜之外，我們所有的只是虛無，只是罪惡。認得了自己的這個本來面

目，所該覺的心情，是自喜自幸。若是我們可憐軟弱且被別人發覺，祇要爲別人沒有壞表樣的害處，也是應當喜歡的，就如博學人找出了什麼新發明，不但自己無任心喜，更喜歡通傳與他人，爲人講論証驗，滿望得到他人的贊稱。若不存着這樣的情思，這便是缺少愛慕真理的心，在謙遜上有虧缺，應當受達味聖王的責斥：「你何必要愛虛偽，又何必要找虛謊呢？」曾有一位有聖德的人，對照自己的短處缺欠說：「這些污點爲我倒很合格。瞎！患癩病的人所當披帶的，只有爛縷衣服相宜。」有一位往見會修女，是真正有聖方濟格撒肋爵心神的，全然按着聖人的教誨行事，她曾說過：「假便我們的過失毫不得罪天主，我就願意不停不息的陷於過失，爲能接連不斷的感覺羞愧，大

受壓伏。」

(3) 喜歡受抑壓，爲與吾主逐漸相仿。

聖方濟格往前作討論。聖教會推崇真正的謙遜，要人「喜歡自己爲虛無，也喜歡被人看自己爲虛無」。這不是單單的「爲了尊重真理的緣故」，也是「因爲敬尊降生聖子受苦受辱的緣故。」另外的是爲這個緣故。天主的羔羊以罪過的形相，將自己清潔無罪的本性裝束起來，除了罪惡之外，甘願承受我們人類墮落境地的一切。聖經給我們描述了，怎樣吾主情甘願意下降到深而又深的卑微級第，怎樣甘願飽受了諸般凌辱。聖經的記載已够明切詳盡的了，但是世世代代的熱心

人返復的默想，到究竟總不能明瞭吾主聖心渴望受凌辱之情，是何其浩大。原就是這種渴望催促着他，歡欣踴躍的承受那極端的侮辱，竟然像去赴筵席般的。拿着那些侮辱看着爲自己作罪人代表的分位，是相配不過的。事既如此，一個懷有吾主真正心神的信友，就不能不盼望坐在自己可愛者的近傍，好能與他一同參加這等凌辱的筵席。這位善靈眼見無罪無辜的救主，情甘飲那滿盛凌辱的苦爵，自己本爲罪人，豈有讓他獨自盡飲，自己反去逃避一邊的道理嗎？他是決意要承領自己的部分的，他見自己的天主，自己的救主，親自嘗凌辱的苦爵，自己也須在上着唇，拿着這件當爲至幸至福，既有了這般見地，就是苦味最烈的膽汁，爲他也能變成了甘甜的飲料。

#### (4) 愛慕壓伏羞辱是修得謙遜的寶方。

再說，按聖伯爾納多的意見，受壓伏受羞辱，是願實修謙德的人必當經過的路途；爲此徹底明白了謙德緊要的靈魂，自然該愛慕並且該尋求受羞辱受壓迫的機會，全如一個行路人一樣，盼望達到自己的目的地，必得順着往那地點的必經之道上走。而且，如同我們在下章內要申論的，我們的卑弱還別有一種可愛的區處，就是能够感動天主的心，從他的仁慈中給我們降賜很豐富的恩寵。

我們的罪過就它們的各個方面，都可幫助我們涵養愛慕自己卑賤的心情。因我們的罪犯，天主理當以內外的羞辱輕賤懲罰我們；但若

天主不忍的如此待承我們，我們却要以公正的理智，承認自己應受那番歷狀，以罪惡本身令人慚愧的力量，自己卑賤自己。這樣做了，就如我們實際受了那些羞辱一般，也很足以補償了我們應受的罰。若吾主耶穌只因有作罪人之質的名義，就甘心承領羞辱，熱切尋求羞辱，那麼我們既為真實的罪人，豈不應拿羞辱當我們正洽相稱的股分嗎？

我們的每個失信失義的行爲，皆該作爲幫助我們下樓梯的託柱，幫助我們在認識自己上漸次的下降，將自尊自重的偏情一級一級的剷除，直至到了能甘處與己相配的「末位」才是（路加十四章十節）。可怕的，是我們的傲性將我們自己安置的地位，比吾主所佔的地位高的太多；吾主所擇選的是一作衆人中最下的，被人類看作羞辱，受人

民輕賤」。〔依撒依五二聖詠廿一〕

(5) 會利用羞辱壓伏的，能超過不多犯過的人。

我們可愛的聖人，常以謙遜作權衡人聖德程度的計表；爲此按聖人的心意，一個會利用羞辱壓伏的靈魂，往往能超過別一個，沒有多少毛病過失的靈魂。從這上頭可以看得出來，如果我們的毛病過失能領我們，到了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，我們從這方面能得的益處真是特大。聖人說：「一個修女雖就外面看去，盡是毛病缺欠，接連不斷的顛仆，但是她的德行有時正能比別一個，沒有毛病缺欠的修女更大，也能比她更中樂天主。其中的理由，或是因爲她有較大的毅

勇，因她對自己的毛病短處交着不能停息的爭戰，雖然她的顛跌頻頻，但她總不讓自己的心慌亂不安；或是因為她藉着自己的毛病缺欠，修得了較深的謙遜，已達到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。至論別的那一位呢，她雖有不少的德行，或是生來帶着的，或是勉力修得的，只因她不必多事戰爭，所以也沒有多少練習德行的機會，因此她的毅勇之心也較小，而且她的謙遜之德也不很深沉。聖伯多祿是有過不少缺欠的，而且在受了聖神特寵以後，仍有缺點；然而這却沒阻擋吾主將他選為宗徒之首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該當注意：聖伯多祿雖然有不少的過失，可是別一方面他毅勇誠摯，總不驚怪自己的過失，所以吾主不猶豫的選他作為自己的代表，賞賜與他的恩寵比別位宗徒們更大更多。

。正因聖伯多祿具有這種優長，所以吾主特外的器重他，待遇他且比待聖若望，暨其他諸位宗徒，都駕在以上。」

聖婦若望尙大拉愛提念聖方濟各的訓言，她曾與某修文寫信說：「我可愛的孩子，使你灰心掃興的那些意念，你可視為純粹的誘惑。你可給我說說，這類的心情究竟能教你得了什麼益處？且說，這些心情可有什麼真正根由？你想！不住的存心思念天主，一並始終沒有過缺，這豈是我們的能力可作到的嗎？自然，變成了天神，那就能作到了；但是，我勸你，勉力就合我們這可憐生活的境地吧！一點不必愁悶，不必心慌意亂！若是有了什麼過缺，祇好趁機發謙遜，無庸灰心喪志。你能這樣自卑自下，並能勉力愛慕自己的卑賤，比你在事奉天

主上，那通餘瑣碎的忠信，更可中樂天生。」

(6) 在猶疑自己已有無過失之中，採取能謙抑自己的方面，更有益處。

我們的聖師祇怕人們悞過了輕賤自己的機會，所以據他的意見，連在疑惑的境地內，就是不知自己決定犯了過沒有，還要趁上機會發謙遜，在心靈內壓伏自己。聖人勸勉我們，在這類的光景內，要偏重較有勁勞的部分，即偏重那較為適於壓伏驕傲，為謙德較為有利有益的部分。

聖人寫的說：「我可介紹一個普通可用的辦法，就是在某某光景

裏面，我們疑惑自己將本分盡完善了沒有，疑惑自己是否得罪了天主，此時祇可謙卑自抑，求天主寬赦，求天主多賜神光，爲能往後多加勉力；然後便把那疑問置諸腦後，無庸迴念，儘管往前勉力照常盡職便是。追本探原，在自己的行事上常作瑣細的究察，常要確知自己在天主前作的事工，是否完美無疵，這種心理顯然是從自私自愛的偏情來的，原是這種偏情推動人。盼望能覺得出自己，在天主前常是毅勇忠臣。不知，純心愛主之情推動人起的情意，是與此絕然反對的，這類的推動向人默示的意念，是教人向自己說：你這個可憐怯懦的人，要發謙遜，深深的壓伏你自己！誠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吧！常該求天主寬赦你！幾時起意爲自己的忠義辯護，祇可漠不介意的過去，只管勉

力前進就是了。」

這正是師主篇上的意見：「主子，你那豐富餘裕的仁慈，教我得到我罪犯的消赦。想念這一件，比較勉力代我的良心辯護，為我自己的忠義辯護，更有益處；況說我良心的實底，我總不能認清。」

(7) 外面的羞辱為幫助自己從心裏輕賤自己，

有大益處。

我們的過缺能發的頭一效率，是在我們靈魂內，在我們靈魂的隱密處，給我們揭示出自己的卑弱可憐來，就此也相幫我們愛慕自己的卑弱可憐，相幫我們深發謙遜。不但如此，往往我們的軟弱可憐被他

人發覺，別人親見了我們毛病弱點的發現，此時自外部來的羞辱，很可以加增我們內中已懷起了的羞辱。這兩樣羞辱，我們都要甘心迎受，也要喜歡的承領；這樣子做，我們可以加倍的得獲神益。我們前面數次提過的一位志趣高尚，熱心出衆的人，實實是按這個樣子行事。有一次他給自己的朋友寫信說：「你知道我新近發暴躁的那場事，是你親眼見了的。我在這場不幸之後，所有的惟一安慰，是想我的過失是曾在我的朋友們面前發現的，他們自此也就識得我的爲人真相了。我很後悔，我做了招天主不樂意的事，我沒有忠信運用了他的聖寵。然我所喜歡的，是我藉此爲我自己招來一番羞辱，這自然是我甘心滿心承受的。原來一個人，若果虔誠願意補償自己給天主加的羞辱，若

見自己在他人的思想內受輕賤，這爲他正是一大歡樂，是極甘飴愉快的。真誠相信自己是虛無，是殘缺，是軟弱，這是從我們過缺內該抽取的利益。我的可憐暴露出來，這爲我是何其有益的！因爲是藉着這個我才認得了這一些真理。我是虛無，我是病弱，我是敗壞；這些情形的實際程度，比我能懂得的更加深沉。這是真情實理。爲着愛慕真理的緣故，我將我自己實在的置於虛無地步；我甘心承領一切羞辱，我愛慕，我崇拜天主的上智，因爲他安排了那場事，教我的實底真相發露與他人。我承認我是可憐的；我很喜歡衆人都知道了我的本來價值；我也喜歡別人按照他們對我所懷的觀念，判斷看待我。」

(8) 在修練謙德上，該保重真理和愛德。

這是聖方濟格的教訓，是最正確合當的。這位最溫良可愛的聖人，以他善於分析事理的判斷力，教訓人在修謙德上要緊尊重真理的權利，所以不可假捏過缺，為招他人的輕賤（除非是受了特等的啟示，如同有幾位聖人受過的）；又該尊重愛德的權利，所以若我們的過錯給別人立了壞表樣，要緊補償，若是得罪了他人，也要緊求和。「若我不自約束，致於生氣忿怒，或是說了不該說的話，因此得罪了天主和他人，我必要因此深深的後悔，極情的憂傷，並且要盡我的所能勉力補償；然而，從此致來的輕賤與羞辱，我可不能讓它過去，反要歡

欣承受。假如這兩件是可以彼此分割的。我必急急的將罪過拋去。却將羞辱和輕賤承受下。」

「我辦了件糊塗事，這可指示出來我是應當受輕賤的，這是很可慶幸的。我曾失足跌倒，以頭搶地，發了過激的忿怒；我很難過我曾因此得罪了天主，但是我又感覺一番喜樂，因為這次的惡遇所有的結果，是證明出來我是卑賤可憐，是應受輕賤的。」

「然而，我的女兒，請你注意我將說的是什麼！雖說我們該當愛惜自罪惡方面來的羞辱，然而可別忽略了補償罪惡的義務。自然，我要盡已所能，不讓我面容上生長出爛瘡來，但若偶然的生出來，我却要愛惜因此給我所招致的羞辱。對罪惡亦當如此。我在這件上有了過

失，在那件上有了缺欠，當然我要因此後悔難過。但是這些過失缺欠給我造出來的羞羞，我可要滿心的承領歡迎。假使這二者可以互相分離，我便將羞辱保重收存，將罪惡却遠遠的扔去。」

假若我們勉力賠補自己的過失，賠補給別人加的麻煩，或給別人立的壞表樣，因此恢復別人對我們的重視心，別人對我們所懷的意見，又與我們未曾顛仆以前，達到同等高度，「此時雖將外部的羞辱輕賤脫去，但要將心中自覺的羞辱仍舊存下，深藏在內留爲自己使用。」

(9) 連作上司的也要利用謙抑自己的機會。

按聖人的心意，祇要不傷愛德，又爲他人沒有立壞表樣的害處，一切可以壓制自己的機會，都不要耽誤過去。一論及我們的過缺，據我的意見，無庸設法子遮掩粉飾；因爲只怕毛病顯露出來，並不能教毛病轉好。也別妄想，因着你遮掩瞞藏的辛苦，你的姊妹們就不會知道了。到了你有什麼毛病。你的毛病若果洩露出來，比在內裡掩藏着，害處及危險還較爲小些：因爲毛病顯露出來，就能給你造出發謙遜和壓伏自己的機會。有些修女壓制不住自己的毛病，緊小心慢小心，不自由的就在人前發露出來，她們從此不得不常感覺自羞自愧的心，不得不承領外部招來的壓伏。所以若我們不由己的在別位姊妹前，有了不齊全的行爲，不可以因此驚異灰心，反該心中暢快；因爲別人藉此便能

按我們的實情所是，將我們認得出來。」

作上司的，本該比別人更要緊在屬下前，保全自己的名譽。雖然如此，聖方濟格的意思，還要他們在明智許可的範圍內，設法利用自任何方面來的羞辱：

「你問我說，當長上的若見姊妹們看出了自己的過缺，她不應當顯示不誠服的態度嗎？就是說，若有姊妹前來爽直的指告長上，說她的某某判斷，或某某意見帶有不齊全的成分，言外指的她對屬下的申斥責罰，有些出自她個性的激憤，你問我當這種光景，長上該如何答復。」

「是的，我給你說，她當此光景該作什麼，她該深深的發謙遜，

勉力喜歡自己的可憐。然若前來的姊妹，在說話間顯出來心中激憤的氣象，長上却不可假裝不理會這般形色，因而真好簡單的將話題轉過，講說別的；不過心地之內，要暗暗的謙抑自己。因為該當小心，別因自私自愛之情，悞過了認明自己真有的缺點的機會，和自卑自賤的機會。這樣做，雖然外部沒有做了自謙的行爲，但在心裡可是做了的；那位可憐的姊妹，她的心已經足夠苦的了，如此作法，便可避免了再加強她所受的刺激。反是，若來訴冤的姊妹，心中沒有存着激動的行跡，據我的思想，此時長上更好簡直的承認自己的錯誤，當然假定長上是真正錯了的。因為若果自己的判斷委實錯了，那麼謙謙遜遜的據真承認，定然好吧。至於因為別人判斷自己有所錯失，與自己加給

的羞辱，却要保重存納，不時的玩味。」

「你看，愛慕自己卑弱的這條小德行，寸步也不可離開了我們的心靈，我們每時每刻是需要它的，也無論我們在成全上有了何等的造就。因為，即便我們在修會內過度了延久年月，或且在修成全上有過了長足的進步，我們的偏情毛病仍舊還是時時的發作。」

「修女們若見長上有不齊全的行跡，不必因此驚異，既然連聖伯多祿，雖然是聖教會的第一司牧，衆信友的元首。也不免有過有缺；他且因自己的錯失，如聖保祿在加拉達書上所提的，曾需要受一番指正。反過來說，作長上的因見屬下看出來自己的錯失，也不可顯示驚異，祇可以藉此實修謙遜，溫良的承受指正，效法當初聖伯多祿的表

樣，聖人雖是聖保祿的長上，却謙心溫良的接受了聖保祿的指正。對那場事且能發問：這二聖的行爲，是那一位的更堪驚奇？是聖保祿不怕指正聖伯多祿，所顯的勇敢？或是聖伯多祿服從聖保祿的指正，所顯的謙遜？另外該注意的，是聖伯多祿所規定的事項，是他深想是應當那樣辦的，而且他那樣辦又有完美的意向。」

(10) 效法宗徒們受了輕賤喜歡。

有一天，聖女瑪大肋納巴齊理會一個初學修女，對待她懷有很深的欽佩，聖女立時向她悲哀的樣子敘說自己的毛病，及自己所受的誘惑，竟將自己描畫的真像一個窮凶極惡的婦女。然後又加上說：「我

的女兒，我向你談說這些情形，是爲教你看出來，你跌到了什麼樣的  
一個神師手裡。若天主未將我閉入修院之內，我生命的結局不是永遠  
監禁，便是被劊子手用斧砍死。所以，請你爲我所禱，庶幾我可單單  
憑着天主的仁慈，日後得救我的靈魂。」

有一位往見會修女，是真正堪作聖方濟各神女的，是本會某修院  
內當過院長的；她曾向一個姊妹推心置腹的說：「我有一件可喜欣的  
事，就是居在長上的分位，在我心內維持着愛己卑弱的情思：因爲我  
既是被置於燈台之上，我的毛病過缺，便比居在通常修女的隱室內，  
暴露的更明顯。」

那麼，那些有幸福居下位的，若有時遇着外來的輕賤羞辱，聖人

更勸他們歡心承領，慨然忍受。所以聖人很譏諷一般過餘嬌嫩的人說：「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，我實因此難過；這是孔雀同猴類的辦法。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，我實因此喜歡；這是宗徒們的辦法。」

「你知道，多啫我們受了責斥，或受了壓制，該怎麼樣辦呢？該將這番壓制，像一美麗鮮菓似的，藏在胸心，並按我們的可能，盡情盡愛的口親它，撫媚它。」

(11) 罪人看自己的靈魂越卑賤，越中樂天主。

想我們按聖方濟各的教誨，論謙德從我們罪過裡得取神益一端，已經講的够多了。由此也可以看出來，我們的罪過能幫助我們，認識

兼愛慕自己的卑弱，如此在我們心靈內掘成深溝，這可將我們舉到諸德中最重要之德，就是謙遜，且能將我們舉到謙德的最高階級；這樣說來，因着自己的虛無卑弱自羞自愧的靈魂，他的罪過倒成了使他得新豐彩的原因。按照若伯的詞意，並按聖伯爾納多的講解：「迴念己罪的靈魂，在自己眼中越覺自己卑賤，在天主眼前越少卑賤。」

所以我們要設法利用自己的過缺！就如費內龍（Fenelon）所說的，我們的罪過幫助我們在自己眼前自減聲價，比我們的善功更能安慰己心。為我們更加有益。「罪過終究是罪過；但是罪過也可引領我們，懷起來自慚自愧的心情，引領我們回心向主，這為我們是有好多益處的。」

有幾樣質料看着好像是污穢衣服的，其實正有除去污點的效用。義人雖然深深的懺悔自己的罪過，然又使用自己的罪過，為在自己靈魂內，將諸罪中最大的罪根洗潔，就是說的洗去驕傲。

聖伯爾納多也發揮這同樣的意見說：「義人在天主手底跌倒，却能因着一種奇異的轉變，使所犯了的罪過，竟成了幫助他成聖靈魂的工具。……跌倒了的人，若果他的謙遜扶持着天主的手，天主的手豈能不扶持他嗎？」

所以，我們一犯了罪，就要按着這個樣子利用罪，同時也要發痛悔做補贖，勉力將罪的痕跡消盡剷除。以後，幾時又迴憶起來，心中又覺憂傷，幾時可以再趁機會從中取益，有幾類花草，味氣本然臭惡

，但是經過了一番暴曬之後，反要變成芬芳的香料。要設法使我們這可憐生命內的罪過，也有如此的變化才是。一位往見會有聖德的修女死了以從，人家在她屋內找見一個小紙袋，這是她生前鍾愛保存着的，上面寫着這句話：「這是用爲拿我卑弱的芳味，使我心靈馨香的。」

凡對她所說所寫足以壓伏他的話語，她都筆記起來，藏在那小紙袋內；有別人指告與她的種種毛病，甚且還有在告解內神工神父向她提的，爲她最招羞辱的事，也有她曾經受過長上責叱的等等過失，一一都記錄在內。

我們呢？大抵不必費多少事，就能集成如此的紙袋。祇可反回去想想自己前此的歷史，那千次萬次不可數記的過犯，足可以添滿逼樣

一個紙袋。我們把這些惡草要不時的擺在自己眼前，按照所講的法式從中吸取神益。可以反復體會可敬高隆卡神父的這幾句話：「真堪寶重的可憐軟弱呀。它們能教我在天主前起羞愧的心情。教我在人前起自卑自下的思想。我的可憐軟弱，若你們爲我是必要的，我不肯拿你們去調換他人的功勞及德行。我寧願擇選的，是存站在能保持謙德的境地上。一切能阻擋我享受這番利益的特恩，我甘願棄捨；爲能保存這一項起見，我寧肯失落一切別的。」

### 第三章 依靠天主的仁慈

(1) 天主的仁慈可以解釋罪惡的問題。

我們的卑弱可憐堪受我們的喜愛。一則因能幫助我們尊重真理，二則因能相幫我們，更容易效法降生天主自卑自賤的表樣。現時我們要觀察我們的卑弱，與天主無限仁慈所有的來往；默會了這一層，則我們的卑賤可憐要更顯着可愛了。

在先，於第一分的第三章內，已經徹實的申論過。聖方濟格三番五次所叮嚀過了題意，就是，我們的罪過總不應當引我們敗興失望，在我們憂傷惱恨己罪的心情內，常該攙和着結實依靠天主仁慈的心。我們以後要詳論，我們的罪過缺欠不但不成消滅依靠心的動機，反是助長依靠心的有力因素。

另外是在這個題目上，聖方濟格的言談常是滔滔不窮的，措詞又

很清晰；我們祇可簡單的節錄來。無須附加鋪講，意義發揮的滿够明顯。但是，我們先從別的泉源採摘理論，為教人看出來，這端安慰人心的道理，確實靠着神學士們講的理論，也能教人看出來這端道理整個的統系。

我們可以先聽現代著名作家，蓋依（GAY）主教的講論。下面節錄他一篇最美麗的文詞，在中他將用已過術的根本原理指明，講的極其詳盡，與聖多瑪斯的論調完全相應：

主教根據聖若望的話作論：「天主是愛情（若望一書四章八節）  
。天主是愛情，天主愛慕我們；天主愛慕我們，因為他是愛情。如同天主存在。天主也愛慕，現在因為我們存在，天主也愛慕我們，這兩

項爲天主全然爲一，全然同一，天主存在與天主愛慕，爲天主是同樣出自本性的，皆有同等的必然性。事既如此，仰望天主，爲我們衆人豈不成一種嚴分？仰望的任何限度豈能過了度量？雖然如此，若我們還存着不依靠天主的心，豈可推脫無罪？」

「然而恐你要說：可是，人們犯過罪也還犯罪，這可怎樣？可惜！這是真不可諱的事實：到處罪是有的。那裡有罪，那裡就艱阻支出，亂序發生，障礙隆起。但是，這不過是在我們方面艱阻支出，是在我們內裡亂序發生，是在我們面前障礙隆起。在天主一面豈能支出艱阻，人焉能擾亂天主的道路，焉能在天主面前堅起障礙？天主在自己的工程上停步，這是因爲他願意，也祇因爲他願意；那裡天主有意過

去，那裏就要過去的。罪惡對待天主所有的影響，祇是得罪天主，却不能教天主有所變更。罪過能够變更天主向外的行爲，絕不能使天主的本體內發生變化。而且我們的罪過連天主對我們原來所懷的情意，也絲毫不能變化；這是說的，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情，並不因我們的罪過而變換。如同天主的仁慈對着虛無是發生愛情，這樣對着罪惡，發生憐憫；全部的分別只這一點。是的，全部的分別只這一點，但是要緊有一條件，就是罪人必須發依靠，誠心盼望。嚴格的說來，爲發依靠盼望天主之情。好像罪人有更大的權利。固然，天主的純聖極端的煩惡罪惡，所以才逼着他的公義，用嚴酷的苦刑，懲罰罪惡；不過，正因這個緣故，天主的仁慈因我們罪過所發的憐憫心，比見我們遭

任何別的患難更大。原來罪惡的效果是失落天主；這是極大的禍患，真是絕對的可憐。至極的憐憫幾時發生？不是對着至極的可憐才發生嗎？是爲這個緣故，天主的仁慈對罪人的憐憫心，比對人遭別種患難時更大；天主深憐罪人，切望他痛悔，依靠，盼望他早得寬赦。早得救援。從此可見，天主義怒的火氣，正是天主發仁愛發憐憫的新泉源，是格外活潑的泉源，是使我們衆人仰望天主的新根基。」

(2) 樞機主教比約將真福第五端貼合與天主。

我們很簡略的證驗了，仁愛原是天主的本性，天主的仁慈不過是對其受造物的可憐，發的仁愛；自此可知，我們每個罪過，祇要我們

願意，與可成了天主顯揚自己這等善長的新機會。羊羔的嘴唇使母羊的乳房，傾流養育生命的乳汁，也正因此可以使母羊，因乳汁過剩所覺的痛苦得以消滅。我們的罪過藉着依靠及痛悔之情，去接近天主的心，也能教天主滿盈仁慈的母懷，傾出仁慈的河流，也正能因此給天主加增真正的喜樂。

於此，我們可聽聽近代一位宏談闊論的主教，所寫的這段美妙言詞。

「仁慈者乃真福！……降生爲人的聖子發揮這端真理之時，正是將自己，及自己在天聖父的福樂啟示出來。因爲，一個純粹的受造物能施發的仁慈，若能爲他成爲造幸福的根由及泉源，那麼論天主所施發

的仁慈，惟獨天主能施發的那種仁慈，更該怎樣說法？天主的仁慈在天主的性體內，維持的那種永久福樂，何其的宏大！仁慈者乃真福。既然獨有天主堪受這個名稱：「但有一個真好，就是天主」（瑪竇十章一七節）；所以天主享受的真福，當然駕在萬物之上。天主的仁慈及愛情，同天主的永遠是一樣無限無界的：「請你們祝讚主子，因他是良善的，因他的仁慈是永遠的」（聖詠）。嚴厲並不是天主本性的性格。幾時天主發義怒，顯公義，這是做的一件出他性外的事情：「他發義怒，爲做一件：外客的事」（聖詠）。天主是在左手內執着鞭策，天主因這隻手的工作不久就大感困憊：「爲他是種例外的事」（聖詠）。天主的右手才是合他心意的器具呢。這隻手所做的是他愛

情的工程。……他能將一個迷盲的罪人，硬心的罪人，瞬息之間就化爲意志果決的回改人：這是至高天主右手成就的變化」（聖詠）。

（3）罪過的數目衆多，仰望得罪赦的心正當因此加強。

再說一次，天主的仁慈惟獨對着可憐才能撒手施展。然而有什麼更悽更慘的可憐，能比上罪惡呢？爲無限的憐憫心，罪惡是何其可悲可哀的！我們罪數的重量壓迫我們，使我們看着自己在天主義怒之前：像似無法逃避的犧牲；但是，祇要我們願意，我們的罪過能爲天主供給顯已善良愛情的機會，天主這一樣屬性，好像比他的公義更中他

的聖心。祇要我們願意，無妨向他的聖心哀告，效法達味向他這樣說：「主子，你將饒赦我，消除我的罪過」，爲顯揚你那樣最中你心的善長，就是你的仁慈。罪數越大，你越能藉此顯揚你的這種善長；我罪惡的大數，更是催動我仰望得你寬赦的原因：「請你寬恕我罪，因我的罪是衆多的。」（聖詠）

一位較古的著者曾作如下的推理。「天主豈不是那位教訓我們，不要叫惡將我們勝過，總要叫善勝過惡的嗎？（羅馬書十二章廿一節）他不是曾嘗教訓我們，不要以惡報惡，也不要以咒罵還咒罵（伯多祿一書三章九節），却要以德報怨，以愛德的火炭堆在仇人們頭上（羅馬書十二章廿節）？但是徒弟不能超過師傅，僕役不能超過主人（

瑪竇十章廿四節)。我們可是見了吾主的徒弟們，完備的實行這個教訓，不但仁良和順的應付難為他們的惡人，及以非刑殘害他們的暴類，而且實際的是以德報怨。竟有為救仇人而犧牲了自己性命的。事既如此，主子師傅更該怎樣？這般義人所實行的，無非從他們這位師傅受下的教訓。」

「將吾主衆徒弟的愛德集到一齊，與吾主的愛德相比，還不到滴水與汪洋的比例。若他們的愛德所發的火星，其強度已如此，則天主無限愛德的火燄更當如何？」

金口聖若望推想說：「耶穌向我們說了：若你們但愛那些愛你們的人，你們可有什麼賞報？外教人也是這樣做法（瑪竇五章四十七節

）。我們反過來也可論天主說：若他但俯聽，但助佑自己的朋友和義人，則在他的愛情上豈不有欠？」

(4) 天主的仁愛能將罪與罪人分開，除滅罪惡，寬容罪人。

天主的無限純聖與他的仁愛相合一齊，激動他以恨氣攻斥罪惡，然而另外激動他以仁慈眷顧罪人。賽年禮神文說：「天主煩惡罪惡的心是如此大的，竟為從人心內將之拔出起見，降生為人之後，情甘自卑自下直至死地；不但如此，就連現時，雖然在天享受光榮，但為能剷除人罪，還是自卑自下，竟然謙心來祈懇世人：「我求懇着為人工

作」(日里米亞十五章六節)。請你用心體會，這是爲了什麼？你會否見過獵人，爲擊射禽獸怎樣進行？你看他怎樣謹慎小心躲避極微的響動，怎樣的匍匐前行，若果要緊，他且伏臥於地。這樣辛苦可爲什麼？沒有別的，只爲射得他所企望的獵物。正是，我們犯罪得罪了天主，天主的囑勸求懇，天主的忍耐，天主的鎮靜，天主的緘默等待，所企望得的與此相仿。主子所盼望的沒有別的，祇爲消滅罪惡，欲將罪惡自根拔除。」

假使天主將每個犯了罪的人即時投進地獄，天主便要將這個罪人永遠失掉，永久再不能將那罪人的罪惡消滅，罪人的罪反要因他的懲罰，固定於永遠。但是天主直接攻擊的是罪惡，只是因着罪惡才間接

的攻擊罪人；正因這個緣故，所以天主使用種種奇巧法術，竟至自謙自下，事先求懇邀請罪人，為能讓他的全能將罪惡與罪人兩相裁割，好將罪惡消滅，將罪人留過救下。天主從不決心棄捨罪人，任他永遠喪亡；除非是罪人自己固執於惡，甘願保留罪惡，致於教天主無法在罪人內將罪惡殺滅，所以無奈才將罪人同罪惡一齊殺滅呢。」

「這是催動天主的無限仁愛，忍耐等待我們，請求我們痛悔，歡迎我們回心轉意的動機。達味聖王特別明白天主的這種情緒，所以他曾敢向天主發這樣寬大的依靠心說：「主子，求你赦免我罪，因我的罪很大」（聖詠）。一個心量窄小的人或將以達味的行事太形冒昧，因而想他更好將重多很大字樣，附在天主仁慈之旁，不可附於自己罪

惡之旁。他更好爲己罪惡設詞原情，用種種理由減輕己罪的沈重。爲能因此更敢寬懷的求救，結果也更容易得到寬赦。不知達味的心見却是更爲明達的。他很知道，罪惡的沉重，正適於激動天主的慈善，更是天主歡喜赦免的動機，所以他向天主的慈善說：「因我的罪很大。」

「他根據這項，深信更易感動天主，將他靈魂的濁污洗除淨盡。這就如一個園丁，見自己的葡萄園被野獸蹂躪之後，遂向獵人千言萬語的描述那野獸的暴虐兇險；他如此講說的意向，一定是爲更能激動獵人，肯出去將己痛恨的仇敵殺死。求你饒恕我罪，因我的罪很大。」

若昔日達味向軍旅的天主已敢這樣說話，那麼今日向着降生爲人專爲救贖罪人的吾主，豈不該加倍依靠的如此發言嗎？吾主取了我們

人性，「爲成仁慈」(赫伯來書一章十七節)。正是爲教他的仁慈能有較廣的發展，更能大量的播散。鮑徐慶不猶豫的這樣講說：「耶穌基督，既是天主聖子，他的性體是無限純聖的，爲此他雖然愛回頭改過的罪人，但是究竟他更愛的，還是那從未犯過罪的清潔靈魂。然而自他成爲我們的救主，爲着愛慕我們的緣故，懷起來別種心情。我們剛說，天主當然更鍾愛清潔無罪的靈魂；但是，信友們。我們應當喜歡，因爲天主作了我們仁慈的救主，他特來找尋罪人；他的生活祇是爲着罪人。」聖方濟格也說：「他的召叫就是當救世者。」可敬姆母砂比(Chappuis)發揮同一的意見：「他是可憐者的天主；幾時我們向他示出一樣需要賠補的過失，我們是重新張顯他作救世者的名銜

。』聖伯爾納多說的話也與此相同：「仁慈的聖父當然是可憐者的聖父。」

(5) 是病人需要醫生，不是身體健康的。

盼望天主相幫我們，不致在這個題目上，說一句過限或錯悞的話！此處我們偶然想起來一位著名主教所說的話。有他屬下的傳教士，因在經營傳教事業之間，經見了世人的種種兇惡罪過，曾在他們主教前哀嘆謾怨；主教答應說：「噯！我的好神父們。若沒有罪過，你們的職任有何存在的理由？」吁！耶穌，永遠的大司鐸，我們的救主，讓我們向你也說這同樣的話吧！若沒有需要你赦免的罪過，你向日在

世的生活，你那莫可名言的苦難，便有何存在的理由？若沒有罪惡，你要用你立的聖事，你的聖教會，在我們人世做什麼？如果沒有我們這些可憐的人，你的仁慈可有什麼用處？

聖女日多達說過：「幾時耶穌見一般靈魂不夠清潔，因而不能與他們結合，以他們作自己的淨配，他便准許那些靈魂患病，好能藉着醫生的名義去到他們內裡。」病人依靠醫生，託他療治自己的瘡病，誠心信服他有治病的本領，病人這樣居心，自能給醫生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；罪人將自己的罪過陳示與救主，求他療治，罪人照樣也給救主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。若因罪過天主受了凌辱，救主却因赦免罪消滅罪得了光榮。看吾主給一般回頭改過的敗子，嘗賜的恩寵怎樣慷慨

，真好像吾主倒對他們表示謝意，好像感謝他們，給了自己發揮仁慈的機會，滿足了發展自己慈愛的欲望和需要。

前面已提過的一位作家講論說：「所以，我的靈魂啊！你承認自己已有病，這倒無妨，但是千萬不要因此就害怕去投奔醫生！反要全心依靠的去尋找他，格外是因他原來是爲了你，是爲去到你跟前，才「像似新郎從他的臥房出來，邁着壯士的長足大步，從這一天邊走到那一天邊」（聖詠十八）。他專意來了爲治好你罪過的病，他很知道，「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才用着呢」（瑪竇九章十二節）。罪人拿着正應當發依靠投奔醫生的緣故，反看作了害怕躲避醫生的原因，這是何等不解的瘋狂！拿着前來醫治你病的，想他是煩惱你的仇敵

，這是何等的糊塗！

諺語篇上說：「不受驅逐而自行逃跑的，不是正理的人。」無人驅逐自行的逃跑，這是奇怪的事；然而更可奇怪的，是那不從正理的人。不但受驅逐而逃跑，且他逃跑，只因良好的天主來招呼他，來追趕他，為的是向他發仁慈，給他配來適於醫治他病患的藥品。良好的天主尚且誓許與他，為得常生。他向自己無論懇求什麼，樣樣都要恩賜；他却因此逃跑躲避，這還不奇怪嗎？

### (6) 耶穌聖心的發顯，激動罪人依靠。

耶穌聖心發顯與聖女瑪加利大的事實，以及吾主向聖女默示的各

等話語，都爲罪人有大安慰，很易激勵罪人發依靠。有一位聖德非凡的修士，說過這句最確當的話：「自從吾主降臨之後，依靠該當成爲罪人的本德。」而自從耶穌聖心發顯與世，豈不該將依靠的心，推至膽大無畏的地步嗎？豈不是這個天主的慈心，曾嘗順着龍人的長鎗，就在他靈魂內傾流下罪赦，聖德，以及致命的聖寵嗎？不就是這個慈心，正用罪人逼他流的血，反過來養育罪人們嗎？真就如同塘鵝一般，任它的小雛將自己的肋傍啄破，好用流出來的血養活他們。按照聖味增爵費利的說法，耶穌願意教人將自己的心刺傷披開，無非爲教罪人能連罪赦的泉源也看得出來。豈不是這一個慈心，從聖體櫃內向衆人不停的呼號：「凡是負重任的，請你們都來我前，我要輕減你們的

苦？」這個慈心感着需要赦罪及治病的渴望，是一種解除不了的渴望。給他陳來可以赦免的罪過，這爲滅他的渴望，豈不正合用嗎？說到這裡，有一件可注意的事，就是那些深明耶穌聖心密義的，爲鼓勵罪人們發依靠，也較加擊，在用己過術上也較加精熟。聖女日多大的行實內，對這一件有不少很安慰人心的節目。聖女瑪加利大也屢次申說這層意思：「耶穌聖心是仁慈之寶座，在此內裏最可憐的人是最受歡迎的，但是要緊有愛情，在他們那可憐的深淵內，將他們的可憐陳列出來。」

聖女接着說：「若你有了過失，不可因此心慌意亂，因爲心中慌亂不安，過度激憤，能強靈魂與主分離，能從我們心內將吾主耶穌驅

出。該當做的，是懇求耶穌聖心寬免，求他爲我們補償，使我們同天主的聖威復歸於好。此時，你可寬懷向完全可愛的耶穌聖心說：「呀！我的惟一愛情，請爲你貧弱的僕役還債。求將我做的不好補償了吧！請將我罪轉爲加增你光榮，幫助人修德，及幫助我救靈的用途！照這樣做，我們的過缺能多多相幫我們修謙德，教訓我們認得自己原本的底細，指示與我們，愛隱藏在自己虛無的深淵內，是怎樣有益處的。」

「深深發了謙遜之後，便可從容自然的重新定志，勉力往後更加守忠守信。耶穌聖心最喜愛這樣的辦法，因爲如此做着，可使靈靈保存平安。」

(7) 高隆卡神父勸勉滿帶罪過的靈魂發依靠。

聖女瑪加利大的神師，可敬高隆卡神父不停的講論罪人該多發依靠的題目。我們祇好節錄，他給一個因己重罪失望的靈魂，寫的信。我們下章內要呈述聖方濟格撒肋爵論本章題目的道理。我們難以找得像這封信內的詞意，與聖方濟格的論調更相和洽的，真是聖方濟格教誨的回聲，是聖人所講的道理貼與實際上的撮要。

可敬高隆卡神父寫說：「假若我要處在你的地步，你看我要怎樣勉力安慰我自己。我要滿懷依靠向天主這樣哀告。我主，請看這個靈魂，他在世界上，是為相帮你施展你可欽的仁慈的，他相帮你的仁慈

顯耀於天地之前。別人光榮你，是因他們的忠誠恆毅，藉以顯耀出你聖寵的力量來，發揚出你待忠誠服事你的人，是怎樣的仁慈大方來。至於我呢，我光榮你，是教人們看出來，你待罪人是怎樣的心好，教人們知道，你的仁慈是超越一切兇惡的，沒有什麼能令你的仁慈耗盡涸竭的；沒有一樣罪過，無論怎樣醜陋兇惡，能令人失落了得赦免的盼望。我可愛的救世者，我是重重的得罪了你的；但是若我在這以外，再還想你沒有够大的仁慈，足以寬赦我罪，就此我再給你加一番很重的侮辱，那就更不好了。你我的同敵，任他天天給我設新計謀，我總不能讓他遂就；即便他能令我失落一切，總不能教我失落了依靠你的心；即便我顛仆百次，即便我的罪過比我實際犯了的重大百倍，我

仍舊的要仰望你。如此做了之後，我覺着爲賠補罪過。補償給人立了的壞表樣，不拘該做什麼，也都不要覺得費難了。……如此做了之後，我要重新定志服事天主，要比昔日更加虔誠，心中要存着與往日同等的平安，就如沒有得罪過天主一樣。」

姆母砂比常說，自己的營業是「掘取天主的仁慈」；她也不怕這樣說話：「即便我們在每一呼吸失足顛仆，只要我們每次立時轉回來重新歸向天主，重新勉力按正軌行事，那些過缺便不能貽害我們。若我們用那些過缺，爲在天主前自卑自賤，勉力良善心謙，勉力自認卑微，天主就不多注意我們罪過的本身，却更顧慮我們從中得取的神益。此時，罪過就不能有什麼害處，也不能使人的意志衰弱。一個靈魂

能認得自己的罪過，這爲他真是大福大寵。這種知識要教他曉明天主的慈良，及救世主功勞的無限價值。」

## 第四章 聖方濟各論依靠天主

(1) 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。

我們已聽了神學士及衆聖人們的講論，他們都主張罪過應激勵我們，依靠天主的仁慈。現在可讓我們和愛的聖師，方濟格撒助爵，對這個題目，發表意見。

「我極可愛的修女們，你們問我說，一個深覺自己可憐的靈魂，

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，坦然去投奔天主嗎？我給你們答應說：不但一個認識自己可憐的靈魂，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，前去投奔天主，而且我說，除非一個靈魂認識自己的可憐，他絕不會在天主前有真實的依靠；因為原是認識兼承認自己的可憐，能引人前赴天主台前。所以，諸位大聖，聖若伯，達味聖王，以及其他聖人，常以承認自己的可憐卑污，作他們祈禱的前題。爲此承認自己貧窮，卑賤，可厭可惡，承認自己不堪顯形於天主台前，這是極好絕好的情緒。」

可記起古人這一句話：要認識你自己！這本是勸人要認明自己靈魂的尊貴高大，因而勉力隄防躲避，不致以不適當的行事污辱褻瀆了自己的尊榮。但這話的意思也是說的，人該認識自己的卑賤，可憐。

殘缺不全的境地，因為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，越能加多依靠天主的仁慈。原來仁慈及可憐中間有緊相對待的來往，沒有可憐，仁慈便無從施展。假設天主未嘗造人，天主固然常是真正仁愛的，然而天主就不能像現時一樣，作仁慈的天主，因為惟獨對着可憐者才能施仁慈。」

「從此你們可以見得，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，越多能有依靠天主的機會。我們自己這方面，實在沒有，可藉為依靠自己的。不依靠自己的心情，是人認清了自己的短缺，才會生起的。不依靠自己是極其寶貴，裨益良多的心情；但是若不就此去全心依靠天主，一切一切都仰望天主的仁慈，那麼不依靠自己可以發生什麼利益呢？」

「我們每日犯的過缺，每日在天主前失信義的行跡，當我們前赴天主台前的時候，應當令我們感覺羞愧。有不少的大聖，如聖女加大肋瑟納，聖女大德肋撒等，多嗜有了過失，常在天主前懷起來深切的慚愧之心。實話說，我們得罪天主之後，以謙遜的心在天主前縮頸自退，自羞自愧，這豈不是很合理的麼？我們若但得罪了一個人間朋友，以後再去接近他，還不免耳紅面赤，感覺羞愧，況我們得罪了天主呢？所以羞愧是該羞愧的，然不可停頓於此：因為發謙遜，自認卑微，自羞自愧，這一類的德行是為幫助人再上進的德行，即幫助人靈與主作至親密的締結。用羞愧的行爲將自己壓到虛無境地，將自己脫卸空洞之後，若不趁勢將自己全行交付與主，那初步的工作便沒有多少

利益；爲此聖保祿宗徒說：「你們已經把舊人脫去，要穿上了新人」（格羅森書三章九節），原起在天主前縮頸自退，無非爲用愛慕及依靠之情，更輕便爽利的躍到天主跟前。綜上所說，可以結論如下。幾時我們認識且感覺自己的可憐殘缺，因而心中感覺羞愧，這是很可喜慶的事。然而千萬不可在這一點上止步，更不可以因此灰心喪志，却該用依靠之情將自己的心，提拔到天主台前才是。依靠之情所靠的根基，全部在天主內，在我們這方面什麼也沒有。我們固然不停息的變換，天主可是始終不能變換的，無論我們是軟弱，是強壯，無論我們是齊全，是不齊全，天主那一面對待我們仁愛慈良始終如一。」

「我習慣說這句話：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。所以我們的

可憐越大，我們的依靠心也該越大。」

(2) 我們的不齊全不可作爲懷疑天主愛情的緣

故。

「天主以愛情眷顧你，在這一件上不必發生疑惑；連世界上最惡的罪人，只要他們有回心改過的誠意，天主照樣也是用愛情看待他們。天主的心是何其慈良，何其甘飴，是何其和順的呢！這個心對待這些柔弱的受造物是滿懷慈愛的，但是要緊他們承認自己的可憐。天主的心爲那些可憐的人，真是莫可名言的慈祥，爲那痛悔己罪的人，真是難言難喻的憐憫。誰能不愛這個寬宏大量的心呢？誰能不愛這位

天父的慈母心腸呢？」

「我們的不齊全處不該中樂我們，這是當然的；爲此我們該同聖保祿宗徒一樣說：『憐！可憐的我呀！誰要從這個死亡的肉軀內救出我呢？但是我們的不齊全斷不該令我們驚異，更不該使我們掃興。我們要勉力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弱，勉力發謙遜，不依靠自己，却不可因此喪志，心中煩悶，更不可因此疑惑天主對我們的愛情。天主固然不愛我們的短缺，我們的小罪，但是天主可不因此就不再疼愛我們。爲母親的雖然不喜歡孩子的軟弱疾病，然而孩子的軟弱疾病不但不能使母親，停止了愛慕孩子的心情，反要激動她加一層疼愛憐憫之情。照樣，天主雖不愛我們的過缺及小罪，然而天主並不因此就改變了疼愛我

們的心情。爲這個緣故，達味聖王很有理由向天主這樣說：「主子，求你可憐我，因我是病弱的（第六聖詠三節）。」

「是了，我可愛的女兒，你這般的懊喪行跡是滿够滿够的了，我勸你平安喜歡些吧！吾主必然眷顧你，且以愛情眷顧你，吾主按照你病弱的程度，用相對程度的疼愛待遇你。總別讓你明悟內保存與這等實情相反的觀念！幾時這類的意念來侵犯你，不可迎面對着觀察，簡直將你的心目轉過去，不要注意你那些罪過，要用上振拔與志的謙遜去投奔天主，要單單向天主談論他那莫可言喻的慈良。天主用自己仁愛慈良的心，愛慕我們這個懦弱、貧窮、卑賤的人性。我們的殘缺病弱絲毫也不能改變，天主對我們所懷的這般心情。」

(3) 較甚的可憐召引較甚的仁慈。

「要因你的虛無自幸自慶；心中爲此儘可坦然，因爲你的可憐，正是相幫天主的愛情施展仁慈的質料。」

「在乞丐中間，那些最可憐，身上的爛瘡越大越可怕的，越是頭等的乞丐，也越容易感動人施哀矜。我們在天主前也無非是些乞丐；那樣說來，最可憐的靈魂正是境遇最好的；天主的仁慈要欣然的眷顧他們。」

「我勸告你，我們要在天主前謙遜自下，在天主憐憫的門前，要不住聲的叙說我們的瘡傷可憐。但要記得，叙說的時候該當喜歡，喜

歡自己赤貧如洗，空虛淨無的境地，爲教吾主用自己神國的恩寵將你充實裝滿。」

「乞丐在我們面前呈顯他們的瘡疾困苦，飢餓凍餒，是他們最生效力的演講。」

「你問我，你前好些年犯的罪過，是否的確得了罪赦？我極可愛的女兒，你要知道，當你頭一時間受了天主的激動，定了志向願意將你全交與主，自後只爲他一個生活，那時天主已用自己的慈良，將你那些罪過全然一筆鈎消。誰說如此，你還可效法這位大悔罪者，常作這番祈禱：「主乎，求你再洗我的罪污，再消我的過犯」（聖詠）；這樣子做，固然是常有益處的。不過要緊的是該有真誠質樸的依靠心

，依靠吾主無窮的慈善，發虔誠的信心，信服吾主的仁慈總不能虧了你的仰望。」

(4) 聖保祿的話，我因我的病弱自欣自幸。

「要屢次提拔你的心，在我們的救主前，發虔誠的依靠及深沉的謙遜。要向吾主做這一類的祈禱：主子，我是可憐的，請你將我的可憐收納於你仁慈之懷中，請用你那慈父的手將我提拔起來，令我將來能享受你的產業。我固然是懦弱的，卑賤不堪的，但在我死的那日你是要愛慕我的，因為我曾仰望了你，因為我曾盼望了我能全成了你的。」

「因着我們同愛的吾主耶穌，我請求你，心安神怡，平靜自如的，生活於你的軟弱可憐中。大宗徒聖保祿說：我因我的病弱自慶自喜，爲教我救主的德能存留我內。（格林多書十二章九節）真是，我們的可憐是顯揚吾主無限慈良的台座。」

「盼望天主能在你的可憐中，就是能在他慈善的寶座上受顯揚！並能在你純全真誠謙遜的台場上受顯揚！」

「噢！我極可愛的女兒，心中平安吧！不用儘管的同你那諸番不齊全處周旋了，把你的眼高高舉起，仰望吾主的無限慈善吧！原來吾主爲將我們拘在謙遜的範圍內，所以就讓我們生活於我們的病弱中間。全心依靠他的仁愛吧！他定然結記你靈魂的事，他爲你的靈魂顧慮

的怎樣周詳，是你所料想不到的。」

「若說你到今沒有好好的應用了天主的聖寵，有可以補救的方法，就是勉力往後好好的應用。你的可憐軟弱不應當使你驚異：天主所經見的很有較此更甚者。他的仁慈總不棄捨可憐者，天主的仁慈正是在他們身上藉以發展，在他們身上博施恩賜，在他們的卑賤可憐上安置自己光榮的寶座。」

「我們的可憐軟弱，不拘是如何大的，不拘從前是如何大的，反正總不能令我們敗興失望，只該引動我們謙卑自下，令我們投奔於天主仁慈的懷內。我們的可憐越大，天主的仁慈也越能藉此受光榮，祇要我們勉力着從那些可憐內逃脫出來便是。至論這一件，我們很可仰

望天主，要用自己的聖寵相幫我們將此成就。」

(5) 指引靈魂的神師，該多多鼓勵人發依靠。

聖方濟各切望那些有指引他人靈魂責任的，要多多加意，設盡方法鼓勵人的心火，激動人的依靠心。聖人就是按着這番心願會給一位院長姆母寫信，這位姆母是歷史上著名的，可惜她的著名令人悲傷。聖人給她寫信，論及自己曾託她管理的一位少女：「我向你實說，你待這個可憐的女子真有點太嚴厲。用不着儘管的申斥她，既然她是懷好心願的女子。更好向她說明，她不拘多嗜跌倒，總不要驚奇怪異，更不要激憤怨恨自己，要勸她瞻仰吾主。吾主常如慈心的父親，自天

眷顧自己的孩子；見他完全軟弱剛剛穩定了脚步，向他親善的說：我的孩子，緩緩的走吧！無庸心急！若見他跌倒，便鼓勵他說：你看，你跳的太猛了，你這就安靜了吧，反正不要再涕哭悲傷了。這時，就走到他身邊，伸出手來，將他拉起。若這個女子是心謙的孩子，她又知道自己是個孩子，若見自己跌倒，她也不能太生驚異，且說她就是往下跌，也跌得不重，因她所站的地方不很高。」

（注意：所說的那姆母是聖教歷史上有名的亞真里亞惱（Anselme Arnould），厥後入了楊生尼異教。）

（6）聖方濟各教訓神工神父怎樣款待罪人。

聖方濟各撒肋爵，和藹的聖師。爲聽神工的神父們所留的教育，與前面的講說是同性質的，說的格外痛快詳確。聖人提醒他們，要想可憐的罪人既然稱呼他們爲神父，所以他們也應當「對待那些罪人懷有真正爲父的心腸，雖然他們有罪有毛病，也要以極大的愛情相待。

「聖人接着說：『如同蕩子回歸之後，雖然破衣爛裳，髒污不堪，方與豬豕周旋共處，身上當然臭氣逼人，誰料那位好父親還是親切的懷抱他，摯愛的口親他，在他身上流喜淚；父親這般行動，祇因他是父親，爲父的心腸在兒女身上是嬌柔難名的。』」

此後聖人又教訓聽神工的神父，該怎樣接待那傾向於敗興失望的罪人。

「若理會在你前行告解的人有些害怕，心灰志喪，疑懼自己能否得了罪赦，此時該竭盡心力的鼓勵他，向他多做如下面一類的勸慰。大罪人痛悔補贖，給天主能加最大的喜歡。我們的可憐越大，天主仁慈藉此也越能多得光榮。吾主曾為那些釘已於十字架上的人祈求天主聖父，這是為告知我們，即便我們親手將他釘在十字架上，他仍要慷慨歡欣的寬赦我們。天主器重人悔罪之心竟至於此，即便人發顯星點的悔罪心，祇要是真誠實在的，就足以感動天主，將他的各等罪過全然忘記，甚至於連地獄裡的人和魔鬼，若會悔罪，他們的罪過照樣也能得赦。有許多大聖人從前是大罪人，就如聖伯多祿，聖瑪竇，聖瑪大肋納，達味聖王等。人能給天主的仁善，及吾主受難釘死之工，加

莫大的凌辱，就是多嚙人不依靠天主，不相信吾主受難的無限功勞，害怕得不了罪赦。信德命我們深信罪赦的道理，就是命我們領吾主所立為赦罪的聖事之時，不疑惑我們的罪過真真得赦。」

(7) 聖方濟各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溫良和

善。

人都知道聖方濟各撒肋爵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，是怎樣的溫和良善。聖人確定不疑的見解，是神工神父必須至極的溫良和善；聖人自己全按他的如此信念行事，這是與聖人同居共處的人，及聖人的朋友們所共同作証的。葛穆（Camus）主教記載的說：「我許多次聽

他讚美聖女德助撒的這個習慣，就是她最喜歡念一般原初最大罪人的聖人們的行實，爲能就中明見天主教在他們的大可憐上，所施仁慈的宏量。」

聖方濟各給聖婦尙大拉寫信說：「我真說不清我是怎樣質地的人：我雖覺着我很可憐，我却不因此憂憤，反有時候倒覺得喜歡，思想我爲天主的仁慈真是個好營幹。」

拉里委 (La Riviere) 司鐸評論聖人說：「無法描寫聖人每次犯了過有了缺處，所懷的那種心情，那番愛情的痛苦，那番孺慕的害怕，那種酸苦而甘飴的情感，全備仰望，全備託靠天主大量仁愛的心境。的確，真是無法描寫的。原來這位絕卓的人物自幼受了聖神的光照

。就是在自己的過缺之中，也常拿天主當自己仁愛至極，和藹至極的父親，一並堅決的信服，自己一發了痛悔，天主便將自己的諸過諸缺消赦盡淨，將那些過缺拋在自己仁慈之海，用自己無限量的愛火將之焚燼無遺。爲此若他有時輕輕顛仆，有時拿的主意未得遂就，他常平心靜氣的重新振拔起來。毫不惶亂，也不失忍耐，滿懷着依靠的心情，仰望仁愛慈祥的救主。L



## 第三分 利用已過以成聖修德

### 第一章 因已毛病過犯促已恆心前進

(1) 因已罪過所得的經驗令我們謹慎明智。

本章的題目已在前面講論之中業已暗示，本章的質料不過是最後兩章的結論。我們論自己軟弱的實況，既已有了清晰的觀念，又明瞭天主的仁慈是怎樣宏大，我們往日的過犯給我們所留下的教訓，是提醒我們在以後的途程上，要較前更加小心，謹慎自防。因了從前不幸

的閱歷，更易本着謙遜依靠的心，去投奔天主，也更易相信，沒有天主的相幫，我們一無所能，依仗天主的相幫，我們無所不能。在交神戰上不依靠自己與依靠天主，是得獲勝利的兩樣左券。

我們的過失，在天主的計劃中，經天主上智的奇異處置，很能幫助我們恒心於善。首先一件，是我們的過失要提醒我們前途謹慎。講解聖經的就按這個意思，註釋以下這節聖經：「重病使人靈魂謹慎」（訓道篇三十一章一節）。

金口聖若望說：「我們若見不少在德行上遠勝我們的靈魂，也曾失足顛仆，這種前車之鑒，本已够提醒我們在自己身上謹慎小心了。但是，我們自身的禍患為教訓我們，效力却能更大更確；我們的本性

原是如此，必得親自碰了礁石，才會相信實際的危險災禍。」

這端真理不但有歷史常代証實，也是聖經上所發揮的意思，訓道篇上說：「未經了誘感的，他可知得什麼？」（卅四章六節）一位聖師講解這節聖經，接着說道：「延久享安泰的福是甚有危險的。人已落入的陷阱，因為害怕再跌進去，就要加倍的謹慎躲避。經歷了危險的舵工，必要多加隄防，記着自己因為失慎翻船的故事，萬不敢再去那些不保險的地方裏冒衝。」

（2）我們的過犯另外提醒我們躲避犯罪的機會。

我們的罪過給我們施的第一樣教訓，格外引我們注意的，是令我

們認得發生罪的原因。令我們懂得躲避犯罪的機會，使我們事先隄防周到，不致失於未先逆料，輕率行事之錯，不致自陷危谷。特別要提醒我們躲避明知故意犯的罪機。人家稱犯罪的機會爲魔中之魔。噫呀！這魔中之魔，已將多少靈魂推沉禍藪！航海的人在他們的路程表上，標着他們所認的一切暗礁；我們照着我們已往的罪過，也要畫一幅神修的航海圖，可將前此引我們犯罪的各個機會，各個種因標明記出，將各道河流，各個迷弄過我們的幻像，引我們迷路的失慎區處，都可以仔細標明。我們已往那可惡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，足以令我們日後加意躲避，不再接近那曾嘗使我們翻船的一切暗礁。

聖方濟各也沒有耽悞了與我們供給這類的勸語：「看你信上的話

句，我很明瞭你所提的那些小過小缺；這些過缺毫不令我奇異，也不應當令你奇異。這些過缺有警告我們留神的用途，提醒我們在自己眼前謙卑自下，提醒我們在所站的警崗上，謹慎守衛。」

「靈魂的熱症如同形體的熱症一樣，病勢痊愈之後，在病者心地之內引起爲他深有益的意念。在能得的益處中最大的，是這類情緒意念能將原初造病的原因節節退除，直至踪影不留爲止。這些情緒將所經的病患常擺在我們眼前，使我們害怕，謹慎防範，不致舊病重染。不然若心中沒有此種戒告，我們不免要放蕩不拘，冒昧行事，如此很有復蹈舊轍的危險。有這類情緒意念常在那裡驚嚇我們，好像常用轡韁逼勒着我們，使我們謹慎小心，直至完全復了原狀爲止。」

「總不可遺忘了我們已往的禍惡，爲免了將來不陷於更劣的禍惡。」

### (3) 忠信應用保持恆心的方法。

我們的罪過能發生前面所提的那第一等益處，因着連帶的關係，也可以發生這第二等，就是要教導人，忠信運用保持恆心的緊要方法。我們的每個罪過都要成爲強有力的講道員，向我們叮嚀聖寵的緊要，和我們應當祈禱，多領聖事的本分。藉以邀得充分的聖寵。令我們當慚愧的種種經歷，要激盪我們的懈怠，要鼓勵我們在事奉天主及修德行上，有心火有與志。畢那孟德（Piamonti）司鐸說：「沒有比

從狼爪之下脫出的馬跑的更快的。它只想自己的仇敵常在它身邊，所以不祇是跑，簡直是飛呢。罪過在聖人們身上，正發生如此效驗，他們的罪過正能催促他們，以加倍的心火勉力積善修德。」

金口聖若望曾在戴堯道（Hieronymus）身上見得了這類良效，聖人給他寫信說：「獵人擊傷了獅子的皮膚，結果祇能令獅子變的更兇更猛，比從前更難戰勝；照樣，人類的仇敵本想給你加較甚較深的傷，不料反加增了你行善作好的心量及奮勉。」

聖愛比法用有趣的譬喻發表同樣的意念說：「麋鹿自覺年老力衰之時，便到岩石坡上去尋察長虫的巢穴。找見以後，將口吻在隙縫之上，往出來吸長虫。一經吞了毒蛇，因着所受毒傷的刺激，遽然筋力

活潑，又因受着劇烈乾渴的窘迫，遂風馳電掣的奔跑。急不容緩的去尋找清水。假如它在三點鐘內，得着了清水，他便從此吸取上了五十年的新壽數。專務神修救靈的人哪，假如罪惡的毒蛇鑽入了你的心靈，你可照樣飛跑去尋找聖寵的泉源，在那裡發了痛悔之後，不但你的罪過要得消赦，而且連你遺失了的力量也能得了恢復。」

軻魯司鐸說：「小孩子少許的離開母親身邊，有意獨自行走，及趕跌倒以後，便要更加親熱的回來投奔母懷，盼望母親爲他消解碰跌的疼痛；因着這次顛仆的效驗，以後就再不敢離母親的身側了。既然經覺了自己的軟弱，又見母親將自己慈善的扶起，從此以後，他對待母親的愛戀必更增加。」

(4) 聖方濟各論保持恒心的方法。

這位最仁愛的聖人所寫的字意內，多有函着上節道理的地方。

聖人說：「把你的心靈再提攜起來吧！將它柔和的樣子再置於吾主的手中，懇求吾主爲你將它醫治好。在你一方面，也要盡你所能，使用相宜的方法，要重新立定志向，要多看神修的書籍等等，爲幫助吾主醫治你自己。這樣做去，可在你的遺失之中收得大而且多的益處，可在你病患之間，得了較前更強的健康。」

「自重自愛的偏情，自尊自敬的心，明悟中的狂妄思想，這些惡根性，是不能從人心中截然砍除的，至多不過能阻擋他們發生惡的效

果，就是說發生罪過。這些惡根性的偏向，自來的起發萌芽，從本性猛發迅雷不及掩耳的衝動，當我們生存在世之時，總不能完備阻絕；所能辦到的，祇可箝制和減少它們發動的額數及強度。爲這個終向可用的奏效方法，是勉力修練反對的德行，另外的方法是勉力愛慕天主。所以要緊該有忍耐，勉力一點一點的改除自己諸般惡習，勉力漸漸的馴服我們的憐惜他人之情，爲能遇時遇節得到壓伏自己的偏向，得到約制激憤不忍之心；若果能有此點成功，已很可得意自慶的了。我極可愛的女兒，究實說來，現世的生活確是連續不斷的戰爭，沒有一個可以誇口自己是不受任何攻擊的人。休息是天堂上所有的專品，惟獨在那裡有等候我們的得勝枝。在世界上面，必須常在害怕及仰望

之中戰爭；不過要緊的，是該教仰望之心常佔優勝地位，因為該當思想，那位幫助我們的原是全能的天主。」

「吾天主，人心裡的國土內，若真有愛主之情爲王，則是何其可欣有福呢！我們靈魂的諸般能力，若皆服從這位無比聖智的君王，這是何其可頌的呢！是的，我可愛的表妹，在這位君王權屬之下，在他國土之內，不能有罪惡立足之地，連沾滯最小罪惡之情也不克潛入。可是天主讓罪過時來擾亂他國土的邊境，意向是爲習練此神國內部的諸般德行，使之強固堅實，好適與兵士們戰爭之用；甚且天主竟允准一般偵探，就是小罪和種種不齊全處，進入他的國內，到處遊行；而吾主的意向所在，是盼望我們明白，若沒有他常在那裡做我們的後盾

，我們早已做了我們仇敵的犧牲品了。」

「是了，我可愛的女兒，你向我提說，你靈魂上那些可憐悲境不時的回來煩擾你。你要我論這事給你說什麼？我可說的祇是這個：幾時敵人返回來，幾時要拿起你的軍器，盡上奮勇的同他爭戰。但是我奉勸你無論如何，斷斷不可讓缺失依靠之情闖入你內裡。原來天主慈愛之心，准許你遇這些顛蹶的逆境，萬不是為藉此棄絕你，只為教你保存謙遜之心，也為教你更虔誠更全備的靠託他仁慈之手。」

(5) 撒羅滿的墜落教訓我們認識人性的軟弱及  
仇敵的兇險。

「好修女，多少次我們實以為，昔日被我們戰勝的老仇敵，早已遠遠的逃避，不能再回來侵犯我們；不料忽然之間，竟見他們從我們最不會注意的方面，又給你返回來。嚙呀！那位空前絕後的智者撒羅滿，當他年幼之時宏功偉烈，延久的時期在德行的道路上前行；因此他實以為自己的前途完全是保險的了，思想自己到今所過度的純正生活是準確可靠的左券。不料他正在思想自己行將攀到極頂之際，竟猝然為仇敵所襲擊，結果落入其羅網。最不解的，是今來將他攻陷的那類仇敵，照他當時所處的光景，正是他不覺害怕，一點想不到隄防的。」

「這類的憾事為我們有兩樣大教訓。其一是，我們始終也不可憑

靠自己，要常在聖畏之下前行，要不停的懇求天主援助，要在一種謙遜的熱心內生活。其二是，不可以忘了，我們的仇敵祇能暫時被我們打退，却總不能被我們一儘的殺滅。他們所以讓我們暫時平安一期的意思，無非是為準備着向我們交更烈的戰鬥。」

「但是，好修女，為着這個，絕不可灰心喪志。這類的小震撼正能提醒我們反心自省，觀察自己的軟弱，也能引動我們更加誠懇的投奔我們的天主，我們的援助。在先聖伯多祿安然步行於水面上；忽然暴風狂作，波浪澎湃，海水似有吞沒他的形勢，他一時膽小害怕，驚懼的呼道：主子，救我！吾主伸手將他接起，責斥他說：小信德的人，為何疑懼？我們也是一樣，當着私慾偏情來擾亂我們，誘感的風波

暴動之時，才要着急的呼求我們救主的援助呢。本然吾主讓我們感受擾亂，也無非是為激動我們呼號他的救助，更加熱切的虔誠。」

深深的發謙遜吧！若不是天主常在那裡作我們的盔甲籐牌，霎時之間，我們的全身便要布滿了各等罪過的瘡傷。這是絲毫無庸疑惑的。為這個緣故，要恒心實行我們諸凡熱心工課。藉此以同天主常常連合：這是我們應當全心着意的，其餘別的則無關輕重。」

「有時自尊自愛的偏情，和你的軟弱來搖動你。不必因此慌亂！因為天主讓這類的風波生起，祇為逼迫你緊緊的執着天主的手，使你發謙遜，前去呼求他為父的援助。」

(6) 不必覺出來自己有力：只只盼望在急緊之時有勇氣便是。

「多嗜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屏絕罪過的毅勇，對於自己的斷決心志不能準確的憑信，心中自行度量，不禁疑懼若果誘感前來攻擊，遇上犯罪的機會，實不敢保定自己能否拒絕。別想這樣的心思是沒有依靠天主之心的憑據！絕不是的，不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並不是志向軟弱的憑據，實是全全認識自己可憐情形的好憑據。」

「不憑信自己能否退絕誘感，正比自覺有力退絕誘感更可靠而更可取；然而要緊的是，既然不依靠自己的力氣，便要依靠天主聖寵的

助力。有許多的人，自覺神力充足。想要爲天主風辦奇異，不料時機來到，竟不會成工；反而別有許多人，覺着自己的力氣一點也靠不住，深恐自己到了實際有失敗的危險，却往往機會來到，不知怎的，竟猝然爲主作出來毅勇之行。這也無他，只因他們深覺自己的軟弱實情，所以不停的哀懇天主相幫助佑，又加倍的鎮守自己，誠切的行祈禱，自卑自下，祇怕陷於誘惑，這樣子做，無怪他們能成就意想不到的事。」

「我說，即便我們不覺自己有筋力有勇氣，不敢保定誘惑來到，自己能否拒絕得了，並不因此憂懼；祇要誠心盼望自己到時拒絕，盼望誘惑來了天主準確相幫，我們這面也定要求主相幫，有了這層，

則別無要件，很可安心。不必該實實覺着自己有充足力氣，充足勇敢，只只盼望自己在急緊之時有充足力氣，有充足勇敢便是。更不必有任何憑據記號，藉以保證自己準有力氣，祇要盼望天主在危機臨頭必然相幫我們，這够了。桑松雖然號稱力士，也祇是在急緊應用之時，他才覺出天主付與他的奇力；所以按古經上記載的，多嚙桑松遇見了獅子或仇人，是天主聖神催他上前行殺。原來天主從不作絲毫無益的事，所以人不需要使用力量勇氣之時，天主也不肯加付；然而到了緊急的時機，天主的助佑總也不能虧缺。該常盼望天主在任何的光景內總要相幫我們，但是要緊的條件是我們該向天主懇求。我們常可借用達味聖王的話說：我的靈魂，你為何憂愁，為何慌亂呢？仰望天主吧

！（第四二聖詠五節）並可同聖王一齊祈禱說：主子，幾時我力虛弱，求你不用棄捨了我！（第七十聖詠九節）

（7）即便我們極齊全，也要看自己爲至不齊全。

「保持真熱心的最上密訣，是修深沉的謙德。你深發謙遜吧！有了這件，天主總要俯身傾心於你。你實心願意，將自己慷慨大方整個的獻給天主，天主不能不垂顧你的好心願。你可以從心裡向主子說，雖然你到今沒有忠誠的服事過他，可是你堅決信服，主子的慈愛是要寬恕你的；至論你所拿的志向，決意要脫卸一切世愛，惟獨摯愛天主，全心忠信事奉天主，你也可向主子說明，你深信他總要堅固你這個

志向。我們不可因自己的過犯心煩意亂；往往那些待天主氣量窄狹，不肯與天主供給充分的愛情的，反過來天主待遇他們倒非常的慷慨，賜給他們無數的特恩。」

「我盼望天主能使你常常站在他手裡，因此總不致於顛仆；然而終究還碰在石頭上跌倒，我盼望這等逆遇不會生出別的效果，祇能教你更加隄防慎審，教你一時比一時，更加熱忱祈求天主相幫助佑。我懇求我們在天仁慈之父常常的保護你。」

「即便我們是人間最齊全的，也無庸考察是否實情如此，更好常常自認不齊全不完善，這是更妥當的。我們總也用不着察問自己，是否有缺點，是否是不齊全的人，因為在這一節上，從來也不用生疑惑

，確該自認如此。從此生出來的自然結論，是總也不可怪異自己有缺欠不齊全，既然當我們在世生存之際，不會見得自己有別等情況；更不可以因見自己有缺有過，心中憂戚，既然這是無法療治的常態。祇好深深的發謙遜，藉此補償自己的缺欠，勉力逐節的改除便是。這是我們的過缺給我們留下的一種恒常工課，一面因為時時常有過缺，所以總不能停止了做補贖的工夫，一面因為不能有將過缺完全補償了的時候，所以自覺有情可原，所以也就不憂愁不麻煩了。原來補償過缺的本分，與補償罪過的本分確不是同性同質的。」

(8) 記念昔日犯罪後良心不安之苦，為退誘惑

## 有大力。

從我們罪過能抽取的末一益處，是能教人回念起來，昔日犯罪之後，良心的責備是如何難忍，心中焦憂不安之苦如何沈重，並能教人回念起來，自己因了那些罪惡，會需用做了何等的補贖。有時須將已往受的苦痛焦憂，重新向自己提起，這為抵擋誘惑能大施效力。受誘惑之時可以向自己說：唉！我的靈魂，你別忘了，你昔日跌入罪禍之後，良心何等愁悶不安，受了何等的煩亂苦痛！你可記得，你為全備斷絕那種罪習，為消除那罪過所留的痕跡，為補償那罪過所種的遺毒，你會費過多大的事！你可記得，當那些罪重壓你靈魂之時，你心中

怎樣的焦憂煩亂，當時想起來天主的嚴厲審判，怎樣的恐懼害怕；爲去在神工內將你那些可憐的事情，據實告明，會當怎樣發勇敢，爲戰勝了羞愧的心呢！把那幾淒涼悲苦的陰天記起來吧！望你恒心勇敢勉力躲避罪過，若不爲別的，至少爲免了不再受這類焦心之苦，鑽心之憂，和告解時那種難勝的羞愧。

爲躲避罪過，這類的動機固然是不很完美的，因爲是根於怕情，不是出自愛情的。雖說如此，在不少的光景內，這類的動機確能發生實在的益處，爲此在用己過術內，也是堪得列舉的一樣。我們的聖師在這一點上未曾多加申論，然也不是總未提過。「愛情雖然堅強有力，但是也很要緊借用外力，爲能自持自助；所以然的緣故，是因爲這

愛情所紮居的人心是變換無常的，是時有反抗的行跡的；所以在作戰之時，愛情必須借用怕情以作佐助，與他協同並行，才足以拒仇敵。」

## 第二章 因已罪惡過犯勉力熱忱愛主

(一) 謙遜承認罪過，能將罪過變爲功德。

看着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；爲此本章所講說的，應當是用己過術能得的最大利益；所能得的最大利益，也正是全德能得的冠冕，這不是別的，就是說熱忱愛主。

痛悔，補贖之情能引人愛慕天主，致於到了熾烈的地步。我們前

罪過却是幫助我們，成此工程的質料。由此可見，就這方面說去，罪過能使我們得的神益，是何其大的！

悔罪之內包含着多種質素。我們此處特別要提說告明，痛悔，補贖三項；原來按神學的講說，並按教友們普通的意見，是這三項稱爲悔罪的正式因素；而且在實際上，這三項也正是告解聖事的性體成分。

我們可愛的聖師論這三點都有極美極妙的講論；藉着聖人講論中發出的明光，我們可以看出來，罪過能給我們貢獻何等樣的寶藏，因爲罪過給悔罪的靈魂，供給滋養料，使他會發出來悔罪之情。

爲老實告明己罪，應發的大勇敢，和因着告明所邀得的寵福，這

已算將罪過化爲功勞了。

「我們救主慈愛之心願將世上的各等顯象，都支配安置的，適於使那些願意全心服事他的靈魂，從中得取神益。我的女兒，我們的罪過在我們心靈內盤踞之時，固然是莽莽荆棘，一旦我們強逼自己誠實告明以後，將罪過一經驅出，原先的荆棘就要變爲馨香的玫瑰。原來罪惡進入我們內裡，乃是我們向惡之心將它們拉進去的，厥後他們應當退走，這却因聖神將它們推出。」

「蝎子刺傷了人，便要給人身內輸進毒汁；然而若將蝎子制成了蝎油，倒能變作解毒劑。若我們犯罪，那犯罪的行爲固然醜惡，然而若令我們的罪經過了告解，做了補贖，便能化爲很美麗，很有益。

的。」

「痛悔及告明是如此美麗，發洩的香味是如此芬芳，竟能將罪惡的醜癩洗潔，將罪惡的臭氣解除。西滿向耶穌說瑪大利納是罪人，吾主却不以為然，吾主不提說別的，只提說她所傅香料的芳味，和她愛情的鴻大。愛主靈呀，我們的罪過是自當深惡痛絕的，因我們的罪過很很傷了天主的心；但是據誠告明己罪，却該成了使我們大覺甘飴的事，因我們藉此能給天主大加光榮。能向醫生叙說我們的苦痛病症，應當是能安慰我們，輕減我們苦楚的。你前赴神工神父台前的時候，要設想你是上到了加爾物路山坡，匍匐在被釘十字架耶穌的脚下，望耶穌全身傾流的寶血。一滴一滴的跌在你身，洗滌你的諸番罪污。雖

然不是吾主的真血，然而確是吾主所流聖血掙得的功勞，大雨傾盆般的潤澤神工架子週圍的人。所以請你將心門開開，藉用告明之行令那些罪過走出；罪過走出多少，吾主受難的功勞隨着能進多少。」

「行告解之間，你可同時實修謙遜，聽命，誠實，愛德諸德行，你在這一個單獨行為內，能修這其多的德行，這是任何別的行為不能出此的。」

(2) 罪過令人堪受貶斥，悔罪告解令人千百倍的堪受慶祝。

因着罪過人堪受貶斥，然而因着悔罪告解的行為，人却堪受千百

倍大的慶祝。」

「一個愛情熾烈的父親聽他的女兒，誠樸的樣子說明自己嫉妬人，對人有壞心，父親該怎樣衷心感動，該感覺何其大的喜歡呢！作了這般誠實的自告之後，你的妬嫉之情是多麼可嘉可獎！你的手能逼着自己自己寫了那封信，你所做了的這毅勇英傑之行，是大亞利山的手未能做得到的。」

杜本 (Dupont) 神父在這同一的題目上，也發揮了很精美的言論。他詳細申論在人告訴已過的行為內，兼包着多數多數的德行行為，他不疑豫的斷定這種行為是超絕人力的。按他的意思，據誠申明已過的人，如同聖若伯一樣，能在天主前證明自己從未「隱瞞己罪，掩飾

已過。」（三十章三十三節）

「據聖額我略的講說，多次爲告明己罪應發的勇敢，比爲躲避罪過所發的勇敢更大。人們很認的聖奧斯定的這句話：「天主責告的罪過，若你自責自告，你便是與天主同心共作了。」

罪過祇是犯了一次，以後千百次的在神工內重告，便將那罪轉爲絕妙的機會，藉以實修絕高的德行，積疊不可數計的功勞；想到這裡，誠可以同聖教會一齊歌唱感嘆的說：「有福的罪啊！」

### （3）痛悔己罪能發生的奇效。

以上種種講論若貼合與痛悔之上，更是確不勝確的了。正是在這

一點上，聖方濟各撒肋爵詳細申論愛主之德的活潑作用，就是他所稱的那「涵愛情的憂痛，涵憂痛的愛情。」

「據我現時的所知，自然界絕沒有將火變為水的事實，至論水變為火的現象却是多次能遇的；然而天主曾顯聖跡，成就了反是的事蹟。古經上瑪加伯書上記載的，當時依拉而民被擄到巴比倫以前，司祭們隨了日里米亞先知的建議，將聖火藏在一溝內的枯井裡。以後依拉而民恢復自由，得回本國，他們按照先祖先父所指的地方，前往找尋聖火，他們却見那聖火已變為大量的清水。他們依遵內米亞先知的命令，將水舀出傾在祭品上，那水一被日光所照，頓時又化成了大火。」

「愛主靈呀，在活潑的痛悔之下，在那悲傷痛悔之情裡，屢次天主在我們的心底，藏下了愛德的聖火；繼而這愛主之火要化為大量的悔罪之淚；然後再一變化，就要變成了較盛的愛主之火。這樣，那位著名的悔罪兼熾愛的聖婦瑪大利納，其先是愛慕救主耶穌，繼而這個愛情變為痛悔之淚，厥後又一轉變，那痛悔之淚就化為超絕的愛情。這次生出的愛情強度這樣熱烈，致使吾主親口宣告的說：因她愛慕的多，給她赦免的也多。火力能使酒汁化為火酒，反過來火酒又是易於引火，使火盛旺的質料。照樣，思念天主無限可愛的仁慈，又思念自己犯罪得罪了這位可愛的天主，如此發出的愛情要生出來悔罪之淚，悔罪之淚重新又要變為愛主之火。」

「愛主靈呀，請你看看聖婦瑪大利納怎樣因着愛情而涕哭！人家將我主拿去，不知藏在那裡？這句話全表出來她的熱烈之愛，和她的深沉之憂。以後在她哀哭之間，一點沒有料想的時候，忽然找得了吾主，她那時是怎樣依戀不舍，怎樣熱愛歡樂的享受吾主的存在呢！不全備的愛情祇是盼望吾主，找尋吾主；悔罪之情不但找尋吾主，而且真真的找得吾主；有了全備的愛情，則願擁抱吾主，與吾主緊緊結合。傳說愛弟堯比的寶石天然發一種灰白的火光。經過醋洗之後，便要發出來燦爛光澤的色彩。普通說來，在悔罪之前的愛情是不甚齊全的，經過痛悔酸汁洗滌之後，愛情便要強大旺盛，且能成了超絕的愛情。」

罪過反對愛德的力量，不能比愛德反對罪過的力量更強；因為罪過的由來，是我們人性的軟弱，至於愛德的由來，却是天主的全能。若說罪過的兇惡所有的破毀力大，而聖寵補償之力却是更大的。天主消滅罪惡的仁慈，常是日勝一日的發揚，終究一日，天主的仁慈要在他的審判的威嚴上，得獲最末的榮耀凱旋。（雅各伯書二章十三節）即在天主顯聖蹟，醫治人肉身疾病的時候，也不止令人恢復原初的康健，普通總在上多加一層恩賜，令病苦痊愈的程度越過未病之前；原來天主待人竟是如此恩愛。」

聖伯爾納多講論一種香料，稱為痛悔的香料。聖人說：「這種香料是被多數罪過包圍的靈魂所調配的。這等靈魂一旦回心轉意，遂在

自己的行實上反省，將己一生各種各類的無數罪過湊集起來，放在自己良心的確臼內搗爛磨碎；然後倒入熾熱心坎的鍋裡，用痛悔和悲苦的火焚燼煎毀。此時這個靈魂很可同先知一齊說：「幾時我回想我往日的罪過，我的心不禁的炎熱起來，那焚燒我的火燄一時比一時加倍旺盛」（第三八聖詠四節）。調配這種香料的原質不必到遠處尋找；在我們內裡不必費多周折，就能找得。幾時我們要使用。祇可在我們自家的園內採集，真是多不勝取的。實話說，那個人在自己心地內，找不出大量的罪惡過缺來，爲作調配那種香料的用途呢？若說找不出來，便是自欺自哄。

## (4) 記憶已罪適于鼓勵罪人發善情。

罪人後悔自己刺傷了天主的心，念及天主怎樣延久的忍耐擔待了自己，自己雖然犯罪得罪天主，天主還不停的與自己施恩賜惠，自己得罪天主是三番五次，是反而復始的，天主却一味的慷慨寬赦。罪人想到這裡，不能不懷起無限的悲感來；心中不勝的急切，滿望能將已往的錯缺完全補償，庶幾教天主能忘了自己失忠失信的生活。罪人此時的心靈真是滿了苦痛，滿了不可言喻的痛切之情；這番情緒逼着他，不自禁的要效法瑪大利納在主前涕哭。又見吾主溫良柔和，讓我們隨意口親已足，作他仁慈收納我們悔罪之情的表示，我們衷心之內更

爲感動，因而更加痛切的因我們的罪哀哭。罪過代爲掘開洞口，這種感慨之情藉以進入靈魂，使他整個的感激起來，這是催迫他愛慕天主最有力的動因。這等心情內包着點火的奇力，可在悔罪的靈魂內點起來愛主之火，這種引火力恐怕是沒有罪過之前，不曾能有的。若罪人在己靈魂內，多勉力涵養這類心情，他在愛主之情上，可達到何等超絕的地步呢！

修女白尼高堯（Bernine Cojos）說：「人越多愛天主，記起來自己的罪，思念自己得罪了天主，待天主那般無理，越要勉力多愛天主。」罪過的發生祇在一霎時間；而引起來的愛情火燄却能延久一生。幾時重新發痛悔，斷絕所犯的罪，幾時能再加強那愛火的熱力。我

在此上，還能再說什麼？如此引起來的愛火，竟能不熄不滅永遠存留；聖類斯公撒各因了一兩次的小缺欠，永遠在天享受的一分福樂，若不會有過那一兩次小缺欠，恐怕是不要享有的。

每次故意返想昔日所犯的罪，心中若重新順從，重新贊許，每次就又重新犯了那罪。反過來說，悔過得赦的靈魂，每次重新記起自己的罪，心中重新惱恨，重新拒絕，重新後悔，依理而論，每次也必新加功勞。而心中發這類反悔拒絕罪的心情，可以不記次數的做，可以反復無窮；這樣說來，如此漸次的累積功勞，何嘗會有限止呢？

按着世世代代傳授下的習慣，凡行路的在若瑟法山谷內經過亞布撒龍的墳墓，沒有不向這個逆理的子弟顯示污辱的行動，沒有不往他

墳墓上扔石頭的。因着群衆的憤恨，經年累月所集成的一大石塚，竟將這個罪魁的墳墓，建成了提醒民衆敬畏天主第四誡的古蹟：「要孝敬你的父母！」

照着這個樣子，我們一生的各個罪過，既然皆可作我們反復無窮的痛悔質料，就此能給我們疊積功勞，其多其大，不可擬量。

此外，每次告解聖事在我們往日的罪上，重賜赦免之恩，則在我們悔罪之情上，更加上了不可思議的價格。成聖人靈的寵愛，每次要隨着悔罪情的強度，在靈魂內較加光澤美麗，而且每次在那洗去的污點上，吾主聖血要重新傾流於上，好像塗上一層天庭的紅色染料似的。就此給人靈魂內輸入的超性生命汁，養育超性生命之力，往往能比

犯罪之前更加豐多強壯。

那些講論用已過術的，發言措詞，猛然聽去，令人納悶，不敢遽信，但若按前面所講的意義默會，則見這類言詞句句皆是千真萬確的。一位精明神修事業的司鐸竟敢對一般修女這樣說話：「好姊妹們，有時一次過缺能比領次聖體，爲你們更有益處。」是的，這句話按其一面的蓄意，是很正確的，因爲有了過缺之後，發痛悔作補贖，屢次能比領聖體發生的效驗，更穩固而更延久，至少是更易感覺出的。

我們所節錄諸賢諸聖的這各篇講論，給人送來的安慰，其大其多不啻汪洋大海。於此可將奧塞先知及聖保祿宗徒論死亡所說的話，貼在罪上：「它被得勝所吞滅」，就是說，它被愛情的得勝所吞

滅  
」

## 第三章 因已所犯罪惡勉力多做補贖

(1) 我們的罪過爲修大謙德多作補贖有大助力。

愛情是不會安閒無爲的；聖額我略說：「愛情的真正表示是動作」，爲此用已過術的最末段落，是激動人多因己罪做補贖。記念己罪引人熱心，不可止於心情內部，且當引人在行爲上發出美果來。聖方濟各說：「從真正痛悔裡發生的憂愁，本不該是憂愁，該是不喜悅罪過，厭惡罪惡之情。更不該是令人沮喪，令人苦惱的憂愁，不該是令

人掃興，使人靈明昏頓的憂愁，只該是激勵人活動，鼓勵人爽快行事，令人興奮振作的憂愁；不但不該是令人灰心喪志，反該是促人誠虔祈禱，引人在熱心上激昂奮勉，提拔人心志的憂愁。這等憂愁提醒人謹慎小心，善於自防自衛，相幫人竭上全力拒絕罪惡，煩惱罪惡，抵制罪過，為己往亦為將來。」

「我們的過缺為修謙德是大有助力的，謙遜的德行能令人的心志慷慨大量，能激動兼涵養人的依靠心。」

真正痛悔所發生的好效果，特別是在補贖上可得最豐的收穫。按照聖安瑟莫的說法，作補贖是人勉力補償天主因己罪過失去的光榮；按聖奧斯定的意見，補贖的作用是毀壞犯罪的機會，是杜絕順從誘惑

的危險。聖多瑪斯講解這兩界說，把這兩種意見美妙的樣子溶合一齊。但我們不拘按二中那一種立論，皆可認定從我們罪內能得的神益，實非淺鮮。

最小的罪惡給天主加的凌辱，已是無限無量的。自想我們一生對威嚴的天主，作過多少次竊取他光榮的行爲。如此可自行度量，我們應當爲此作何等的補贖，做多少補贖，才能還償！我們的罪過越重越大，豈不該越加勉力忠信事奉天主嗎？這正是先知所發揮過的意思：「盼望你罪惡的深重程度，正成爲你悔改程度的衡量才是！」我們犯罪得罪天主，妄用的每個受造物，常借我們所犯罪過的口氣，向我們警戒說：「請你們退去走過，不要再侵犯我」。若是要用我，只可用

我爲補償你往日的罪過。我們深悔自己，前此妄用光陰，妄度生活之罪，因而心中急切萬分，滿望天主將我們餘剩的年月，兩倍三倍的延長起來，庶幾能將已往失掉的時光挽救回來。我們懷有這般心地，則從罪過來的一切羞辱苦痛，皆能安心忍耐了；自此，好像常被氣憤之心所逼，設法多多克苦自己，盼望能補自己侵犯天主權利的一切行爲；心中感着焦燒的願望，恨不得將自己的諸凡能力，自己生命的每時每刻，全都用上爲事奉天主才是。論這種種實情，聖方濟各都要向我們講說，對每項皆有向我們囑勸的話：

「我可愛的女兒，你可完全平安，你辦的神工是完全妥當的。至此以後，你只可思念着怎樣在德行上往前進步，不可再迴想你已往的

罪過了；思念起來的時候，祇可用甘飴的心情，在天主台前發謙遜，讚美天主的仁慈，因他曾願用自己聖事的恩寵賞賜與你，藉以赦免你的諸罪。」

「你知道你在德行道路上所以緩步的緣故，是因你自己的過錯嗎？不過，別管它怎麼樣，你祇可在天主前自卑自賤，哀求天主的仁慈，伏身在天主仁慈面前，求主寬赦你，並去神工神父前告明你的過錯，為得罪之赦。這層做過以後，便可心中平安；既然懊悔了己罪，祇可將自己在德行上停步的憾事，甘心承領起來，作為自己應受的羞辱便是。愛主靈呀，在煉獄內的靈魂作補贖，當然是因他們先前罪過的緣故；那些罪過是他們已經後悔過的，而且也是他們現在所深深痛絕

的；至論因那些罪須暫時在煉獄內等待，暫時不得升天享受真愛之福，他們因此所受的羞辱及苦痛，他們甘心喜歡的承領，本着愛慕之情，讚頌天主的公義說：「主子，你是公義的，你的定案是公平的。」

（第一〇八聖詠一三七節）

「然而，若有人在天主要他們做的事上，因他們本身的過失，沒有得到好結果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他們仍當安心洽合主旨嗎？萬不是天主的聖意阻擋人成事，分明是因我個人的過錯事歸失敗，天主的聖意絕不是我過失成就的原因。事既如此，怎能去洽合主旨？是的，我的孩子，你的過錯不能是從天主聖意來的，這是真的，因為天主不能是造作罪惡的根原。然而，至於因了你的過失事歸失敗，這確是天主的

聖意所許可的，爲罰你的過失的。因天主本性的絕對聖善，他不能願意你有那次過錯。但是天主的公義却能願意你受此苦楚。天主絕不是達味犯罪的原因，然而達味因罪所受的罰，確是天主給他加上的；天主也不是撒烏爾犯罪的原因，然而撒烏爾打仗敗北，確是天主的願意。」

「所以幾時天主委託與我們的聖善事業，因了我們的過犯終於敗壞，一方面要以決斷的心痛悔己罪，別一方面也要甘心承受因罪招來的苦楚。罪惡是相反天主聖意的，而苦難正是相合天主聖意的。」

(2) 效法一般毅勇的聖人，從他們顛仆裏自拔

## 的遺表。

聖方濟各不但盼望我們甘心承受，從我們罪過來的一切苦辱，認爲己罪應受你懲罰，聖人還望我們勉力補償那些惡果，勉力在德行道上「加倍急速的前進。」

「說到這裡，想你要問我說；爲補償失掉的時光，可怎樣做呢？該在修德之道上勤奮奔跑，這是補償所失時光的上策。」

聖方濟各的真正門徒，聖婦尙大拉，曾屢屢的向屬下的修女們鼓勵的說：「恐怕你們要向我疑問着說：在我們的過失和缺欠之內，怎會看得天主的聖意呢？我可愛的女兒們，不必含糊，能夠看得，能夠

看得天主准許我們跌入此過彼缺的聖意，他的聖意是望我們能因此深發謙遜，自羞自愧，能愛慕自己的卑污，結果能藉這類的善情，補償自己的罪過，得到天主的寬赦，」

這是聖人們用過的方式。聖盎博郎霄說：「聖人們從自己的失敗之內振拔起來，心火倍增，準備着作更劇烈的戰爭；他們的過失不但未將他們跑的步驟停頓遲緩，反更加增了他們的心火氣力。」

金口聖若望說：「那些忽然之間陷入罪中的人，以後轉回去趨向於善的時候，也必要用上同等的火氣急行；他們很清楚自己所欠之債的重大：得赦少的，愛的也少（路加七章四七節）。他們被痛悔的火炎吞沒，竟要將自己的靈魂煉的像純金般的清潔，良心的聲音不停的

向他們提念他們往日的罪過；真如有強烈的暴風，常在催着他們高撐船帆，飛向聖德的海口。他們如此加倍奮勉，竟能越過別的未曾顛仆的人。……我們已用聖經上的詞意証驗過，痛悔補贖給回頭改過的罪人付加特等的光彩，屢此能比義人們的光彩更美澤。爲這個緣故，聖經上說：將來稅司及娼婦們要在你們以先進天國（瑪竇廿一章三一節）；爲這個緣故，吾主屢次提過，後者居前。（瑪竇十九章三十節）」

（3）我們仁良的救主將悔罪者的可憐變爲福寵。

或有人要設難說：那麼一說，發了痛悔做了補贖的罪人，豈不是超越過了從未犯罪的靈魂嗎？恢復補救了的義德，豈不是勝過了保守

完整的清淨嗎？我們斷沒有意思，要將完保純全的聖德，與修補完好的聖德，列在同一平行線上，更沒有意思褒獎這第二等，至於將之駕在那頭一等以上。純淨無罪的境地更與天主的無限聖德相似；純潔無罪又是天主聖子永久的珍寶，因為這是他曾爲自己所擇選，並爲自己母親所擇選了的飾品。悔罪之情所含的那種酸辛的香味，總不能比上了純潔生活的那種清香之氣；如同在各種花卉之中的玉簪一般，靈魂那純潔清淨的境地，常要顯出來他異常的皎潔白澤來，常要發洩出他奇異逼人的馨香來。再說，人將這純潔的質地遺失之後，那純潔質地獨享的尊位也隨着遺失；這個尊位一經遺失之後，便是絕對不能再恢復了的。

雖說補償的清淨境地，並不是將原初的純淨境地恢復，然而按照聖多瑪斯的說法，懺悔補過的罪人往往能得了較大的寶藏，能集下較多的財富。如同聖額我略說的，那些人深想他們已往的迷誤錯行，遂發奮勉力，務要作到全備的補救，如此作着，能積下宏大的功德，能給天主加很大的歡樂。這就如一個上陣的兵，其先雖然退縮逃遁，以後又猛然大發勇敢，再登上前線向敵衝鋒，與敵爭戰，他的行為給軍官加的喜歡，必定要比別一個未曾退讓的兵，所加的喜歡更大，緣故是因爲這第二個兵，沒曾顯示什麼特別的毅勇之行。

實在說來，仁慈的救主在那些回心歸向自己的罪人們身上，慷慨大量的傾流自己的寶血，他所賜給罪人的恩寵，要越過了罪惡的重大

（羅瑪書五章二十節）。爲此聖方濟格說：「他將我們的可憐改成恩寵，將荊茨改成玫瑰，將我們罪惡的毒汁改成解毒良藥；悔罪人的肖像，無辜的若伯，在災患過去之後，又得了較前大兩倍的財產，天主待悔罪的罪人亦是如此。」

#### （4）懺悔的淚是補救遺失時間的方法。

如我們聖師所說，愛情的全勝就在這一件上。我們前面多次提過的蓋依主教設問說：是否有一種能恢復已過時間的密訣？這豈不與試着捆綁飛奔的暴風，是一樣的無理由嗎？發問者自己答應道：「感謝天主，這種密訣倒真有：是愛情將它找得的，是愛情教授與人的：切

望在你內裏所存蓄的愛情將它學知才是！這個密訣原就是那痛悔之淚：不必定是眼裏流出的淚，這一件天主並不賞與衆人，天主也不向任何人要求：這是指的心中的淚，靈魂的懺悔，悲傷，及痛悔之情。將你已往生活上，那塊不會讓愛情照耀過的地段，那塊荒蕪的地段，用所說的這種淚灌溉到，愛情便要乘着那雨水降入你內。這些痛哭了的年月，若不會有罪，因而不曾發過那般的痛悔，保不定在天主前就不能那樣美麗，那樣豐裕，那樣寶貴。假如你能痛哭己罪，如同聖瑪大利納一樣，則你的罪也必如聖瑪大利納的罪一樣，也不令人那樣悲哀傷嘆了。」

### (5) 悔罪者的皇后聖瑪大利納的榜樣

聖婦瑪大利納是我們所講道理的合適佐証：所以聖方濟各萬不能沒想到了引証來，爲發揮自己的思想。以下聖人論聖瑪大利納的這篇講論，實是我們節錄聖人言論中的精華，是他甘飴講說的最美花束，也是我們本章題意的撮要。

「聖瑪大利納改過自新的動作奇異絕倫，從前她不過是一架臭氣逼人的枯骨，忽然變成一具美麗光澤的珍器，適於裝載馨香的聖寵寶汁，厥後可用以傅抹救主的聖身。在先味她是一坑臭難堪的糞土，回頭之後，一變而成了一朵美麗的玉簪，一朵發洩奇香的花；她原先腐

壞臭爛的程度怎樣達於極點，她以後清洗煥新的程度也是怎樣的達於極點。我們在自然界內天天看見這件奇異：花卉藉着臭穢腐壞的質料得以滋長，得以發顯自己的美彩；土壤中包含的這種資料越多，花能開放的越豐滿，花的色彩也越美麗。」

「這樣我們的聖婦，雖然她的靈魂先前滿了罪污，然而以後因着痛悔及愛情作的補贖，變的非常美麗鮮妍。」

「所以我們稱聖婦為衆教友，及聖教會衆子弟的皇后，是很有理由的。聖教會的子弟可以分三等，第一等是義人，第二等是悔罪的人，第三等是平常的罪人。有的罪人固然是真實的罪人，但他們不願一味插身於罪中；別有一些罪人，是固執於惡的，不願意求寬免得罪赦

，決心要死於罪惡的漩渦。論這一等人我們無可提說，因為如此居心的人已是不想望升天的了，地獄是他們的地方，要作他們永遠的產業；不消說這等人是極可憐的，他們既然怙惡不悛，決意要死於罪境，他們已給自己定了永遠的禍案。」

「聖婦自然不是這一等罪人的皇后，她是那些願意從罪中脫出的罪人之后。她先前固然是罪人，如同聖經上所說的：「有一個婦女是城內的罪人」（路加七章三五節）；然而她從自己的罪過裡逃了出來，發了真心痛悔，拿了堅決定改，祈求天主寬赦；此後她向後世的衆罪人招呼，請他們仿效自己的表樣。」

「說到聖婦所做了的補贖，真是慷慨劇烈的。她怎樣痛哭了自己

的罪過，她爲消除自己的罪過，什麼能做的苦工她不會做到呢？當吾主在世之時是如此，在吾主死後更是如此。她願先用過自己的全心全靈，用過自己的身體得罪天主，以後她也用上自己的全心全靈，用上自己的身體做補贖，設盡方法克己苦身，毅勇大量，不遺餘力。爲此我們真能稱聖婦爲悔罪者之後，因爲聖婦所做的補贖超過了一總別的罪人。」

「在人世之間，若有彼此侵犯權利的事件，平常人家總要求對方，按照被侵犯的限度作補償；譬如偷去了一元錢的，人家總要逼着偷盜的人還償一元；受了損害的總要向對方要求，使他按照損失的輕重作賠償。」

「按古經上的律例，擊人一掌的，應當受對方一掌，挖人一眼拔人一牙的，別人也當挖他一眼拔他一牙。這條律例雖然在人的來往中已經取消，但在天主及那些獻身與主的人間，仍舊的存在。主子向他們還做如此的要求，要他們按自己罪犯的限度。在他前做相稱的補償，就是說，我們爲世俗做了多少，他向我們要求的，爲他自己也做多少。這番要求並不算太多：因我們既然甘願順從世樂的牽引，爲世俗捨出那麼些，現時我們受着聖寵的牽引，則能有什麼不肯捨出的呢？實在，天主向我們要求這些，全然是有益無害的；爲此緣故，既然人爲着世俗妄用了自己的心，自己的靈魂，自己的心情，自己的眼目，自己的口舌，自己的頭髮，自然現在該將那一切全備用上爲服事天主

，爲向天主顯出自己的愛情。」

### (6) 聖瑪大利納義人的皇后。

按別一方面說，聖婦瑪大利納還是義人們的皇后呢。雖然聖婦沒有貞女的名稱，然而因她回頭之後得到了絕等的清潔，且堪稱爲絕等貞女。因爲經了天主聖愛火窖的淨煉，聖婦的靈魂以超等的清潔裝飾起來，到了全備愛主的地步，竟至在聖母瑪利亞之後，是聖婦最愛慕了吾主。聖婦愛慕吾主如同熾愛的天神一般；而且聖婦的愛情比那些天神的愛情更加可奇。因爲天神們爲愛天主，爲保存愛主之情不必費難；至於聖婦爲得到愛主之情，多費辛苦，大經艱難；並且常是在害

怕愁慮之中，將這個愛情保存到頭，爲此天主賞賜了她熱烈強大的愛情，同時也賞了她純全的清潔。她的淨配聖神感動了她的心；她呢，用了自己的願望，慨嘆，和愛慕的盛情將天主的心也感動了。想來聖婦屢屢的發了淨配的這個願望；「望他賜我以接吻」（歌詞篇一第一節）；人類切望的這個接吻，諸聖祖諸先知懇切祈求了的接吻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天主聖子的降生，就是天主性與人性的結合：這位愛情的聖婦所深望了的，就是這樣親密的結合。」

「如此，你可看得出來，怎樣有理可稱聖婦瑪大利納爲諸義人的皇后。聖婦那樣熱烈的愛了吾主，有那樣大的謙遜痛悔之情，致於常喜歡伏在吾主足下；試問有什麼能比這樣心情心地，更會將她變爲義

人的呢？爲此吾主愛慕她也格外親切，格外篤厚，全如他愛別的義人一樣。因爲吾主是如此的愛慕聖婦，所以凡見別人頹啖輕慢她，自己心中不能忍受，自然就要袒護她，替她爭辯。」

在別一處聖方濟各也曾提及這位顯著的悔罪者；在那處聖人作了以下的論斷，也很足以堅實我們方才所講的意義。聖人說：「吾主將聖瑪大利納重新置於貞潔的地步，固然不是從未受損的貞潔，是恢復完補了的貞潔。這樣的貞潔往往比未受虧損的貞潔更形美妙，因爲沒有受過玷污的貞潔，多次懷有的謙遜是無多程度的。」

末了，我們可愛的聖人做結論說：「假若救主沒曾寬赦了瑪大利納那麼重而多的罪，救主對她總不能做過那般宏慨的赦免。我可愛的

女兒，你看這位創作仁慈的大匠人：他將我們的可憐能夠變換為恩寵，能將我們罪惡的毒汁，配制成救靈魂的解毒劑。」

## 第四章 因已罪過可憐加倍熱心恭敬

### 聖母

(1) 瑪利亞沈舟者之避難所，從耶穌手裏接下  
回頭的瑪達利納。

預備此第三次出版的時候，我們起意要多加一章，而且我們深悔

惋惜，因我們未曾較早將這一章加上。怎樣在讚頌天主仁慈之時，不向仁慈之母加唱一段歌詞呢？我們在最和愛的聖人之學校內，研究用己過術，豈能將罪人之托忘過？聖人曾怎樣的詠頌過祂的仁愛呢！對這個題目我們在本書內固然也講論過，但是不能算够。應當爲此作特別的申論。

聖方濟各說：「爲我們在這可憐之世航海的人，漂流在洶湧波浪之上的人，童貞聖母確是救命的碼頭，指道的北辰。凡是在這北辰指導之下航海的，可以藉此免了碰到礁石，沈在罪惡漩渦內的危險。」那些不幸離開了保護自己指引自己的碼頭和北辰的，不能找得別的更保險的碼頭，爲補所受的損害，爲將所受的害變爲幸福，比至極慈良

之母的無玷聖心。

再說，好像聖人也要求我們續加這一章似的。在上章末尾所節錄的言語內，聖人表顯聖瑪達利納，當回心贖罪，並勉力利用己罪的罪人，應該仿效的模範。本章的題意就是這層意思的鋪講。

聖人與聖婦尚達拉寫的一封信內。發揮過同樣的意念；敘述自己祈禱默想時，好像親身入到癩病西滿家裡，說：「我好像看見救主在那裡儀容和愛的樣子坐着；爲了敬尊我們可愛瑪達利納之故，我們不敢伏到救主足前，却去伏在他的母親足前；我設想聖母也在那裡。我非常難過，因我們不會如同這位大悔罪者，流那麼多的淚，浸那麼好的香液。但是聖母因我們在她衣邊上流的幾點淚，已很覺滿意；我們

因爲慚愧之故，還不會敢觸動她的聖足。有一件很安慰我心的事，就是在筵席之後，吾主將這位悔罪者託付與聖母；爲此你可理會，從那以後，瑪達利納差不多常同童貞聖母在一齊，聖母也常特地的以恩愛待承這個罪人。這番意念與我加了很大的安慰，我心因此不勝的雀躍愉快。」

聖人別處往前申論說：「豈不是因爲吾主將瑪達利納交付於聖母教導的緣故，又豈不是因了聖母德表感化之工，瑪達利納才顯了那樣奇異的變化？原先她像似漆黑的鍋，滿盛着污穢不堪之物，在回頭之後呢，竟堪得列在聖母潔淨的旗幟之下，變成了光明皎潔的水晶瓶，堪以容納極珍貴極養人的香汁。」

(2) 聖父台前的中介，將瑪利亞立爲人類與他自己間的中保。

吁！福哉聖父，投奔聖母能給人加莫大的興志，付人以最足慰心的依靠之情；求主將這番心情通傳與諸罪人！恐有一般罪人，看見自己過量的可憐，致於本書內所講的這麼多的理由，還不足以提起他們的依靠心來，前去投奔無限仁良的耶穌聖心。求主開啟他們的明悟，使他們懂得，正在他們絕大的可憐中，要振起來興奮的心，前去投奔於耶穌之母的懷中。聖母對待至極可憐殘弱多病的人，常是極端仁愛慈悲的。

這是我們仁良救主的所願。他很知道，他雖對人盡量的顯示了慈愛，但因人不能忘掉他是天主，又是將來審判萬民的判官的思想，所以人在他跟前總不免懷有一些怯懼之心。爲此，雖然他自己是人類在天主前的中介及認師，他却又在自已及人類中間，安排了別一位中保和認師。吾主作如此處置，一面爲使我們無恐無懼，敢去投奔她，因爲她是我們的母親；一面爲使她能在天主前，爲我們求得一切，因她是天主之母；又爲使她能在耶穌前爲我們辯護，向耶穌指示自己養育過他的聖懷，藉爲感動他的慈心。就如耶穌自己在天主聖父前爲人辯護，向聖父指示自己的聖心，自己的傷痕一樣。

這是衆教父異口同聲所申論過的，這是天主計劃中的所規定。他

們都說：耶穌自本然足以救贖人類，既然爲救靈魂緊要的一切都自他來；但是，獨有人子一個不算完好；人類的敗落既是兩性同作，所以爲將人類救拔起來，兩性同作，看着也較相宜。爲此教主將救贖人類的工作，也託與瑪利亞幫辦。他願意教諸凡恩寵皆經瑪利亞，轉與我等。瑪利亞是通渠，聖寵藉以流入我們內，瑪利亞是梯階，我們藉以登到天主前，瑪利亞是門徑，我們藉以接近天主的仁愛慈良，瑪利亞是頸項，聖教會神妙身體元首的功勞，藉以通到全身的各肢部。若不經瑪利亞的帮助，無人可以得救，無人可以得了赦罪之恩。

(3) 新厄斯代，瑪利亞有使用天主仁慈的全權。

瑪利亞是新厄斯代皇后，她在天主前，爲衆人討得寵幸，在這上她得享天主之權的一半。她的聖子執着爲王的公義之權杖，她是執着仁慈的權杖。

是的，瑪利亞是施展天主仁慈的全權職員。仁慈是她的領域。在新時代的國內，爲辦理財政，海軍，農業諸事，該向各特殊機關的部長談辦。凡是緊要天主的仁慈的，也得去投奔天主之母瑪利亞；他們的可憐越大，越有投奔她慈母之心的充足理由。

聖詠上說：「深淵與深淵對呼」（四十一）。聖方濟各撒助爵說：「爲慷慨好施，財富餘裕者，再沒有比遇到至極窮困，迫切需要周濟的境況，更覺愉快的；爲這等人殷富愈甚，感覺需要施舍分散的傾

向也必愈強。主子說過。施舍比承受更爲喜歡；准此，則好像難以說定，是那一方面更覺喜歡？是那慨量施舍的富有，或是那貧窮窘困的受恩者？」

(4) 多次呼求聖母之名，好像比呼求耶穌之名更加有效。

聖安瑟莫的論調更果敢。他不猶疑的說：多次呼求聖母之名，比呼求耶穌之名，爲求得恩典是更加速快的。聖人說：「並不是說的，聖母比聖子耶穌的能力更大，既然聖母的權能全然領自聖子耶穌。不過耶穌既是主宰又是判官，要分別人們功德罪缺的程度；若耶穌遲於

聽從人的祈禱，這是因他顧及了自己公義的方面。至論以瑪利亞之名祈禱呢，一面天主的公義先為平息，一面因了這位美妙絕倫的受造之物，所立的功德，什麼也能求得到。L

還有一個佐証這端深慰人心道理的理由存在；就是這端道理，是諸教父長篇申論過的，也是依據聖經的含意講出來的。

他們說：在古經內，天主稱為軍旅的王子，報仇的主子，如達支派的獅子。天主自表自顯的形樣，是圍坐於火炎中的，是鳴雷打閃的，是磨刀的，是舉弓射箭的。也就是這位天主曾以洪水滅世，曾以火燒淫城，曾使海水淹沒仇敵，曾令地殼裂口，將叛逆吞下。

然而忽然之間，在新經內這位同一的天主，竟帶着羔羊的形樣，

顯示於世；不僅如此，竟然心軟的，到了無力將已折的蘆葦割斷，不忍將幾息的火星踏滅。這是有了什麼變動呢？

什麼變動？是因天主降生於瑪利亞之懷了。

太陽在黃道帶裡，經過巨蟹，金牛，天蠍，天秤，獅子等星座之時，放射不堪忍受的酷熱，一旦到了室女星座內，就變換成和暖爽快的光線。古時的傳說：麒麟將頭伏在幼女的膝上，立時就被馴服，忘掉了自來的野性。照此，義德之太陽一旦將自己的光耀，藏避於納匝肋貞女之懷以後，就變成了柔和的星宿，將已義怒的火燄變為和爽的和氣。聖詠上說：「公義存留於天，主的仁慈顯示於地；將你一切的惱怒平息，將你不悅之情拋棄了，就是在地上發生出來菓實的時候。」

「這是指的，瑪利亞童貞懷胎之淨地，供獻出來救主的時候。

(5) 一位神學士論聖母仁慈的動心推想。

茹達的獅子在婦女中最良善的婦女之懷中，穿出來全身柔軟的絨毛，帶上羊羔的和順性。他藉己母的乳養，習上了這柔和羊羔的慈善。一位出名註解聖歌篇的說：「較酒尤佳的乳汁」，酒能使人醉迷，使他忘了會受的凌辱，使他易於寬恕仇讎。而童貞瑪利亞的乳養，也好像有能使天主醉迷的能力；剛剛飲上，就同乳汁一齊飲上了仁慈，就將記憶我們罪過的意念，遠遠的棄置，就要大量慷慨的寬免人了。在這以上，李實而 (Rehard) 不害怕加這幾句說：呀，瑪利亞，天

主的仁慈是在你內，加增了其富裕，是經過了你，天主的仁慈才大量的流到我們身上。由石岩流出來甘蜜，因為在耶賽的枝幹上生出來了鮮花，鮮花發生的甜汁，是治病的妙藥，藉以得痊的病患是不可以計算的。

依拉而人過紅海的時候，洶濤怒浪將罪人們的表像厄日多人吞滅；這時候還沒有結約之櫃。以後過日而當河之時，却不曾有過被害的；是結約之櫃，贖罪之記，會在那裡禁絕一切懲罰。沒有瑪利亞，在報仇的天主之下，一切皆令人害怕。幾時這位天主居在補罪之結約櫃內，從他所發出的，則無非是恩福恩寵。為此，西米盎一見了聖母懷中抱的救世主，祇稱他為依而拉民的救援。及至他將耶穌接到自己懷

裡，雖然看得出耶穌是多數人得救之原，然而也看得出了耶穌也是多數人喪亡之因。

罪人，你將基督與瑪利亞分開，那你就得害怕戰慄了；當他坐在可愛之后的懷內，儘可虔誠依靠的去祈求：這時是仁慈立在他的台坐上，是花朵生活於他的枝幹上，是海水安靜的存息在海窪內了。

成了人的天主聖子，從聖父懷裏乘上了天主父的性質；從自己母親懷裏就乘上了爲母的情腸。前邊所提的講論，大部分是一位顯著神學士魏歌（Vega）引証來的。這位學士依據聖盎博郎肖的話，直爽的結論說：瑪利亞生了天主，好像是加了天主的仁慈一般，好像以永遠仁慈的冠冕加戴在天主頭上一般。

他又接着說：稱聖經上那幾個貞女瘋狂，真也瘋狂。她們睡覺沒有帶着點燈的油，這已够瘋狂的了，然而，被新郎拒絕之後，她們沒曾想到去求告新婦，就是瑪利亞的幫助，則更其瘋狂了。她們只呼喊說：主子，主子，請給我們開門！她們向判官說話，所以從他的公義名下，受到了她們應得的合理答覆：「我不認得你們。」爲怎的她們不返過去哀懇新婦？向她說：「我們的主母，我們的主母。」祇提這個名子，她們決定要得了恩福。

(6) 聖伯而納多·聖比利日大，聖方濟各撒肋  
爵勸罪人投奔瑪利亞。

罪人，你不拘到了怎樣可憐的境地，即便你已一足插進深淵，失壞的黑雲已蒙了你的心靈，你還要仰望瑪利亞，思念瑪利亞！若然，保險你能恢復靈魂清潔無罪的地步，得了良心的平安。無玷童貞默承與聖婦比利日大說：「沒有一個人呼號我的名字，祇要他沒有被天主定了永遠受棄之案，祇要他有離開罪惡的誠意，魔鬼一聽見了，沒有不立即逃遁的。」某隱修院內養活着一個小鳥，修士教給它叫瑪利亞的名子，一次被老鷹抓住，眼看要被撕裂吞食；小鳥呼了一聲瑪利亞，老鷹便將它釋放。若無靈之物還能得此奇跡，那麼無論那等罪人呼號這個全能的名子，能不立時從撒殫的爪裡逃脫出來呢？按着聖經的詞意，這個名子應當是我們的呼吸；有一教父說過：罪人是因着瑪利

亞呼吸，因此就要來了得赦的盼望。

(7) 心的兩種跳動貼與耶穌和聖母的比喻。

近代的一位著作家在他的論說上更加直爽痛快；他用了一個又確實又大膽的比喻，藉以指示出天主之母的職務：他希望那些被罪過傷損，或且被罪過殺死的靈魂，想起來利用聖母的這個職務。

「心的每個跳動包着兩種運動；一種運動是從機體內抽回來生命耗竭殆盡的血液，別一種運動是向全身各組織，分運生氣活潑的紅血汁。所以如此者，是因爲心的構造根本就有兩部分；好像一個心內含着兩個心似的：一個是動的，一個是靜的；一個發運生命，別一個

將死亡收買。好給生命騰下地方。一個是堅壯生活的。一個是消清生活的。」

「在我們這復生的人類內，也有一個心，這心是以兩個活在一齊的靈魂組成的，就是耶穌的靈魂和瑪利亞的靈魂。這個心在人類內的動作，就像前面說的那肉體的心似的。耶穌的靈魂是那人類之心的壯活力的部分，瑪利亞的靈魂，因着耶穌的聖寵，是使死亡重新游回到生命的部分。」

「耶穌就是生命；瑪利亞將人類的死血向他運回，令耶穌在上注進新的生機，將它變為活潑，使它帶上天主性的質地之後，重新將它寄回於世。天主聖言降生為人，就將此血變的有了天主性的質地；然

而若天主聖言有能在上作天主性化的材料，却是因了童貞聖母的供給。」

(8) 諸聖人論聖母仁慈所發深慰人心的言論。

誰能計算聖母向天主超性的生活，領回的靈魂有多少呢？爲能知此，必須將世上一總回頭改正的事跡記起來才成。因爲沒有一場回頭改正的事跡，不是經過聖母從中協助的。按致命聖依納爵的話，罪人不經聖母的幫助而回改，能說是不可能的事。原來並不是天主的公義救贖我們，確是天主的無限仁慈救贖我們，是天主的仁慈因聖母的懇求救贖我們。

按聖伯爾納多的說法，聖母是別一陸得；那些收割人未能顧及的麥穗，就是說那些拒絕了一切別種聖寵感動的靈魂，聖母却將他們拾起，將他們藏在家父的倉房內。

按聖伯多祿達米盎的話，加爾物略山上的右盜，是因了童貞聖母的祈求，得了悔罪之恩，得了致命之恩。負責的茹達斯若將自盡的主意，延至耶穌嚥氣以前將人類交付與聖母之後，恐怕他不至於尋死上吊呢。

宗徒之首聖伯多祿三次背主之後，前赴投奔的就是聖母。聖額我略納加表顯聖母當時向其聖子祈懇說：唉！天主之聖言，你很知道人的本性怎樣：傾向罪惡；請你寬免了伯多祿吧！耶穌答應說：我的母

親，你也很知道，我常是滿你願望的。只看你的名義，我就寬免伯多祿的諸罪。寫聖保祿行實的，都以爲聖保祿受了那次聖寵的奇特感化，致於霎時之間澈底改變，也原是因了聖母代他所求的緣故。

聖伯爾納多接着講論。若聖母在世活的時候，她的仁慈已到此地步，那麼她現時在天爲后之時，便更當如何的大呢！聖母仁慈的事工隨着罪人數目的增加，日日增加。因爲聖教會親自申明了，聖母在天的營業，只是爲罪人轉求。

聖母的光榮常在無止的增加，這豈不是因了罪人們的緣故？若沒有可以贖回的罪人，焉可稱她爲救世者之母呢？

奧里耶（Olier）說：「是罪人們供給了至聖童貞，得爲人類救主

之母的幸福；因爲。若無罪惡，耶穌恐怕不來到世，不來取上相似我們這罪過之肉體的形樣。瑪利亞得爲耶穌基督之母的位置，能說好像像是端賴了罪人。

(9) 聖母瑪利亞特別保護罪人的緣故。

聖多瑪斯威肋納早已如此作論：「瑪利亞被舉到那般高的地位，按一方面說去，好像是我們作其機緣的。若在世上沒有須治的病，恐怕天上的神醫就不要自天降下。因爲我們是罪人，所以瑪利亞才成了天主之母。若人未曾犯罪，天主也未必成人。童貞瑪利亞，你在我們名下當然毫無所欠，既然我們罪人，雖能說是你被舉的機緣，然而

並不是因了我們的功勞，不過是因了我們的罪過。然你肯懷念看顧我們的可憐，祇因你仁愛慈祥的緣故；看見你自己的高巍地位，就不自禁的要憐憫我們。實在你須作我們罪人的認師，既然你被舉到如是其高的地位，是因了我們的罪過。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懊悔悲傷至極，不過念到了你的高大權位，心中無任的歡慰，你的榮耀分位能將罪過給我們造作的損害，補救無痕。」

一位熱心作家感嘆的說：怎麼能！我罪過的重大怎麼能令我失望呢！唉！瑪利亞，你是衆人的母親，尤其是罪人們的母親。

是的，罪人們實使至高童貞不斷重享，爲天主母的光榮和喜歡。因爲，每次她用自已的轉求，使吾主復生於罪人羣內，每次就又將吾

主重生於內。

每個罪人回頭改悔之時，就是在他重生於聖寵之時，重新與救主的神妙身體連合，重新恢復天主義子的名分，「同生於基督之內」的時候，天主聖父就向這靈魂說：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生你於今日。」那有福的悔改的靈魂，他的護守天神要指着他，向聖母用依撒伯爾的話祝賀曰：「爾胎中子並為讚美。」；靈魂內居住的耶穌實是她聖懷之子。

瑪利亞不但是聖教神妙身體元首之母，也是他全身各肢體之母；沒有一個成爲義人，不是藉着新厄娃，衆生活者之眞母，重新被生於天主之性而生活的。

(10) 聖瑪利亞罪人之投奔，爲使他回頭是能行

盡行的。

一位較古的講解聖經者，把聖歌篇上這幾句話：「你要放我的山羊」，貼合與聖母，藉指聖母對待罪人們的辦法。

依他說，罪人們正是山羊，他們名爲聖瑪利亞的羊羣，是非常確當的。固然瑪利亞不要他們一儘的當山羊，預備將來被逐在大判官左邊的；瑪利亞將他們收爲義子，是要將他們變爲忠誠的綿羊。好在將來令他們站在那大判官的右邊。按通常的說話法，醫生所關心診治的病人，醫生稱那病人爲自己的病人，這當然不是說的，醫生喜歡那個

人患病，正是指的自己格外上心勉力除他病的意思。在這兩個比喻內，含着很耐默會的安慰人心的意義。

綿羊比山羊更好，這是無庸多說的。那些像似潔淨無瑕的羊羔，堪得受那童貞之童貞，那位聖牧童的撫媚懷愛的，自然是有福可羨的。然而，罪人們確實也有得到無量安慰的門路。他們應當自承自認，因着自己的罪惡，本當將來如同被咒的山羊，被列於威嚴判官的左邊。不過，祇要他們願意，可以滿懷依恃之心，前去投奔聖母，如此可成爲聖母門下的罪人，不久就要被聖母變化爲馴良的羊羔。

照樣的說來，身體康健終究比生病更好。不需就醫的總是有福的。但是生了病的人，若能遇得一位大名鼎鼎的醫生，代爲診療，得爲

他的門下病人，被他認作自己關心顧慮的病人，病人因此要如何就心，要如何的喜歡呢！

我們無論如何殘弱，縱然我們靈魂的可憐狀態實使我們絕望，然而，問問自己，莫非我們真喜歡有這般情形嗎？聖母願意收納我們當他自己的病者。在現世之時沒有一樣神病，是不能療治的，沒有一樣神病，經了天主母奇能的診治，不要消除的。所以我們的殘病總得痊愈，絲毫無庸疑惑。他的光榮就如一位醫生似的，要因他所治療病患的危重性增加。

一旦得了病痊之後，脫了死的危險之後，經過那長久的養病時期，經過那虛弱萎靡，危險頻繁的時期，就是說經過我們一生的時期

這位溫良甘飴之母常要憐愛我們，常繼續不斷的要照料我們。這就如同一位醫生一般，他門下的病人經他醫治得痊之後，他的顧慮之心長此以往，常要維繫在我們身上。我們被聖母救出的罪人，有特別的名義，爲去到她台前，投奔她爲母的保佑。她既因自己的祈禱和痛苦，使我們恢復了聖寵，以後爲她自己榮譽的關係，必定更要加心輔助我們，使我們能因她的轉求，恒心保存她會給我們恢復了的聖寵境地。

然而假若我們不隨聖寵的指引，拒絕她的輔助，又跌在罪內，那時可要怎樣？可要怎樣，醫生若見自己所治好的病人，病勢復發，他能因此棄絕自己門下的那病者嗎？縱然病人未曾全備遵守了醫生藥方的規定，醫生能因此懷恨報復嗎？他不是反要加倍的施展自己的藝術

，加倍的爲病人下辛苦嗎？他要加倍用心，因他此次當治的病勢，是加倍費難的。

聖女日多大見的一次發顯，與前面的比喻有同類的意思。聖女曾見聖母穿着一件氅衣，氅衣之下藏有獅虎熊豹及各樣的畜類野獸；聖母不但不赶走他們，反倒大發可憐之情，用手撫摩他們。因此聖女就懂得了，不拘多大的罪人，只須他誠心祈求聖母，必能救靈升天。）  
申而福義）

（11）罪人向聖母發顯知恩心的祈禱。

吁！我母瑪利亞，你的聖子說過：「並不是身體健康的用得着醫

生」：「你要寬免人至七十回七次！」既要如此，我的顛仆陷落難時，能將你的能力，和你的慈愛取竭用盡呢？按你孝愛之子文都拉的說法，你去找尋那被衆人棄絕了的罪人，懷愛擁抱他，不將他治好，你是不肯甘心的。

我是你的病者，求你救助我吧：「我是你的，救助我吧！」我在世充軍流連的時期內，這要是我仰望之情催我發的惟一呼聲。我每次念想起來，當初我顛仆之後，你曾有力量將我扶起，你實際的也施了好心將我扶起。我再思想你的大能力，和你的慈愛好心，永遠不會失掉。此時我若念想我已往的罪過，越多思想，我心裡就越確信越堅望，你總要賜給我以完備的病愈，總不能將我的病治到半路途中，就將

我棄捨作罷。

我對你的照顧醫治所懷的知恩之心，及我切願顯揚你能力的欲望，要常催着我隨你的默導。我要常常愛你，我要讚揚你，因你從很深的溝底內，將我提出。「天庭上那麼一大數的靈魂，他們得登救命之岸，是憑藉了你的提攜，只因爲他們在世之時仰望依靠了你的緣故。將來我在他們中間，膽怯的樣子佔着一個位置，我却永遠要作你的榮耀，就如病人在九死一生的危關裡，被醫生救活，那病人要作醫生的榮耀一般。尤其是病者因醫生的辛苦與技術這樣脫險，若不止一次，且至數次，則病者給醫生加的光榮就更其大了。這是聖寵能抽取的最美利益，就是我的罪惡缺欠要作你光榮的脚凳，要作天主仁慈的寶座

。天主的無限仁慈，是我願意永遠讚美的：「我要永遠歌頌主子的仁慈。」（第八八聖詠第二節）



用已過術終



24  
242349

